

容中消遣  
滑楷世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三三號）

人常輪。輪。閱。坐。車。窗。枯。澀。之。時。何。者。足。使。之。解。行。役。之。困。而。紓。旅。行。之。苦。乎。則。莫。不。曰。佳。小。說。人。當。病。榻。寂。寥。愁。城。坐。困。之。際。又。何。者。足。使。之。忘。病。魔。之。擾。而。祛。中。心。之。憂。乎。則。又。莫。不。曰。佳。小。說。佳。小。說。以。此。一。故。於。乃。怦。然。有。動。于。中。而。有。此。滑。稽。世。界。之。輯。則。以。滑。稽。小。說。實。較。其。他。小。說。爲。尤。勦。人。而。此。輯。所。載。又。皆。出。自。名。家。手。筆。不。啻。滑。稽。小。說。之。精。華。也。當。夫。行。役。之。時。悶。坐。之。際。手。此。一。編。而。讀。之。必。彌。津。津。有。餘。味。笑。口。常。開。煩。憂。悉。解。此。余。所。敢。斷。言。者。矧。今。世。何。世。乎。烽。火。于。中。原。豺。狼。布。于。當。道。瘡。痍。滿。目。災。變。時。聞。不。有。解。憂。之。方。殊。解。藏。身。之。計。屈。子。湘。江。旣。奮。激。之。可。議。信。陵。醇。酒。亦。衰。颯。之。足。噬。皆。非。事。之。正。者。也。然。則。不。屈。不。撓。不。卑。不。抗。覓。桃。源。于。別。境。忘。此。世。之。塵。囂。其。或。在。是。歟。其。或。在。是。歟。民。國。十。二。年。暮。春。若。狂。序。于。海。上。憶。鳳。樓。

稽世界序



# 滑稽世界目錄

## 第一編 滑稽之社會

先知術	嚴獨鶴	(一)
政客之秘訣	嚴獨鶴	(八)
眼睛器量	程瞻廬	(十七)
狹窄的世界	徐卓呆	(二十四)
急性的元旦	徐卓呆	(三二)
滑稽之王	王西神	(四二)
瘋人日記	詐老頭	(九四)
先生之髮	江紅蕖	(八)
第一神相	馬二先生	(七四)
筆生花	范烟橋	(八〇)
三張過時的賀年片	嚴獨鶴	(八八)
延請主筆	程瞻廬	(九六)

老鴛式的丈母	程瞻廬	(九八)
匣內之物	徐卓呆	(一〇五)
時髦稅	徐卓呆	(一一三)
貪人之迷夢	馬二先生	(一二四)
秋天的棺材店老板	姚民哀	(一二八)
喬邊之喜	嚴美孫	(一三〇)
鬧喪	毓清女士	(一三八)
五月初三夜	孫季廉	(一四二)
龜奴之語	劉焜生	(一四九)

# 滑稽世界

## 第一編 滑稽之社會

### 先知術

周炳章是一個商人。他平日狠工心計。無論做什麼生意。都是賺錢的。所以不到中年。居然掙了有十幾萬的資財。後來交易所大盛。他便跟着幾個朋友。大做其投機的事業。起初倒也狠得利。以後却越弄越不濟了。他自問眼光狠準。手段狠靈。可是事實上却處處和他的預料相反。隨便什麼股票。他要買進。價錢便高了。他要賣出。價錢便又跌了。彷彿市場上的拍板人。明明在那裏和他作對一般。這樣一來。不過半年功夫。就將他多年辛苦得來的積蓄。一概倒得乾乾淨淨。

他在交易所失敗以後。自然不免悔恨。可是從悔恨之中。又生出一種很奇特的感想來。他想我所以失敗。全是因為市場上的情形。不能先知。祇憑着自己的猜測。所以毫無把握。倘然有了先知的本領。無論那一宗交易。那樣獲利。那樣蝕本。幾時要漲。幾時要跌。別人沒有知道。我却早已明白。那

麼譬如走路一般。別人祇在暗地裏瞎摸。我却一個人直向明處走。自然捷足先得。再也不會吃虧了。他這種心思。其實原是幻想。但他竟認爲一個必要的問題。從此自朝至暮。心中。沒有別的事情。祇在那裏研究先知術。甚至他家中。另開了一個房間。獨自一人躲在裏面。連他的妻子都不敢進去。拿了些靈學書哲學書在那裏看。看了一會。又呆呆的想。想了一會。又默默的看。那些親戚朋友見了他這個樣兒。都以爲他是營業失敗。成了神經病了。誰知他却一個人潛搜冥索。居然漸入佳境。有一天夜裏。他竟沒有睡。整整地想了一夜。到了黎明。的時候。霍地立起身來。拍手大笑道。我如今可真個豁然貫通了。

當下他就將家裏的人叫來。對他們說道。我知道你們這些時都以爲我發了神經病了。其實我是在這裏修鍊這術。如今已是悟澈了。不過功夫還淺。以後逐漸用功。一定還有進步。我有了這個本領以後。不問做什麼事。可以無往不利。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可是你們須要代我嚴守秘密。不可傳揚出去。他一家的人聽他這樣說。依舊認定他是癡話。不去理他。可是他從此以後。確能隨時隨事。顯出一種先知的本領來。有時他一早起來。對家裏的人說。今天要有什麼客來。說什麼話。

到後來必定一一應驗。大家也就驚爲神奇。他自己也相信自己。說照這樣的本事。可以出手了。於是又籌借了些資本。出去做生意。此番不比從前。真個事事得利。一帆風順。眼看着不到幾時。就可以恢復從前的損失。他自然是非常得意。

但是他這個人。心思是狠活動的。得意了不到幾時。又覺得有些美中不足。他所謂美中不足。就是因爲他有了這個先知術以後。勝利果然是勝利了。却有時轉因此減却許多興味。他狠喜歡賭錢。搖攤。牌九。又麻雀。打撲克。他沒有一樣不起勁。自從他悟澈了先知術。骰子放在搖缸裏。別人君不見。他却如開了缸蓋一般。什麼點子。早已明白了。牌鋪在桌上。別人不用眼看過。不用手摸過。不能知道。他却如張反牌向天一般。那一張是中風。那一張是白板。那一張是傑克。那一張是愛斯。從牌背後瞧得清清楚楚。這個樣兒。自然祇好讓他一個人贏錢了。不過別人雖然贏。大家在暗中摸索。倒比興致百倍。他雖然贏。祇覺手到金錢。也不必存希望心。也用不着競爭心。這樣一來。錢是贏了。這賭的興味。却反沒有了。他又喜歡看小說。從前拿了一本小說。從頭至尾。看得津津有味。如今却無論長篇短篇。祇要一看了題目。內中的情節。就完全知道。再看也沒有興趣了。但這些都還是小

事情。他最感着不快的。就是每天應該做幾樁什麼事。見幾個什麼人。說幾句什麼話。甚至吃些什麼東西。到些什麼地方。都預先曉得。到了臨時。便一樣樣依着做去。好像是呆板的。腦筋中從沒有激刺。心理上也竟無感動。他所以常說別人的生活。彷彿是在那裏猜啞謎。或是看幻術。越是猜詳不出。捉摸不定。越有些味兒。他的生活。却像伶人在戲臺上唱戲。怎樣上場。怎樣下場。該用什麼機關。該佈什麼背景。在未會登台以前。早已預定了。上台之後。不過依次搬演。連一切喜怒哀樂。都成了機械式的。並沒有真情感了。這種樣子的生活。似乎味同嚼蠟。因此他對於先知術。已有些懷疑了。他懷疑的是先知術是否反而減少了人生樂趣。

有一次。他用先知術推算。知道慈惠券的頭彩。是二千六百零六號。并且知道二千六百零六號。這張彩票。是在茂利元彩票店裏發行。他一經算定。就趕到那店裏去買。誰知他剛剛踏進店門。恰巧有一個人也在那裏買彩票。已經付了錢。將那一個全張的彩票。摺疊着向皮夾中塞進去。他偶然飄了一眼過去。却瞧見那票子上的號頭。正是二千六百零六號。他吃了一驚。忙放下笑臉來。向那人招呼。並且急急的問道。老兄。這張票子。可以讓給我麼。那人笑道。你要買票子。此地要多少。祇願

另外買就是了。何必教我讓給你。他不得已。又道：「如果你全張讓給我，有些不肯，妨分半張給我，我再不能，便割個兩三條，也可以。我看你一個人買全張，似乎也太多呀。」那人怒道：「你這人好奇怪，一個人想發財，那有嫌多的道理。我買得起全張，就買全張，與你何干。硬要來分，這是什麼緣故。說罷也不理他，祇顧自去。」這時店中夥計便對他說道：「適纔賣去的那張號頭的確是好的，但是這裏也還有好的號頭，請你隨便作成些罷。」他聽了，祇搖搖頭，也便不理。那夥計走出店來，那夥計低低的罵了一聲豬頭三。他也無心理論，歇了幾天，開出彩來，這慈惠券的頭彩，果然是二千六百零六號。他真氣極了，因為別人不得知，買不着頭彩，倒不真希奇。他明明已經知道了，却臨時遲了一步，被別人搶去了。這簡直和損失了六萬元一般。心裏自然十分懊惱，并且這番懊惱，還是一種說不出的苦。他因此對於這先知術，又加了一重感想。他覺得他雖能先知，但是先知之後，依然不能免却事實上的阻礙。那麼連先知術是否可以必操勝算，也似乎有了疑問了。

他雖然有了這個感想，可是他對於商業上，仍舊按着先知術去做，也仍舊着着勝利。可是隔了許久，他固然力守秘密，別的人却已漸漸的有些知道了，便又些人來請教他，情願拿出資本來，和他

合夥做生意。賺了錢就讓他一個人佔着大份。這種便宜事情。他倒也樂得幹。可時幹了幾時。那來求教他的人。越發多了。他覺得有些應接不暇。對於那些交情淺的。資本少的。便不免加以拒絕。這一拒絕。可就生了反響了。那些人便一傳兩。兩傳三。說他有先知術的。和他交易。豈不是瞎子和明眼人打架。自討苦吃。所以大家約齊了。見了某人。都遠而避之。不敢和他講生意經。恐怕一個不小心。就被他佔了便宜去。內中還有些刁滑的。便如趕路一般。索性跟着他走路。有一次他在交易所市場裏面。許多經紀人都看着他。在拍板的時候。無論股票要是物品。祇見他喊了一聲買進。便滿場個個人都要買進。他喊了一聲賣出。更又個個人都要賣出。這樣一來。他錢也賺不成了。生意也不能做了。到得後來。甚至賭錢場上也知道了。大家一見了他。便對他拱拱手道。老兄。你今天到底要想贏多少。我們情願雙手奉送。可以用不着骰子骨牌了。他自覺沒趣。祇好快快的走開。因此他對於這先知術。竟有些厭惡了。他想我沒有先知術。倒還可以碰碰機會。如今得了這先知術。轉弄得無計可施了。

他於投機事業上。既然難以得志了。便和他妻子商量。想自己開店。一定可以獲利。他妻子道。開店

雖好。却要資本。依我的意思。可以開一月不要本錢的店。他覺得此話狠奇。便問道。天下那裏有不要本錢的店。他妻子笑道。你枉自有了大本領。事事先知。這個見識。却不及我了。我所謂不要本錢的店。就是要勸你開命相館。你想那瞎子胡見光。靠着詳星算命。着實發財。但他不過是一天到晚。憑着一張嘴。說瞎話。騙幾個錢罷了。你是個真能先知的人。倘然開起命相館來。代人占卜。吉凶禍福。自然可以件件靈驗。包你生意大盛。容易賺錢。他一想他妻子的話。到真個不錯。便特地在那胡見光隔壁。開了一月命相館。凡有人來請他算命看相。他也不必看。也不必算。祇要運用了他的先知術。略一推測。就可以細細的告訴他們。這自然是絲毫不爽的。有時他偶然無事。走到隔壁去聽聽。祇見那胡見光對着人。分明是死。偏要說是活。分明是禍。偏要說是福。他不覺暗暗好笑。可是一層。他這命相館開了一年多。生意真是越過越清。到後來簡直門可羅雀。和他妻子的預期。恰巧成了個反面。再看那胡見光的生意。却日盛一日。比從前越發興旺了。他狠不服氣。後來仔細一研究。纔知道其中的奧妙。原來他既會了先知術。對於別人的吉凶禍福。祇會照直講。縱然靈驗。沒到這時候。人家那裏會知道。可是說了老實話。人家心裏倒先已不喜歡了。不比那胡瞎子。一哄會

揣摩人心理說得天花亂墜。人家倒自然心悅誠服的去相信他。這樣一來。他的生意自然要相形見絀了。他經了這個打擊。簡直覺得人能先知。反而不如水遠不知的好。因為照那位胡先生的情形看起來。就可以證明先知的能力。遠不及瞎鬧。

他因這個命相館。是他妻子勸他開的。免不了又去埋怨他妻子。他妻子却坦然大笑道。我看你自命爲先知。其實不過是吹牛罷了。就像你上回的頭彩發財票。會被人搶先買去。那張票子是頭彩。你知道了。有人會先一步買去。你却料不到了。再像此次開命相館。你代人推算。雖然件件不錯。可是你開這命相館。生意會如此清淡。你却預先並沒有斷定。足見你這個先知術。實在沒用。還不如糊裏糊塗過日子的好。他聽他妻子這番話。便歎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我的先知術。竟被你根本推翻了。

### 政客之祕訣

在那很熱鬧的馬路當中。有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門面很是狹小。却油漆得煥然一新。那客堂裏

的陳設，倒也十分精雅乾淨，門口掛着一塊很大很亮的銅招牌，上面鑿着七個大字道：羅人文出賣祕訣。

這塊不倫不類的招牌，大家看看都狠覺得奇怪，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掛牌的前幾天，各家報紙上早刊着一條封面廣告，那標題也是出賣祕訣四個大字，下面却詳細的敘述道：「羅人文君學貫中西，博通今古，奔走政治，亦既有年，茲者倦游歸來，固已無心問世，同人以羅君學識才具，一時無兩，不應遽爾埋沒，乃爲特定一例，請其將生平學業上經驗上所得種種祕訣，出以示人，藉成其濟世之志，願事屬創聞，宜取鄭重，各界人士，有欲向羅君詢問祕訣者，須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時，親赴六馬路白在里口二百五十號羅君寓所，竭誠領教，羅君必能隨機解答，務使來者得有實益，如係求財，經羅君代爲策劃，更可保其達到目的，惟羅君志在休養，不欲多擾神思，祕訣出賣，每日祇限一人，每人須納費五百元，分兩期繳納，領取祕訣時，先納二百五十元，祕訣實行有效後，再繳二百五十元，如祕訣無效，則第一期所收之款，日後加倍奉還，決不食言。」這一條廣告，可算得是離奇之至，一望而知爲滑頭事業，但是那廣告後邊具名介紹的人，倒都是些當地鼎鼎有

名的人物。又不像是什麼騙局。這真教人難以猜詳了。

我如今要將這羅人文的歷史略敘一下子。以免讀者納悶。在不問內容的看了他這段廣告。除了他這塊招牌。必定以為這羅先生是一個江湖派。彷彿像小糊塗天曉得等一流人物。其實不然。這位出賣祕訣的羅先生。雖不見得真個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但是論他的身份。倒的確算得一個未入流的大政客。他生平別無他長。祇是一張嘴。一枝筆。倒還來得起先不過在社會上東奔西走。胡亂混一個職業罷了。後來不知怎樣結識了一個議員。這個議員是著名某黨裏的一個重要分子。見羅人文這人很是精明強幹。便將他羅致門下。在蝦兵蟹將裏面補了一個缺。從此這羅先生搖身一變。就成了政客了。做了政客以後。自然比較從前要活動得許多。但是政局的變化。本來是無定的。他活動了沒有幾年。忽然遇着一棒絕大的風潮。將他這位政客的飯碗。又輕輕地打破了。這個時候的羅人文。眼界是高了。手面是闊了。弄來的錢却漸漸地完了。窮途末路。急切找不着一個維持生活的方法。他心下好生焦躁。後來費了許少工夫。左思右想。忽然被他得着一條妙計。就是出賣祕訣。至於廣告上列名的人。也有真和他相識的。也有間接託人請求得來的。無非是糊裏糊

塗個場面罷了。

出賣祕訣，真是從來未有的怪招牌。但是目前的時世，事情越怪，越有人肯相信。況且他又借着廣告的力量，居然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開幕第一天，門口便來了有幾十人，但這幾十人裏面，誰也捨不得拿出二百五十元來。玩這個新鮮把戲，祇不過站着閒看，看了好久，也不見有人進門去求買祕訣。這些人覺着站得有些腿酸，便又漸漸地散了。羅人文心下十分着急，暗想怎麼今日第一天就發不出利市呢。正在納悶，瞥見外面馬路上來了一輛黃包車，到門口停下，車上那人下了車，便走進門來，對着人文拱了拱手道：「足下可是羅先生麼？」人文答應道：「正是。」一面看那人時，祇見他身材十分肥胖，一個渾圓的臉上，浮着滿面的黑油，嘴邊還長着一圈黑毳，刺刺也似的落腮鬍。一望而知爲是個粗魯漢子。但是走起路來，却又扭扭捏捏，粧出些風騷的樣子，害得人文渾身的肉都麻起來了。趕緊請他坐下，問其來意。那人舉起一隻黑而且大的蒲扇的手來，在嘴唇邊輕輕地按了一按，又笑了一笑，笑時咧着大嘴，滿口黃牙，都顯露出來。人文又不覺連打了兩個寒噤，便催他快說。那人纔慢慢地說道：「我姓劉，外號老牛，在俗界裏面也算得是個老前輩。我唱的是

花衫自問資格既老，唱工做工也是狠不錯，不知怎樣唱了十幾年的戲，總不走紅運。眼看着人家掛着電燈紮的正牌，拿着每月一萬塊的包銀，實在有些心下不服，却又想不出一個計較來。可以勝過他們，如今在報上看見了先生這裏有各種祕訣出賣，所以特來請教，說罷便在身邊拿出一捲鈔票來，遞給人文道。這票是二百五十塊錢，請先生收了，再賜教罷。人文將錢接過來，自肚裏尋思道：像他這副嘴臉，這般身材，居然唱花衫，已經是狠可笑了。怎麼還想走紅，教我有什麼祕訣可以傳授他呢？但是看在鈔票面上，祇好敷衍他，便將他寫字桌的抽屜開了，拿出一個小小的紅書套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一看，祇見書套裏面藏着一張金箋，箋上寫着「祕訣」兩個大字。大字底下又纏着三行小字道：「第一步組黨，第二步開會，第三步辦報。」那人看了莫明其妙，問道：這是什麼意思？我是個唱戲的，那裏懂得這些事？人文道：你且莫慌，待我來說與你聽。如今社會祇有這三件事是個發財的祕訣，便是你唱戲的人，要成名角，也斷斷逃不出這個範圍。你今天領了這一個祕訣回去，便趕緊先邀幾個人組織一個黨，黨的名稱是隨你的，你的名字叫老牛，不妨就稱為牛黨。牛黨裏的人物，無論如何，須要弄幾個捧角家在裏面，纔覺得有力。黨裏的宗旨，便是要忠心

於你大捧特捧，有了這許多捧場的人，你的身價自然就高起來了，倘然組黨以後，默默的毫無表示，還沒有什麼效力，必定要開上一個會，你們唱戲的人開起會來，無非是戲曲研究會，或是伶界改良會，也不問會裏的宗旨如何，性質如何，祇要舉你做個會長，就可以從此出名了，開會還不過是一時的事，若說永久鼓吹，須要辦報，隨便請一個評劇家編上一張報，報上一面竭力的捧你，一面竭力的攻擊別個戲子，總要說得全國的花衫裏面，祇有你是好的，別人的戲都聽不得，這樣一來，你自然就成了獨一無二的花衫大王了，這一席話，說得那劉老牛恍然大悟，欣欣而去，出賣祕訣的第一天，總算沒有虛度，人文心中自然十分快活，第二天又來了一個搗婦，說堂子裏生意不好，要問問先生有什麼祕訣，人文一想，教我嫖堂子原是個慣家，問我問堂子的祕訣，倒有些難了，不要管他，且拿這老法子來搗他一搗，當下又拿出個紅書套來，遞與那搗婦，搗婦抽出金箋來一看，見上面寫着幾行字，便道：不瞞先生說，我是一個字都不認識的，平常在紅廟燒香，求了籤回來，總要叫相幫阿六讀給我聽，如今阿六不在面前，就請先生代一代，求你老老實實將上面的字讀了出來罷，要教我自己看字，真算過日子了，人文聽這搗婦要教他代相幫的職務，由不得

有些曠怪，却又不能不讀給他聽。說第一步組黨，第二步開會，第三步辦報，那鴛婦聽了，自然依舊不懂。人文祇得又詳詳細細的加一番說明，說你既然要開堂子，諒來總有幾戶熟客，如今先將這些熟客拚命的拉攏，教他們結成一個黨，專做你堂子裏的這幾個先生，一面趕緊去運動那些遊戲場主人，教他們開一個學芳選舉大會，在你堂子裏舉一個總統出來，一面再弄幾個常在花界裏打混的文人，辦一張小報，天天撰幾條花史，替你們吹吹牛，你的淫業自然就興盛起來了。那鴛婦聽他這樣說，便連連點頭道：先生的話很不錯，不過第一條有些難辦，他們這些嫖客，一天到晚祇曉得爭風吃醋，那裏結得起什麼黨來呢？萬一遇到拆白黨，便更不好了。一面說，一面也就付款。人文祇要有錢，也不管他講些什麼，讓他自己去。第三天早上忽然來了個和尚，說新造了一個廟，廟裏供的是鈍光王菩薩，但是香火實在不旺，請問有什麼秘訣，人文連聲應道：有有有，忙把一個紅書套遞給他，和尚一看金箋上的字，忙將他那罄鉢式的頭，搖個不住道：先生錯了，我們出家人祇知道化緣寫疏，又要立什麼黨，開什麼會，辦什麼報呢？人文呵呵大笑道：聽你的口氣，便曉得你是個守舊的和尙，一些兒不時髦了，怪不得你廟裏香火不旺，你須知如今做和尚，也要會揣摩風氣。

纔可以出風頭。你試放長了耳朵，打聽打聽。目前這些研究佛學的人，那一個不立黨，那一處不開會。你現在大可以立他一個鈍光黨。揀那社會上面喜歡講佛學，而又鼎鼎有名的人物都招做重要黨員。一面又隨時開幾個講經會，你便老實不客氣當一個講經的法師。天天講些鈍光經給人家聽聽，等到信徒漸漸地多了，經濟自然也漸漸地充足了。那時節再辦上一種鈍光雜誌，或是鈍光日報，專一闡揚佛旨，照此辦法，不上三五年，包你這個小廟，便成全國獨一無二的大叢林。和尚聽人文這樣一說，不禁心花怒放，趕緊付了錢，合掌南和而去。

人文一連三天，都有主顧，真是說不盡的得意，覺得這出賣祕訣的行業，比那政客生涯，又好得多了。不料第四天上，却遇了一個難關。第四天來的是一個時髦女郎，一進門，便和人文預約道：先生既然出賣祕訣，當然是個神明變化的人物了。我這裏先要提出一個要求，我如今有一樁要事，不能解決，想來求教。但是這樁事情，又不能明說，祇好請先生暗地猜詳，教給我一種祕訣，若能有效，情願照先生的定例加倍奉酬。說着便先送了五百元過來。人文一聽，暗自沈吟道：他既不說，我那裏知道他有什麼事，更何從代他劃策。但是他既許我加倍給酬，樂得誑他一筆錢再說。好在我的

祕訣。也本來是刻板文。無論什麼。左右不過是這組黨開會辦報三味妙藥。也可以不必再問病源了。當下便老實答應了那女郎的要求。一面就請出他的老法寶紅書套來。授與女郎。女郎抽出企箋一看。微微的搖了搖頭。說請先生再詳細解說一遍罷。人文估量這個女郎。大約是一個新人物。他所要解決的事情。也無非是那些出風頭的新式事情。便慨然說道。這第一步組黨。是恐怕女士孤立無援。有了黨人。就可以大衆幫忙。第二步開會。是恐怕女士所抱的宗旨。或是所求的目的。夫家不能明白。一開了會。就可以當衆宣布。第三步辦報。是借此有個鼓吹的機關。這宣傳的效力。便更大了。對於女士的事情。實際上也更有利益了。人文這番話。自以爲說得八面玲瓏。誰知那女郎聽了。却忍不住笑起來道。原來先生的祕訣。只是如此。簡直與我來請教的宗旨完全反對。人文訝然道。怎見得是完全反對。女郎臉上一紅道。實對你說了罷。我今天來的目的。是因自由戀愛而起。我既醜慕自由戀愛。又沒有依照外國某某夫人的妙法。作一個準備。不免要露出戀愛的痕跡來了。所以希望你什麼祕訣能將他設法打消。不料你牛頭不對馬嘴說了這樣一大篇。橫也要鼓吹。豎也要宣傳。請問我這件事如何可以鼓吹。又如何可以宣傳呢。我纔說加倍奉酬。如今

却要你履行你那廣告上無效加倍還洋的話。將方纔收我的五百元。加一倍還我一千元哩。人文聽了。便直跳起來。和他爭辯。鬪了多時。還是爭他不過。雖然沒有加倍奉還。却吃他將那五百元依舊拿了轉去。總算了事。

女郎去了。人文獨自一個人前前後後。想了半天。便連連頓足道。糟了。糟了。我向來做政客。政客的秘訣。祇有組織開會。辦報三件事。除了這三件事。而外。便也無事可爲。無話可說了。我平時很迷信。這三種秘訣。是具着萬能的力量。足以應付一切。却爲什麼纔賣了三天。第四天就賣不出去呢。

## 眼睛器量

管仲器低着頭兒。一壁在街上行走。一壁在肚子裏打算。

他自言自語道。王錦濤這個人。好沒道理。他今天請客。席上送紙煙。個個面前都送到。惟有我的面前沒送到。我雖然平時不吸紙煙。可是每逢席上送烟時。我也胡亂吸幾口。從來不曾推却。他今天故意不把煙給我。未免欺人太甚。我怎肯輕易受他的欺侮。

「老爺把我一個銅元罷。」一個叫化的江北人跟在仲器後面。一迭聲的討錢。可是仲器保也不保。

續又自言自語道。許廣生在席上說的話。很是蹺蹊。他說。小杯裏的酒。可以倒入大杯。大杯裏的酒。不能倒入小杯。倒了便要滿出來。這幾句話。分明是語裏藏機。譏嘲我器量太小。我自想。素能容物。器量何曾淺狹。廣生說的話。分明是無的放矢。我無端受他奚落。難不成揉揉肚子便罷了。

「老爺發發善心。把我一個銅板罷。好老爺。大富大貴多子多孫的老爺。」化子又一疊聲的討錢。可是仲器依舊不去保他。

續又自言自語道。便是今天定的席次也不對。我便不坐首席。也該坐個第二位。錦濤却偏派我坐第七把交椅。益發把我藐視了。我今天不是去赴宴。竟是去受氣。虧得我的器量還大。要不是。豈不把這個肚子都漲破了麼。

「老子晦氣。跟了你這個豬頭三。擱盡了錢頭。」化子跟了一程路。不見仲器給他錢。便吐了一口涎沫。轉身便走。嘴裏這般喃喃的罵。

仲器回轉身去。待要打化子幾下嘴巴。一來化子已走得遠了。追趕不上。二來化子的臉上是恨齷齪的。打他嘴巴。豈不沾污了自己的手掌。在這當兒。仲器站定了脚跟。惡狠狠的瞅了化子幾眼。直待望不見了化子的背影。他才沒精打彩的慢慢兒行走。

仲器今天所受的激刺。是很多的了。席上的激刺。不會消釋。又受了路上的激刺。他自信度量寬宏。可是經這種種不如意事。橫梗在肚子中間。再也揉不下去。恐怕你度量寬宏。也把這肚子佔去了十分之九的位置。悶悶的到了家裏。搔頭摸耳。只是一百個不高興。他娘子是熟悉仲器性質的。十天以內。總有七八天是這般模樣。見得慣了。當然不以爲奇。也不問丈夫心裏有甚麼不快。只是暗暗的忖量道。今天的飯。可又多煮了半升米了。（奇語）

娘子這句話怎麼講。當然是伊的經歷之談。伊見丈夫每逢心緒不佳。便把飯量來減少。因此深惜。今天多煮了半升米飯。比及吃晚飯時。果然不出所料。仲器只吃了兩三口。便攔着不吃。要是心裏快活時。吃了三碗還要添。現在却大大的打了個對折的對折。九扣的九扣。原來物莫能兩容。是物理學的公例。試把一個玻璃細口瓶。向缸裏去取水。蓬蓬的排出許多氣泡。直待空氣排盡了。才能

夠滿滿的裝着一瓶水。仲器<sub>的</sub>肚子宛比玻璃瓶。肚子裏的悶氣宛比是空氣。所吃的飯宛比是瓶裏裝入的水。他既把這許多悶氣佔去了肚子裏十分之九的位置。只有十分之一。可以容納飯食。當夜吃了幾口。便攔着不吃了。到了來朝。却便宜了門前的幾條狗。舔嘴曬舌。把階石上面倒棄的隔夜飯。吃個淨盡。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晚飯以後。仲器上牀安睡。那裏睡得安穩。左一骨碌翻身。右一骨碌翻身。心窩裏不住盤算。錦濤因甚不把紙烟敬我。因甚不請我坐第二把交椅。賡生因甚譏諷我量狹。化子因甚罵我豬頭三。我難不成便白白的受了這口悶氣。咳須得一樁樁的報復。才能夠使我氣瀟。報復的方法。須得儘着今夜。細細的籌畫一下子。……報復報復。怎樣的報復。這般報復也不好。那般報復也不好。……壁上的時辰鐘。鏗鏘敲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籌畫到四句鐘。方才有些線索。然而已大半夜沒有睡了。

過了一天。仲器打定主意。鬪財不鬪氣。我要吐出這幾口悶氣。當然不能吝惜小費。事不宜遲。拚着賠些本錢。把隔夜的悶氣。一古腦兒都盼售了。也好使我肚子輕鬆。和新分娩的產婦一般。當下携

帶些錢鈔，捧着這個滿貯積氣的肚子，慢慢兒出門。

他在一條巷裏，穿出穿進，打了五六個回合。這是甚麼講究，他只恭候昨天的那個化子。化子恭候行人是常有的事，行人恭候化子是難見難聞的事，他因甚要恭候化子，無非爲發洩這口悶氣起見。等了一會子，好容易望見昨天的那個化子，遠遠的來了，他便停了脚步，插在衣袋裏面，做個預備。這是甚麼的預備，這是出氣的預備。

化子走近仲器身邊，瞧了仲器一眼，認得是昨天不肯捨錢的豬頭三，便不向他討錢，低着頭，走了過去。仲器兀自插在衣袋裏，摸出兩個出氣的銅板。（奇怪名詞）見化子不向他要錢，他倒慌了，趕快追上幾步，把兩個出氣的銅板，向化子身邊一撩。化子喜出望外，俯着腰去拾取銅板，嘴裏却道：阿彌陀佛，善良人，行得好心有好報。仲器却指着化子罵道：你便是個豬頭三，算你老子晦氣。今天搗盡了霉頭，化子嘻開了嘴，不則一聲，拾着銅板，逕自走去。管甚豬頭三，狗頭四，只當過耳的秋風一般。可是仲器的肚子裏，頓時減輕了重量，十分之九的悶氣，減至十分之六了，虧得兩個銅板，拼洩了一部分的悶氣，這使錢真使得不冤枉咧。

仲器又跑到王錦濤家裏，見了錦濤，拉他到新開的徽麵館裏去吃麵。錦濤回說點心吃過了，改日奉擾罷。仲器那裏肯依，說這區區小東道，你不肯領情，未免瞧人不起。錦濤沒奈何，只得跟着他走。順便走過許廣生門前，仲器又進去拉廣生，也是這般說法。廣生推辭不得，也跟着他走。當下三人同行，逕到新開的悅賓樓徽麵館，入門時也不讓客。仲器竟首先登樓。錦濤廣生都和他熟不拘禮，便跟着他上樓，揀着一個房間。仲器竟先向南的座位上坐了。錦濤廣生東西對坐，他倆是很豁達的。在這小節上面，並沒有絲毫意見。仲器吩咐跑堂的，取了幾兩白玫瑰，幾碟小吃，隨後便喚了三碗蝦仁麵，飲酒吃麵中間，錦濤廣生有說有笑。仲器却疏疏落落的不大開口，吃罷，付了一塊多錢的帳。仲器不即動身，喚堂官去賣了一匣紙煙，劃着火柴，先代廣生點煙，然後自己也點了。錦濤道：仲器素來不吸煙，現在也學時髦了。仲器微笑不答，只是連連吸煙。錦濤道：你們吸得起勁，觸動了我的煙釐蟲，也給我一枝吸吸。仲器道：論理呢，做主人的合該讓客上坐，按座送烟，可是昨天我在府上學得一種特別請客法，現在試辦試辦，這真叫做學髦呢。又回頭向廣生道：廣兄莫見笑，兄弟本是酒杯般器量，狹淺不能容物，不比廣兄器量宏大，肚子裏可以撐船，將來定有宰相之

望，便是民國不設宰相，也可做一位內閣總理，預賀預賀，說罷，便和兩人同下樓梯，拱拱手兒，竟自回家去了。

錦濤廣生和仲器分別後，都覺得方才的說話十分可笑。錦濤道：「我本來有些奇怪，他無端拉我們去吃麵，猜不出是甚麼緣故，原來爲着昨天席上的事，與我們斤斤計較，可是昨天不敬他紙煙，只爲素知他是不吸煙的，才沒有送。」又因他是個熟友，所以不請他坐首席，其間並無輕讎他的意思，誰知他竟動了氣。廣生道：「可不是呢，我昨天說的話，又何嘗含有譏諷他的意思，誰知他竟誤會了。」化着一塊多錢，竟來尋我們出氣，由他出這不相干的氣，我們却白擾了他的一頓點心，也叫做未爲不可呢。」錦濤笑道：「仲器的爲人，是著名的眼睛器量，廣生問道：「怎叫做眼睛器量？」錦濤道：「是說他的器量，和眼睛一般，原來人身的五官百體，惟有眼睛的器量最小，眼睛裏着不得一些兒東西，無論細如毫髮，纖如塵沙，一到了眼睛裏面，便白般的不自在，一定要擠了出來才休。」廣生拍手道：「這一個譬喻，却是很確切的。」從此仲器有了渾名，我們只叫他做眼睛器量便了。」

仲器從徽麵館裏出來，肚子裏十分之六的隔夜氣，完全出售，覺得異常輕鬆，真個和新分碗的產

婦一般。歸到家裏，笑逐顏開，午晚兩餐，都吃了三碗飯，上牀納頭便睡。呼佗呼佗的鼾聲，一覺直到天明，胸膈舒暢，說不出的快活。可是過了兩天，門首的幾條黃狗，又在階石上面舔嘴，噉舌般的吃飯。這是甚麼緣故，料想一般閱者，不言而喻。正不待著者畫蛇添足咧。

## 狹窄的世界

### (一)

金伯平今天由蘇州動身赴上海。這一次動身，他自以為關係很大，因為他纔畢業，現在由他一位表叔介紹他到上海經濟銀行去就職的。伯平一來是初次離開父母，二來雖是蘇滬交通極便，此去不知要什麼時候纔回來，因此很鄭重，難得出門的人，也不能怪他。所以今天伯平一踏到火車中，就弄得與人家爭鬧起來。他心裏好生不快。他想怎麼我今天第一步踏到社會上去，偏偏就遇到這種與人吵吵鬧鬧的事呢。若從迷信的人說來，一定是出門不利了。此次的事情，不要有變卦麼。你道伯平怎麼會一到火車中便與人鬧起來。他與衆人一擁上車時，到底難得出門，不很懂得

乘火車的訣竅。便在人最多的地方擁上去。轉到車中一看。人已坐滿。沒有空位置了。伯平一想要。我立到上海是太苦了。留心細看時。倒有一位客人。不像蘇州上來的。他的左右兩面。各擺着一個大包裹。此人大模大樣坐在中間。見人家立在他面前。他也沒有讓出一點地位來給人家坐的樣子。伯平忍不住。便向他說道。老先生。請你把這包放一個到上面去。讓我坐一下罷。此人聽了。對伯平瞧了一眼。也不做聲。仍舊吸他的煙。伯平只得再說道。先生。可以麼。對不起得很啊。那人啓口道。你要得到坐位。何不早些上來。我從南京上了車。就把包裹放在這裏的。也沒人來叫我搬一搬。你怎麼可以來干涉我呢。你要舒服。何不乘頭等車啊。伯平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已經很難受。一想到底是我要求他。便仍是客客氣氣的說。不用你幹事。由我來搬上去。到你下車時。也由我來代你搬下來便了。對不起。對不起。伯平說時。兩手要提那包裹。不料那人將伯平一推。喝道。你敢動麼。我裏頭的東西。你賠得起麼。這麼一鬧。早驚動了全車室的客人。都不答應了。他們一齊說。此人太無禮。大家嚷將起來。其中有一個熱心人。去把查票人叫來。強逼他將兩個包裹一齊搬上去。此人去了臉。他對伯平的一口氣。直至車抵上海。還沒消滅。只是氣憤憤的瞧着。

伯平借住在開北公益里表兄林子康家裏。夜裏子康就要請他在一家春敘敘。伯平見時候尙早，便先到三馬路去尋一位舊同學江和生君。合巧和生出去了，便留了一個條子。他到戒記去理髮。他坐在理髮椅上，從鏡子中看看隣座一位剃頭客人，不禁有些好笑。只見他大大一個面孔，中間配着一個赤鼻，下面有一簇濃而短的鬚，活像一個礮漆柄的刷帚啊。伯平只管對他看。此人有些覺得，他的視線在那裏監察伯平的視線呢。伯平只好不看，不過心裏總好笑着，修好了頭髮，伯平就付了錢出來。見時候已經差不多，便趕到一家春去。其時林子康早等在那裏。伯平就問他有沒有別的客人。子康說還有三位，都是我們同業中的朋友。原來子康是做棉紗生意的，請的一定是棉紗中的同行。了不多一回，來一個姓董，一個姓楊，兩位客人。子康忙向伯平介紹，又問董楊二人說：「任老先生來不來？」他二人說：「一定會來的。」南京去了幾天，今天趕到了。於是賓主四個坐下來談了一下。忽然樓梯旁電鈴一響，一聲客來。外面就躡進一位客人來。大家齊聲說：「任老先生來了。」子康立起來接待。董楊二人也急忙招呼。子康將伯平向他介紹，二人對面一看，竟大家都呆了一呆。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任老先生並非別人，就是火車中帶着兩個大包裹的那位客人。二人一見，竟雙方都說不出話來。各人心裏明白，這任老先生更是坐也不安，吃也不好，眼睛不對伯平處瞧一瞧，只是與他們三人勉強塔越。到底吃到第二道菜，就立起來託言另有應酬，告辭去了。伯平曉得他們是天天見面的熟人，也不敢向他們三人提那火車中的話。四人吃到八點半鐘，將要散的時候，忽然江和生來一張條子，要邀伯平到天蟾舞臺觀劇，伯平就先走了。

(二)

一到天蟾舞臺，居然在正廳上找到江和生，見他另外與一個朋友坐着。於是伯平便坐在和生右面，先敘了一下別後的話，然後與那位朋友請教起姓名來。此人姓彭名楚蔭，原來就是伯平與和生同學時代那位算學教習彭先生的兒子。怪不得伯平一瞧見就覺得有些面善，其實當時他常到校中來，時時看見的，不過不注意罷了。此刻多年不見的熟人聚在一起談談，更爲有興。不料台上正在演鳳蝶廟的時節，忽而伯平隣座一個看客，手舞足蹈的一聲喝彩，把伯平面前一把茶壺打將下來，茶壺倒在伯平身上，茶壺落在地上，又打做幾塊。伯平自然不答應，要與他理論，那知此

人出言無理，就罵伯平豬頭三。於是伯平等三個人一齊要與他說話。這麼一來，正廳上的客人，大半已立了起來。樓上也大受影響。案目、望清、巡捕等人一同過來勸解。雙方只好坐下來。但是此人，口中還喃喃不絕的在那裏罵人。伯平聽得難受，好幾次幾乎又要想與他激烈了。

(四)

第二天是星期日，伯平可以休息一天。上半天打算不出門，與子康談談。子康那裏本來租着兩幢房子，樓上還有一家姓陳的，是在波蘭洋行裏做生意的。今天陳先生也在家。子康便邀伯平來。又麻雀，喊了樓上陳先生，還缺一個人。子康夫人因為肝氣痛躺在床上，只得叫陳家奶奶來湊數。及陳先生把陳家奶奶叫下來一見，伯平眼前竟大大的一亮。陳家奶奶見了伯平，也覺得是出乎意外。原來陳家奶奶的母家與伯平家裏本是老鄉鄰，也住在蘇州的。陳家奶奶小名叫三寶，六七歲就與伯平很熟。後來在伊十三四歲，他家搬到上海住了，就此沒有見過。此刻大家談起來都是熟人，自然更爲有興。兩面互相談談家中的近况，就此入局。又到兩圈半光景，子康忽而外面來了一個朋友，只得停了手到客堂裏去招呼。歇了一下，子康從外面笑盈盈的進來，說道：來的並非別人。

是我的妹丈。還是新親啊，你也沒見過。去見一見罷。伯平一聽，方始想起子康的妹妹今年二月裏出開。我要想來，恰巧病了沒有如願的。於是正正衣冠，跟了子康走出來，與新親相見。那知不見猶可，一見竟難以爲情了。想不到這位林子康的新妹丈杜方叔，就是昨夜在天蟾舞臺打翻茶壺的人。伯平見了，正在紅着臉說不出話，那杜方叔倒漂亮，就把昨夜的話向子康直說，并且聲明昨天是喝醉了酒，以致多多冒犯，想不到倒是自己人。於是伯平也就一笑了事。

(五)

下午，伯平先寫一封信給春申雜誌社主任石落水先生。原來伯平素來擅長繪畫，他在蘇州時，曾把他的作品投寄該社，也登過幾次出來。石落水屢次寫信給他，要他時常寄稿。現在伯平從此住在上海，自然有與這石先生見面的機會了。所以先寄一封信去，告訴他已經到了上海。目下住在某處，一有工夫，就要來拜訪的。伯平把信寄去，然後打算乘了電車，到大馬路去買些日用東西。他一跳上電車，見頭等車內也很擁擠，他只得立着。那知一不當心，被對面一個人，在他左腳上重重的踏了一下。伯平痛得忍不下，便道：怎麼你不生眼睛的。此人冷冷的道：什麼人腳上會生眼睛。你

脚上生了眼睛，也不致被人踏咧。伯平見他說話沒有道理，便不去理他，只好算自己的脚倒運。

(六)

明天伯平尚未起床，那林家的娘姨已經來叫他，送進來一封信說：外面有人等着，伯平拆開那信來看時，原來就是石落水來的信。他說有一位朋友，叫會省三，羨慕足下的畫，可否求大筆替他畫一柄扇子。現在此人親自登門來奉求了，伯平急忙穿衣出來，與會省三見面。伯平雖不認得會省三這人，仔細看看，却有些面善，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直到把會省三送了出門後，伯平方始想起來，原來昨天下午在書店裏去買東西時，遇見過此人的。怪不得有些面熟了。伯平見時候已經不早，即忙吃了點心，擎着荐信，趕到經濟銀行去一問，那總理先生剛到，伯平先把信叫人遞進去。一回兒就請他到總理室內，伯平暗想這位總理先生，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丰采。那知一見這位總理先生，幾乎把伯平引得笑將出來。不料就是前天在理髮店內瞧見的那位赤鼻先生，伯平只好忍着笑，他問一句，便答一句，問了半晌，他就說：現在只有出納課中有一空位，你且試幾天再說罷。於是總理先生忙叫人去把出納課課長請來，總理就對伯平說：課長姓潘，也是蘇州人。一回兒

那位潘課長進來了。伯平一見，非常歡喜。原來這位姓潘的，却是從前一向認識的。不過大家不曉得姓名罷了。乃是星期日在茶館裏一同喝茶的茶友。二人見了面，很爲親熱。總理先生就吩咐課長領伯平前去學習出納課的事務。

(七)

下午五點鐘，伯平從銀行裏退出來。見時候尙早，就順便去訪訪石落水罷。即忙趕到民國書局。伯平將名片交與茶房，在應接室等候。不多一刻，石落水先生出來。伯平何嘗不認得呢。昨天已經見過了。豈知就是電車中踏腳背的那位朋友。此刻二人很客氣的見了面。只得大家不提。若無其事的談天。談到後來，談話的材料一斷絕，只得告辭而出。

伯平在街上一壁走，一壁把離家以來三天工夫的事情在那裏亂想。覺得料想不到的事很多。我在家鄉時，以爲上海是個極繁盛的地方。我到了那裏，一定可以多認得許多人。那知這三天工夫，撞來撞去，還是這幾個人。那任老先生、彭楚蔭、陳家奶奶、林子康的妹夫杜方叔、會省三、經濟銀行總理先生、潘課長、石落水等。那一個是可以算新認得的呢。等到一見面，總是雙方都有些驚異的。

不是與我從前有過關係，便是與我最近有些關係，覺得世界雖大人實在不多，竟只有這幾個啊。如此看來世界實在並不大，狹窄得很啊。伯平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兩件事情來，一件是去年夏天在某雜誌上，看見過一篇小說，叫做母之情人，是一個少年發見了母親年輕時人家給伊的情書數十封，下面沒有發信人姓名，只署了一個假名，於是少年好奇心大發，一味的探索這母親的情人是誰，直到數年之後，纔見他父親偶然從外面寄信給母親，與母親相戲，下面也署了那情書上一樣的假名，於是這少年纔明白母親昔日的情人，原來就是父親。伯平還想起一件事來，是昨夜林子康講的，邊說有一個浮薄青年與兩三個朋友，一同趕到秘密賣淫的所在，叫他們去多喊幾個姑娘來瞧瞧，那知，瞧到第三個，竟就是那青年的妻。伯平把這兩件事情，與自己這三天所撞見的那些人一對照，覺得實在世上的人太少，世界太狹窄了。

### 急性的元旦

新年新年大歡年紀輕的人愛新年，年紀大的人不愛，生活上寬裕的人愛新年，生活上艱難的人

不愛。其實不愛的，並非真不愛。實在是怕過年底罷了。這是普通的心理。所以無怪這位陳錦珊的夫人早姑一交了十二月，伊已在那裏盼望過新年了。你想伊今年只有十九歲。本來還像是個小孩子咧。再加與這位陳錦珊結婚得只有八個月。兩下的愛情正濃得如膠漆的時候。那裏曉得什麼生活上的艱難不艱難呢。因着這兩層。自然這位新夫人一到十二月。就要盼望新年咧。并且還是一個大原因。這位早姑伊從小就有性急的脾氣。無論什麼事。總比人家要早一點。身體的發育。是不消說了。就是在校中的功課。伊也一心想搶在他人之前。只是今天在那裏預備明天後天的功課啊。所以父母替他取名叫做早姑。伊今年也是如此。一交十二月。就動手預備過新年了。應當預先做的事。伊已經一樣樣都齊備。人家的過年。從買筍乾做起。大約總在十二月初買起來罷。伊在十月裏早已買來。什麼蒸年糕等事。伊也在十一月裏早早備好。所有過新年應當做的事情。年內必須了結的事情。伊在初十日之前。都已齊備。只等候過新年了。不是很性急的一個女子麼。所以到了當真人家家家忙着要過年的時候。伊反不忙了。只是閑坐着盼望新年到來咧。伊丈夫陳錫珊。見了伊這種辦法。也很稱讚着。說道。人家年底手忙腳亂。你反十分空閑。可見是你會調排。把

年底的事一齊勻給前幾天做了。此刻落得舒服些，不致擠在一起咧。

大除夕的早晨，早姑八點鐘就起了身。伊預備在上午把家裏的裝飾一齊弄好。下午就沒有事，可以坐着等候那明天的元旦到來了咧。所以伊先命婢女阿珠，打掃之後，將客堂裏桌椅靠換得很新。果然有新年氣象了。再到裏面，將祖宗的行樂圖也挨次掛着，然後到錦珊書室中去收拾。趁錦珊還沒起床，把他書室內也整理一下。桌上一瓶臘梅，一盆水仙，分擺在柱上。日曆的兩旁，也很有新年的樣子了。只消明天把這日曆上的三十日三字扯去，下面就是初一日的一張。那不是元旦麼？所差只有這一點了。此外竟滿室生春咧。伊暗想：停一下我丈夫起來，見了書室中裝飾得這麼好看，伊這快活，比往年的過新年總要更喜歡咧。早姑正在呆想，忽然婢女阿珠進來說：邱家小姐與兩位小姐來了。早姑一聽得有朋友到來，忙叫阿珠請三位就到書室中來坐罷。阿珠去後，那三位學友一陣笑聲趕將進來。邱綺雲第一個先說：早姑姊姊，想不到今天這麼忙的日子，還有我們三個閑人來和你胡纏咧。早姑陪笑道：我是一點不忙，什麼都已預備好了。現在坐着守候新年來了。羅秋心便搶着說：對咧，你是性急脾氣，那一樣不比人家先做好。怎麼還肯遲到大除夕再做

呢。背後那陶碧如一壁坐下來，就說道：你雖性急，其實也無用，決不能你過你的日子，我們過我們的日子。憑你怎麼早，斷不會你比我們先過到元旦日，還是要與我們同時過到的。陶碧如這麼一說，邱羅二人也笑起來了。綺雲說道：這一層，確是憑你早姑，也無法可施的。這麼看來，可見你萬事要早做也屬徒然。日子還是與我們一般。半天也早不來的。你雖室內一齊裝飾得新年一般，然而仍須與我們遲緩的人一同過新年。秋心也說：那看你怎樣。難道你有什麼方法麼？早姑一聽，立起來道：你們斷定我沒有方法，可以比你們早一天過元旦日麼？你們且看好了。早姑說時，立將起來，把柱上的日曆，扯去一張，又笑道：不是我已經過了元旦了麼？還有什麼兩樣？大家笑了一回。陶碧如道：閑話少說，我們特來煩你一件事，好得你不忙，可以陪我們一起去買一條肩巾麼？因為你還會揀選，所以要你同去。早姑聽了，自然一口應承，也不去驚動錦圃，向阿珠吩咐了幾句，就與三人一同出去了。

主人陳錦珊起床，已很不早。他，想我怎麼睡得這麼遲呢？便糊糊塗塗趕出房來，踏到書室中去。見室內裝飾得大不相同。他正在快活，阿珠已把開水與點心搬來。他洗過臉，就吃點心。到點心將要

吃完，忽然外面有人叩門。一回兒阿珠授進一張明信片來。他一看，原來是表兄趙大鵬的賀年片。他訝道：「奇了啊！我還當今天是大除夕咧，那裏曉得已經交了新年。今天是元旦了麼？」他急忙立起來，對柱上看看日曆，叫道：「不好了，果然是元旦了啊！明明是初一日，中華民國十二年陰曆的正月初一啊！我怎麼糊裏糊塗呢？或者我在床上睡得太久，把大除夕這一天也睡過了麼？」然而說不定是我昨天記錯了日子咧，怪不得室內裝飾得這麼氣象更新，錦珊想到這裏，心裏一寬，原來他雖也是年輕人喜歡過新年，不過他到底是一家之主，有經濟關係的，新年雖喜歡過，這舊年的年底，他實在怕過。此刻見那最重要的難關大除夕，竟夢也似的去了，他怎麼會心裏不樂啊？又默想第一我欠那李幼竹的一千元，不是約他遲至大除夕，總可以歸還的麼？此刻居然被我逃過，實在是「幸事啊！否則拏什麼去還他呢。」

他想了一回，又暗道：「不知什麼時候了，再對柱上的掛鐘看時，正是十一點四十分，他急道：「不好了，元日日正午十二點鐘，不是我們學校裏舉行新年會麼？那怎麼辦呢？來不及了啊！我當教員的，怎麼好不到的？他」一着急，連忙呼喊阿珠，阿珠正從煤爐旁邊出來，臉上都有煤污塗着，錦珊道：「你怎

麼新年新歲。臉上塗得像一個活鬼。阿珠卽道：「什麼新年新歲呢？今天還……」他喝道：「多嘴！我要趕新年會去。你向少奶奶說一聲，將我新做衣服舉出來換。阿珠莫明其妙，再要想開口時，他怒道：「你還不去，慢吞吞在此做甚。」說時，舉起拳頭來想要打伊。阿珠一嚇，就此逃出去了。錦珊再舉賀年片起來看看，暗道：「但是今年賀年片真少啊。大約因着生計艱難，物價昂貴，這些虛禮都節省掉咧。那我也可以不用了。」他想了一下，又大聲叫阿珠，竟不見阿珠過來。他又想可惡的東西，我也不用更換新衣服了，就是隨身衣服，將就一下罷。常言說：「新年原是舊年人，何必衣衫簇簇新。」況且我們那校長先生，平日又守節儉主義的，見我元旦日如此不肯打扮，一定會讚我幾句咧。他打定主意，就整整衣襟，拍拍灰塵，戴了一頂帽子，立刻想走將出去時，恰巧阿珠撞進來了，手裏也並不擊着衣服，祇說：「少爺往那裏去。」他答道：「我往校中去。」少奶奶呢？阿珠道：「出去買東西了。」錦珊訝道：「新年初一就出去買東西，真太性急了。」到那裏有東西可買呢？可笑伊生就這種脾氣，竟等不及我起來互相拜一個年了。阿珠聽着，狂笑不已。他怒道：「你笑什麼？臉上的煤不去揩揩乾淨，對着主人也不說一聲恭喜，只是好笑，還有規矩麼？」他說罷，就此出門去了。阿珠也止不住他。

陳錦珊走到大街上，只見非常熱鬧。店中都是站滿着人，在那裏買東西。路上行人，也很忙的走着。天然一副歲暮氣象。他四面看看，奇怪起來了。暗道：怎麼元旦日還把店門開着呢？我明白了。一定近來市面很不好，他們開銷不出，只好連新年也不休息了。資本家的主意如此，勞動家只好做着。但是生意很不錯，或者近年來一年到頭流行着什麼大減價。這是新年大減價也論不定咧。你看買客擁擠不堪。大約東西很便宜的。對了，怪不得早姑今天元旦日就要出來買東西。原來有這麼便宜貨。

他還在呆想。忽然有一個賣報的來了。這幾天本來各報早已停版，僅有一種小報。他想做投機生意，獨家出着。連年底也不停。天天有報，所以賣報的手中，只有這一張報。在那裏做市面，買的人聊勝於無。倒也很有人討教。錦珊一聽得賣報人喊着，他就摸出兩個銅圓來，買他一張報。那知接到手，中一看，忙把賣報的叫住了，說道：不對啊，你當我不識字的鄉下人麼？今天第一天你做生意就不老實麼？這是昨天的啊，你把新年的報賣掉了。用舊報來騙我麼？錦珊正要和賣報人爭鬧時，街上已經有好幾個人立着對他觀看，其中有一個人，見了錦珊，便迎上來道：唉，錦珊，巧極巧極，我本

想到府。不料在此遇見了錦珊。對此人一看，在第一瞬間，竟嚇得魂飛天外。但是在第二瞬間，心中已很安靜。什麼都不怕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錦珊。欠他一千元債的李幼竹啊。他本想躲避幼竹，現在突然被他在路上撞見，如何不驚。不過再想一想，我怕他什麼。大除夕已被我逃過，今天是元旦，難道他好開口麼。所以轉憂成喜，急忙滿面堆上笑來，說道：恭喜恭喜，其時賣報的本來莫明其妙，現在見有人與他搭趣，也就溜了。幼竹湊上去說：恭喜什麼，大約是你把這筆款子籌得了麼。我今天實在被四面逼來，非趕緊拏去應用不可了。錦珊一聽，生氣道：幼竹兄，你這人太不懂規矩啊。新年新歲，我喜氣滿面的對你賀年，你怎麼板着面孔向我討債。有這種道理麼。我元旦日剛纔出門，被你這麼大觸霉頭，今年一定狠不吉利。如果將來有什麼事，我可不答應的，非尋到你說話，決不干休。幼竹聽着，笑道：你還是故意與我相戲呢，還是假癡假呆想賴債。前天你不是自己約定的麼，說遲至大除夕這一天內，必定可以歸還，所以我來的咧。你……錦珊不等他說完，忙道：你錯了，你錯了，今天是元旦日咧，還當着是大除夕麼。你怎麼神經錯亂得如此啊。幼竹被他一說，倒呆了一呆，再一想，不對，明明是「大除夕」咧，昨天小除夕，今天不是大除夕麼，所以他也怒道：你沒有錢。

就說沒有錢好了。何用如此亂說。今天若不是大除夕。人家也不會來逼我要錢了。錦珊又正色的說。不然不然。你頭腦太糊塗了。今天明明是元旦。我証據很多。我家裏的日曆上的確是民國十二年的正月初一了。我表兄的賀年片也來了。還不是清清楚楚的元旦日麼。你太粗忽。過日子怎麼不好好記着。把元旦當做大除夕。真是笑話啊。幸虧遇到我。換了一個難說話的人。恐怕不肯完結罷。幼竹聽他的說話。越說越不對。忙道。我不來聽你那種亂語。也不來和你多說。你一定說今天是元旦。我一定說今天是大除夕。爭也爭不明白。這樣辦罷。我們不妨來問問第三者。到底今天是多麼。倘使是大除夕。那是任憑你花言巧語。我也不放鬆了。你看街上這麼熱鬧。還不是大除夕麼。不過你一定有你的強詞奪理。我叫第三者來作證。看你怎麼逃避。錦珊便道。好。我們來問問旁人便了。二人說時。圍着觀看的人。已有六七個。大半對錦珊笑着。錦珊就在人叢中瞧見一個友人。這友人其實早在旁邊聽二人爭論。曉得這頭腦不清的錦珊。弄錯了日子了。此刻錦珊見有友人立在那裏。就同幼竹走過去。要問他。請他作證。原來這友人本來是個惡作劇的朋友。見這情形。暗暗歡喜。慌忙迎上去。作一個揖。說錦珊兄。恭喜恭喜。我還沒到府拜年。錦珊一聽。就指着對幼竹

說道：你看見麼？這不是證據麼？幼竹看看，氣憤憤的說道：又是一個瘋子。這是你們一黨的人，不行。我來去找一個說罷。不理那友人，便拉着錦珊的手，走到旁邊一家店鋪中。幼竹在櫃內找得一個熟人，急忙問他道：張先生，今天是什麼日子？那張先生突然被他一問，倒不禁呆着，不料錦珊又搶着說：今天不是元旦日麼？那張先生聽了，更爲詫異，一時回答不出，又看錦珊其勢汹汹，有些不對，目光直射在張先生身上，張先生當他是個瘋子，不敢多說，便點點頭，說是的。答了這一句，回身進去，不敢出來了。錦珊說：如何？這是你的朋友了。幼竹連聲說：倒霉倒霉。二人走出店門時，恰巧聽見街上走過一人，向二人招呼，原來此人是二人都認得的一個老朋友。於是二人就想再問一聲，打算請他說明，要他作一個證人。到底今天是大除夕呢，還是元旦日？那朋友觀察情形，曉得一定錦珊的什麼玩意兒了，再一想，我還欠錦珊有四五十元，本來許他今天歸還的啊，何不順水推船呢？打定主意，就說道：錦珊兄的話不錯，今天正是元旦日，說罷，自己覺得對幼竹有些難爲情，就此走了。錦珊便向幼竹道：如何？連問三人，都可以證明你的錯誤，還有什麼話說？我要赴校中的新年會去喇，再會罷。說完，他獨自大踏步趕去，再到校中去鬧笑話了。

幼竹宛如被鬼迷一般。呆呆立着。竟想不出可以拏一件什麼有形之物。來證明這無形的日子。

### 滑稽之王

唐人詩云。人世難逢開口笑。吾人自呱呱墜地以來。百憂鑱其中。萬愁役其外。一年之中。開口而笑者。能有幾日。西人言笑能祛百病。故其所謂影戲。如卓別麟。如羅克。類多以滑稽著名。以引人笑噓爲職志。值茲長日如年。暑氛甚惡。吾輩旅食海濱。既無千竹萬荷深處。高臥納涼。更無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之韻事。西園飛蓋。車走鸞輪。十丈軟紅。扇遮元規。計惟手世界書局之快活旬刊一冊。作休夏之良伴。書名快活。自能令人讀之。忻然而笑。况爲滑稽號之特刊。尤必引人大笑不已。以笑祛暑。更以笑却病。快活之功效如是。不必再觀卓別麟羅克等影戲。覺消愁行樂之方也。僕性工愁善病。己不善笑。又安能引人發笑。今值快活滑稽號之特刊。乃亦勉強效顰。拾幼時所聞之笑史。博讀者諸君之軒渠一笑。倘諸君轉相傳述。或能取得多數之同情。笑吾笑以及人之笑。則轟堂一笑。人我皆春。咄爾炎魔。當亦退避三舍。不敢攫諸君之笑鋒也。

吾文以滑稽之士標題。讀者必謂書中之主人翁。如東方滑稽之雄。人乃其上此尊號。如近世境界中之譚鑫培。由日勒而晉登王位。此望文生義之在測。固不能謂爲無據。特吾所揭櫫之王字。語妙雙關。其意猶不止此。蓋此主人爲姓王。生平雅擅滑稽。五世不恭。每朋儕技處。四座高談雄辨。或駕其免轂之車。或瀉其懸河之口。翁獨悄然隅坐。不置可否。徐徐出一諧語。則座中之願盡解。有忍俊不禁。冠纓索絕。噴茶滿襟者。故人語及之者。輒曰此滑稽王也。既忘其欽佩之忱。兼標其姓氏族望。王之爲王。亦殊可自豪哉。王名禮甲。爲吾鄉鄉貢進士。生有夙稟。非特其滑稽絕世也。爲詩文援筆立就。方諸古人。無愧作者。所著賦稿。尤傳誦一時。蘭雪堂賦四卷。載縣志藝文目中。惜紅羊之役。稿遺兵燹。散失無贖。今吾鄉之傳王者。輒視王爲淳于齊。竊一流。文藝詩賦。皆爲滑稽所掩。人言方朔奇。奇事盡歸方朔。甚有市井俚語。閭巷猥聞。悉以屬諸王者。粉榆文獻。流轉失實。厚誣古人。抑何唐突。余於王爲同宗遠族。特摘取其事之稍翔雪者。記數則於下。世有續吾宗丹麓先生之快說者。大可摺據成籍。或爲唱經堂主人所見。亦可掀髯一笑曰。不亦快哉也。

里中有丁氏女者。織素華年。盛鬢豐容。號名隱遠。近。頤生世不諧。凡許嫁者三人。悉未及聘。成而天。

標梅愆吉。好事踐跬。舊時風俗。以望門寡者爲至不吉利。謂白虎坐命。視東坡之磨蝎臨空者。更爲凶酷。丁女坐此佳耦終虛。然又耐綠窗寂守。舊時社會。不如今日之盛倡社交公開。婚姻可以自由。禮教大防。峻於秦嶽。女旣如出牆紅杏。春色難關。又不敢公然與禮教爲敵。則暗引蜂媒。私招蝶侶。所謂不嫁已嫁。畢者。女殆近之。特人性習爲欺詐。凡中有所怯者。外必示人以坦然無慮。空疏之士。喜語文章。寒峻之門。特衣羅縠。心勞日拙。萬冶一爐。丁女懼受人之指摘。每對生人。顏如桃李。凜如冰霜。然至夕陽西下之時。輒復著意塗脂。含情點黛。竟體香薰。入時衣襲。玉立門前。儂人題品。輕薄之子。偶加調笑。輒被痛詈。因公上徽號曰胭脂虎。相戒非其入幕之賓。毋輕捋虎鬚爲也。一日。王與諸友。釀飲酒樓。座中有好事者。漫語王曰。若以滑稽著。然特在我輩朝夕聚處之人中。稱雄耳。若丁女者。醜態四布。而善自矜持。人比其一笑爲黃河清。今日之夕。子道經女門。能以一語引美人笑。更以一語引美人怒者。則吾儕誓戴子爲吾黨渠魁。滑稽大王之稱。乃永永屬子。吾儕成長爲不侵不叛之臣。子試圖之。王曰。唯。日之夕矣。吾儕盍歸乎。行時。讓我獨先。君等遙尾於後。試觀吾果能不負此諾否。衆咸如旨。別酒家樓。逕趨女所。女適當門而立。夕陽屋角。搔首弄姿。一犬蹲坐女旁。王出

不意屈一尾。號犬前而呼曰：「爹。」女靚狀疑爲有風疾者。瓠屣微露。啓齒嫣然。王曰：「爹不應我。娘在乃笑耶。」女聞言怒甚。破口肆詈。幾欲以纖足蹴王。王乃狂笑而起。女雖遙作申申之詈。而王乃因此一詈。九錫之尊。盟堅帶礪。昔人謂劉四罵人人終不恨。王之於女。亦有同情焉。

友朋酬酢之間。遇有初次覲面者。輒彼此互訊姓氏。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有各不相下。齊晉兩大之勢。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談鋒咄咄逼人。與兩般秋雨菴所記任邱邊姓事。同一酒邊裙角。大殺風景之事。惟口興戎。况在筵席之間。何必爲此無謂之爭。王一日宴於友人處。因最後至。未及與同坐。遍問氏族里居。座中有一吳江人。不知王爲第二泉邊人也。談次偶及無常。一到性命難保之諺語。吳江人因極稱此語之有見地。無爲無錫。常爲常州。歷指多人。以爲之證。王唯唯而已。旣而主人以猜拳行酒令。轟飲爲樂。王以不勝酒力辭。願述一笑談贖罪。主人可其請。王乃曰：「東海龍君壽筵。先期布告海族。凡趨賀最公。第一人至水晶宮內者。坐以首位。賞以黃金千錠。鮫繡百端。明月珠雙。珊瑚樹一。他錦繡金玉稱是。中有至寶二。一爲却塵犀。一爲避溫木。海底奇珍。非人世間所有。麟介之族。聞此特旨。咸欲奪此上賞。雞鳴戒旦。奔馳鯨波。鼉浪中。一龜得訊。亦僕僕首途。途中

見蟹將蝦兵縱橫馳驟。分水之犀。登陸之魚。張鬚爲風。吐沫成雨。咸自龜旁摩肩而過。且共非笑之。曰。元緒公厚重少文。似此安步當車。包管穩坐龍宮第一把交椅也。龜知其揶揄。亦不敢與較。望他人之捷足。輒怨恨不已。正在進退惟谷之際。忽有小白魚成羣結隊而過。見龜笑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雖然。龍宮遙遙。爲程匪邇。如公碌碌。毋乃勞乎。龜福至心靈。忽以詭語語小白魚曰。入覲盛典也。上壽曠數也。今茲大會。別有特旨。公等亦聞之乎。小白魚曰。但得傳檄。實未聞所謂特旨者。龜曰。辛遇而公。不至誤事。龍王以前此稱壽。入覲諸臣。均輕佻不習朝儀。有失觀瞻。以吾爲四靈之一。水族中除龍王以外。惟吾獨尊。此次首坐。特留以畀我。使後來居上。君等如能昇吾前往。俾不落人後者。則尤足邀異等之賞。我尸其名。君受其實。天顏咫尺。對越龍光。吾當爲諸君卓異明保。更以龍宮賞品。與諸君公共分受。是諸君既得不次之超擢。又得不世之奇寶也。不然。公等冒昧前往。委瑣鹵莽。莫爲先容。糾儀者據實劾奏。九重一怒。公等無贖類矣。言時。鄭重莊嚴。似確有其事者。小白魚竟信而不疑。龜躊躇其上。電掣風馳。霎時而至。既入龍宮。巍然上坐。龍王詫曰。卿平素忍辱負重。臆不靈者。番先手。嘗出意外。龜乃山呼舞蹈。俯伏啓奏曰。小的吳江來的。吳音魚吳同音。江音諾

扛。王語未畢，四座咸爲墳。俄四廳塵上，忽少一人，則吳江審已贊潛遁矣。

王旣以滑稽雄里中，輿有一面緣者，相見必颺使逆一笑語。王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甚以爲苦。於大除夕之夜，摒擋午串，已告完畢，獨至市樓啜茗，購茗果少許，回家守歲，行至僻巷，忽有一人，自後攬其手，携之茗果，吃吃笑不已。王回身注視，則友人某甲也。其人自頂至踵，無一雅骨，然最好附庸風雅，日徵逐於里中大人先生門下。「固久卑視之，頃聞又出不意，則裝用莊子南華秋水篇語曰：嚇爾欲云何者？」某甲曰：「非述一諧語，今宵不讓公專家度歲，且語且抑置王於壁上，失其自由。」王乃口笑話實多，但請公毋作此態，試先以本地風光告汝。我頃過袿背匠裝潢店，見店中四壁琳琅，咸被人家喜，有紅袍紗帽，作漢官威儀者，是謂明代服制，知其子孫必爲喬木世家，克守先德者，有錯采鏤金，五光十色，四周綴以團花之綾，觸手如斬者，知其子孫必富而好禮，爲先人故，不憚精心結撰如此，此類喜神，咸已裝潢初竟，大約其後人敦仇竣事，今晚攜歸，紅燭雙行，香花俱養，以致其敬禮，故神亦欣欣有喜色，似幸得賢子孫，不致有若敖餒而之歎者，獨有一軸，畫已破碎，像作平常服裝，雙淚承睫，隱隱可觀，令怪而趨前問之，神曰：「今夕歲除矣，試觀他人，均有賢子孫來。」

此頂禮迎歸。盡心供奉。獨吾子孫不肖。今日尙抑我於壁。不使我回家度歲。吾又安得不黯然欲絕乎。王方欲更語。友人已將茗果擲還。勇是意去。王徐徐拾其茗果。遂呼之曰。笑話尙多。君倘欲聽者。當爲君傾筐倒篋出之也。

王之滑稽。大都類此。雖譎而近虐。似非大雅所爲。特尙未見他人紀載。事尙可信。曩時科舉最重。王顧不屑於此。鄉人傳其軼事甚多。限於篇幅。俟再蒐集以供讀者。王又工屬對。河間紀文達公最精此事。相傳高宗一日語紀曰。論語色難二字。覓對頗難。紀應聲曰。容易。高宗曰。旣稱容易。何不對之。紀徐曰。臣卽以容易對色難耳。高宗大爲嘆服。又高宗登金山高閣。取紙書額曰。真有趣。紀在旁跪奏曰。有字佳甚。盍賜臣乎。高宗驟悟曰。賜汝很好。卽以真趣二字懸於閣上。蓋著一有字。便成語體。於文不稱。特在今日新文化流行之際。紀真不值新文學家一罵耳。王之機警。雅與紀近。余別有文紀之。王體最矮。人咸呼爲王矮子。其友人章君膚色最黑。兩人嘗互作矮人詞。黑漢詩以相嘲笑。矮人詞有矮子三寸高。過陰溝。插雉毛。後園白菜。認做小芭蕉。等句。黑漢詩之警句。爲汗流如墨汁。屁出似鷓鴣。已見他書。茲不贅錄。王臨歿時。自作輓聯云。活在人間稱矮子。死歸天上作長庚。其戲奇。

磊落可想見一斑也。

## 瘋人日記

有一家病院裏。死了一個瘋人。後來收拾病房。檢着一本破日記冊子。是那瘋人寫的。上邊的話。也有些意思。大約是他在病裏追記的。後面記的就是他那冊子上的話。

我是好好的一個人。他們硬說我是個瘋子。把我送到這個病院裏來。苦惱呀。苦惱呀。我做的事體。說的話。都是人人常做常說的。並且有些事體。還是摹仿人家做的。人家做了就是應該的。到我了說了。就是瘋子了。這不是件很奇怪的事體麼。我實在心裏不服這口氣。我把我的事體寫出來。讓大家看看。到底我是瘋子不是瘋子。

我也很讀過幾年書。那新舊的學說。我也很知道些。所以我所做所說的。都有依據。並且有時候還是照着學理上來的呢。

我的妻子同我很好。他并且也受過學堂裏的教育。很開通的。近時外面正有人在那裏提倡新

文化講究那婦女解放了。自由戀愛了。很爲新鮮。我想這到是個絕好的機會。我要極端的提倡起來。怕不大家推我做個新文化的首領麼。我後又一想。只是空言提倡。是人人做得到的。不足爲奇。非得要實行不可。纔能表現出我的成績來。這一天我便治了一席酒。請許多親友。連我的妻父也請了來。大家到了。都問我爲什麼事請酒。我說諸位且不必問。等一會兒自然大家滿意的。衆人就不好再問。那時大家入座。我那妻子正在廚房裏招呼酒菜。我教他不要招呼。收拾收拾。一同坐席。我妻子到也欣然的來了。三杯酒之後。我便站起身來。舉著酒杯。請諸位先乾一杯。我今天有個意見。要當衆宣布一宣布。料想諸位都是一定贊同的。這時大家都帶着笑。各人把酒乾了。我這時便說道。現在新文化潮流極勝。婦女解放。是新文化裏邊的要素。就照那新文化的書報上這些話頭。演說了一遍。接着就指着我的妻子對大家說道。他本是我的妻子。現在我要解放他了。不敢認爲私有。算我個人的妻子。從今日起。他便算是在座諸位公有的妻子。大家看我這個意見好不好。誰知我這句話纔說完。接着我這嘴巴上。劈拍的兩聲響。又麻又辣。我正莫明其妙。却聽得我那妻父惡狠狠的罵道。畜生。你這是什麼話。你不是瘋了麼。我這時纔知道那兩下嘴巴。就是我妻父打

的。我正想辯論。見我那妻子。已經哭得鼻涕眼淚的。一頭撞到我懷裏來。說道。你今天特地請了些人來。同我這樣過不去。我同你拚了罷。幸虧我讓得快。沒有被他撞着。他却跌到地下。就勢騎着大哭起來。我不覺勃然大怒。罵我那妻子道。你這人太不識好歹了。人家婦女對着解放。在那裏求之不得的。就是偷偷摸摸的行那自由戀愛。對着丈夫方面。都還有一點疑忌。我現在鎮鎮重重的當着衆人解放你。你反說我同你過不去。這是什麼理由。要知道婦女鬧解放。別的事雖都在其次。就是嫌那限制着一個丈夫。不能滿意。我如今請了這許多人來。你怎麼到反對起來。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我這一番話。還沒有說完。那些親友便一個個都在那裏低低的說道。是有了精神病了。更聽我那妻父。對我妻子道。你這不必哭。他是瘋子。本沒有什麼同他可氣的。到是要各式地方留他一點神。免得鬧出別的笑話來。依我的意思。把他拘在一間房裏。請個醫生來替他看看。這到不是當頭兒的。這時就有幾個親戚。過來對我說道。請到那邊歇一歇去罷。我道酒席纔吃。怎麼好走呢。他們說不要緊的。歇一會兒再來也是一樣。說着就推推擁擁的把我送到一間書房裏去。又叫個用人進來。大約是看管着我的意思。我此時氣極了。便倒在一張榻上睡着了。從此他們便都疑

心我是瘋了。

我因爲前回は提倡新學說。遭了失敗。我想在舊學說裏做點驚人的事體。也可以教人知道知道。我不是個尋常人。想着現在舊倫理。是不很有人講了。綱常大道。幾乎墜失。我在這上邊實行。一定可以得人同情的。我便從那追遠上做起。把祖宗的神主拏出來。重行出一出新。又把那神龕極力的裝潢起來。早晚香火供奉是不用說了。每逢有新鮮食品。都是拿了去供奉。每天想着那先人的遺澤。便跪到神主面前痛哭。自己做事說話。有了過失。自己便也跪到神主面前去。打着自己在那裏認錯。彷彿是受着先人教訓的一樣。我以爲家裏人見了這些舉動。一定傳播出去。說我在綱常理數上身體力行呢。誰知這時常見他們竊竊私議。偶然被我聽着。了一言半語。還是在那裏瘋子的加我這個徽號。我却也不去理他們。見我那妻子却終日愁眉不展的。對着我。彷彿當我真。是瘋了的一樣。我肚裏暗暗的好笑。這一天又有一件事體。却鬧得大發了。那有一個八歲的小兒子。平時我也很喜歡他。我妻子更不用說了。買把他。藝兒的東西。拏到手。就拆毀掉了。我平時看着也不很注意。忽然一天想着這個不又是我成名的好機會麼。就放在我

肚皮裏不響。這一天正遇着我那兒子打壞了祖宗神主前供的一隻花瓶。我想着這到是個很好的題目到了。便請了幾個本家長輩來在祖宗神主前點上香燭。自己磕了頭。在下首放了幾張坐位。請那幾個本家長輩坐了。大家都不知道爲的什麼事體。我便叫我那小兒子來跪在地下。我正顏厲色的說道。你今天弄壞祖宗前供的花瓶。你知罪麼。我那小兒子不明白怎麼一回事。兩個小眼睛瞪着向我看。我笑了一笑道。你犯了新舊兩重大罪。一舊理教裏邊。這花瓶供在祖宗龕前。就同宗廟的禮器一般尊重。你把他毀壞了。就犯了十惡大罪裏邊的大不敬。算是一條不赦的死罪。請到新學說裏邊。你簡直專一的搗亂。只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留你長大了。社會上一准要受你的弊害。不如我現在當着祖宗同諸位長輩。先置死你。爲社會預除一害。說着在祖宗龕前擎過一隻玻璃瓶。來說道。這是醫生配把我吃的催眠藥水。他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吃起來有一定分量。多吃了人就醒不過來。如今你把這一瓶都吃了。昏昏沈沈的睡去。從此長眠。不是一點痛楚沒有麼。我說到這裏。誰知那幾個本家長輩。便一齊都站起來。七嘴八舌的道。你又胡鬧了。當着請我們來有什麼大事呢。這小孩子打壞一隻花瓶。算個什麼事呢。我們以爲這一向你好了些呢。還是這

樣亂來。再這樣我們就要送你到醫院裏去了。說着就有一個走過來。在我手裏把那催眠藥水瓶擎了過去。有兩個就拉着我那小兒子離開了這裏。又有兩個上前敷衍我道：你也不用氣了。還是到房裏去歇歇罷。便硬拖着我到了書房裏。我想著這一次的事體。又失敗了。不由得躺在一張榻上。大哭了一會。後來他們怎樣。我可就不知道了。

這一天在報上見某公在某處。由幾個國會議員舉他做了大總統。我想這個頑藝到很好。又不費什麼事。又能夠得這樣大名。何不學他做一做呢。想着我也很認得幾個國會議員。讓我來邀他們商量商量。因為這件事是很重大。就恭恭敬敬的備了一席酒。下帖子把那幾位議員請了來。這些人久已認我有瘋病。不很同我見面。請了幾次。纔都來了。大家到也敷衍我幾句話。又問我為什麼請他們。我笑着說道：請大家相聚。還有件小事要借重各位。大家猜不出是怎麼回事。就含糊糊糊答應着。等得酒席齊備。請客人入座。我却恭恭敬敬的定席送酒。大家見是盛設。臉上更現出詫異的樣兒來。我也不響。直等酒席吃了一半。我便站起來。又敬了各人一杯酒。接着說道：今天請各位。我要叨光一件事體。那首坐便回道：只要力所能及。沒有個不幫忙的。我又說道：民國的總統。非君主

國的皇帝可比。凡屬國民，人人有這個資格的。現在某公經你們幾位議員舉做總統了。我想現在有個總統，又舉他做了總統，可見這民國總統，是不限定一個的。既然不限定一個，就三個五個又何妨呢。我現在請各位來，就是要請你們舉我做個總統的意思。各位是國會議員，那選舉總統是你們的職權，只要你們各位動一動嘴，照那選舉總統的手續做一做，這是不費什麼事的。料想一定贊同的了。誰知大家聽了我這話，都一個個的笑起來。有的說好，等我們開個談話會之後，再來復你命好了。有的說貴恙近來還沒有完全好麼。我却專說舉總統的話，有一個說道：我們人數太少，等足了法定人數，一定舉你的。我說人少不要緊，你們看那某處選舉，一總又有多少人呢。他是位六省的總統，也不過各省區有幾人，就舉出來了。我連六省也不要，比較起來，就你們幾位還不夠麼。又有一個正顏厲色的對我說道：這舉總統的事，可不是頑兒的一國只能有一個總統，人人想做總統，那可就要民國改做總統國了。這是犯國法的事，不要隨便鬧頑。我聽了大為詫異道：這話奇了，別處議員做得，你們就做不得。某公做得，我就做不得麼。這是個什麼理由呢。那些人也不同我辯論，儘看着我笑。接着他們便大家舉些話來打斷我的話頭。我要說那選總統的事，簡直

竟沒有這說話的機會。等得席散。他們告辭要走。我又叮囑這舉我做總統的事。大家都是笑着不開口。有個嘴裏含含糊糊的。也不知道回我些什麼話。最後聽他勸我。好好兒靜養。看那神情這些人對着我今天請他們吃這一嘴。不但不領情。并且認我做瘋人舉動呢。我由不得心裏大爲氣忿。便打盤攢碗。打打罵罵的鬧了幾天。我自己很明白。我可是一點什麼病都沒有。我那妻子却是終日愁眉不展。中醫西醫請上許多。來替我看。我本沒有病。自然不願意把醫生看了。大家竟強制執行。中醫來看。就叫人硬擎着我的手。把他診脈。西醫來看。就叫人捺我在床上。診脈了。試溫度了。用聽診器聽了。鬧得我實在厭煩不過。最可笑那些中西醫。問活活的見着鬼一樣。不是說我痰迷心竅。就是說我神經衰弱。弄了許多煎劑藥水的來。硬把我吃。我不肯吃。我那妻子手段真辣。就叫幾個用人。擎着我硬灌。把我弄得來又好氣又好笑的沒有法兒。只好由他們擺佈去了。

過了些時。我見報紙上忽然有些人在那裏提倡衛生。開什麼大會了。又講究滅除蚊蠅了。我想這到又是一個好機會。就做個衛生大家。也未嘗不可以享個盛名。又想着前幾回失敗。都是我一個入獨斷的。沒有同家裏人商量。這一回我先同他們商量好了。得了他們的許可。就不至於橫生阻

力了。打定主意，就把那些載着衛生新聞的報紙檢在一處，叫了我妻子來，先把這些新聞叫他看了。隨後我便說道：「現在外面正在那裏提倡衛生，我想這衛生的一件事，原是很要緊的。我現在要想實行衛生，你贊成不贊成？」我那妻子是進過幾天學堂的人，但凡沾過點學堂習氣的，聽到這些事體，不論他懂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一准是竭力附和的。我那妻子便回道：「衛生是件極重要的事，我有不贊成的麼？」我聽了想到好了，這一回一准可以成功的了，便買了許多衛生的書來，自己先從清潔做起，並且都做到極端。那一天洗兩個澡，換兩身衫袴，是不用說了。連尿壺馬桶，一概都換了新的，又照着書上薰洗蒸溜火療的各種消毒去黴菌的法兒，都弄得很清楚，把家裏所有的器物都照着法兒一概做過，覺得很爲圓滿，並且也沒有生一點兒阻力，心裏很爲暢快。知道這一次總可以大告成功的了。但是我想這樣做去，煩瑣且不論他，總是沒有多人知道的，却要做幾件極端的事，總能夠轟動人的耳目。偶然這天見衛生書上說：那通用的鈔票上邊，微生物最多，曾經有人拏一張舊鈔票，用顯微鏡看了，竟有幾千萬的微生物在上邊，想着這樣東西的妨害衛生，很利害，不如拏他來做一做到好，就對我妻子說：「家裏現在還有多少鈔票？」我妻子道：「有幾捲呢？」我就

教他全數擊了來。我妻子問我做什麼。我笑道：不必問。你在這裏看着就是了。我便把那幾捲鈔票理了開來。有幾張新的捏在一邊。許多舊的。也不問他是多少數目。一統捲了兩捲。擊了一盒自來火來。擦着了。擎着一捲鈔票就燒。原來我那妻子老早防備着我的了。一面把那火吹熄了。一面就把那鈔票搶在手裏說：你這人怎麼這樣的。連鈔票都燒起來了。我又急又好笑。就把那鈔票上微生物有礙衛生的話。趕着對他說了。我那妻子笑道：這些話我都知道。人家講究衛生。只有鈔票用舊了。由銀行收回去。重行發出新的來。沒有個人自己捨得燒鈔票的。我道：既講究衛生。就不能惜費。我因為人家提倡衛生。從沒有捨得燒鈔票的。所以我來提倡這個。你知道什麼呢。我那妻子也不同我多說。把些鈔票一總擊了就走。以後再要些他。不肯擊來了。

有一天我想着各式衛生的法兒。我都在那裏實行。只有我住的這所房子。是貧的人家。很陳舊的了。雖然油漆好幾次。不用說微生物了。就是蟲豸為很多的。我想這非大做一做不可。就從我終日住在那裏的一間書房做起。等到夜晚。大家都睡了。我便到廚房裏。把那灶上用的木柴。一個人搬了許多。到書房裏來。堆在書房中間。有三尺多高。又去擊了一瓶火油。潑在木柴上面。預備用火把

柴點着了。把這房着實的燎一燎。能夠把他燒透了最好。不論什麼微生物一准要消滅的了。我在那裏高高興興的用火去點。誰知我那妻子忽然帶了些用人。匆匆忙忙的進來。先把我一把抱住。推到在旁邊榻上坐着。那些用人便把那潑了火油的木柴。七手八腳的搶了出去。我很急的問我妻子道。提倡衛生不是你們認可的麼。怎麼這回事。又攔阻起來了呢。我妻子發急道。這火的事體。能夠弄了頑兒的麼。人說你是瘋子。你還要這樣的瘋鬧。我被他這話慚得反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不用說用火燎了。就真把房子燒了。也沒有什麼要緊。那年鬧時疫。帶活的人還釘到棺材裏去。成片的房子放火燒了。也沒有人說他們是瘋了。怎麼我怎樣就瘋了呢。我那妻子也不同我多說。便叫了兩個用人來伴着我。自己走了出去。不知道做些什麼去了。過了一會又進來。陪着我。我見今天的衛生事業。一定又做不成的了。便脫脫衣服睡我的覺。第二天醒了。見房裏還有兩個用人伴着我。我暗笑他們簡直把我當瘋子看待了。誰知等我洗漱吃東西之後。我那妻子。便帶着幾個親族長輩進來。問了我幾句病的話。就有一位年長的說道。我們商量好了。請你到病院裏去養息幾天。好了再回來。車已預備在門外了。我力辯我沒有病。那些人也不聽。軟勸硬說的。把我送到這病

院裏來了。

那冊子上整齊的就是這幾段事體。後面還有到病院後虐待他的說話，不很成片段，也就沒有記出來的必要了。照這上面所記的，他自己始終沒有承認他是個瘋人。事實上都是認做一個瘋人。在病院裏瘋死了，真也算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呢。

### 先生之髮

離開這裏不遠，有一個村莊，叫做桑海村。因為這桑海村的人家，都是種桑育蠶。到了二三月裏，桑柘遍野，一望皆青，所以叫做桑海村。村上住戶，一共有五百多戶，好算得是最大的村落了。自從那年派了學務委員，下去調查了以後，才知道這五百多住戶裏，却有六百四十餘個學齡兒童。勸學所也覺得沒一只小學堂，不足以鋪張門面，立刻提出了議案，交與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又籌劃了一筆經費，派了一個姓牛的牛先生去開辦。校舍是權把本村的土地堂借用，其餘的桌椅黑板之類，省不得的，便在城裏買了下去。一方面去請了一位助教，一方面又到本村上游說，要叫子弟

入學開學的時候只有三個學生。後來逐漸發達。村裏人也覺得這位牛先生非常圓通。俗不拘禮。常常到小茶館裏吃茶講山海經。或者替人家寫寫粗信。以及春聯之類。牛先生便乘機進言。倒狠爲村人所信任。所以不到三年。那學堂的生徒。如今已有四十三個半了。且慢別種東西。都有一個半個。學生那裏有半個的呢。原來也有個講究。且聽在下道來。

其實說起來。學生真不過四十三個。因爲其中有個學生。家裏養一條黃狗。馴和非常。從小便與小主人玩耍慣的。那年忽然不狠見得到小主人之面。非常疑慮。一天早晨。只矚隨着小主人兀是不離。待到小主人到學堂。他也一路追隨而來。到了學堂。小主人到操場。他也在操場賽跑一會。小主人進教室。他也進教室。坐在小主人桌旁地下。垂耳戢尾。不作聲響。也像學生一般默默的聽講。那些學生們也覺的這條狗狠解人意。散了課總逗着他玩。擲了東西。叫他去銜回來。或者與他比賽奔跑。人狗的感情。却狠融洽。又給他題了一個姓出來。稱他做黃先生。黃先生也嗚嗚的叫着。好似答應的一般。牛先生因爲黃先生的主人。是本村的鄉董。所以另眼相看。格外優待。他蹲在教室裏。也并不驅逐。所以除了四十三個學生之外。却有這半個學生的名詞。

這小學校是單級式的，所以只有一只課堂。只要一個教員。今年牛先生高就了城裏小學校的校長。那助教知道勢力範圍的真諦，自己站不住腳，也就連帶辭職而去。却換了一個姓馬的馬先生來了。馬先生想一古腦兒，只有四十元一月的經常費，請了助教，自己所入太微，所以決定主意，一個人獨挺，並不聘請助教。連本來的校役也辭去不僱。這四十塊錢，方始完全到腰。他有些迷信，揀了一個黃道吉日，行了開學禮。今天是開課了，他狠熱心，天還沒亮足，就從床上一骨碌起身，弄一盆冷水，洗過了臉，在床邊的桌子上，一只鑄洋鐵罐內，拿出兩個麻餅，充一充飢。這是他昨天在城裏，特地買得來，以備不時之需的。因為省得買點心，權且拿來吃了。吃過了以後，便提了一柄雞毛帚，到課堂裏劈劈拍拍的一陣子，敲拂拭夜來鼠子爬上的灰塵。地上是昨夜已經掃過，所以不用再掃。他又把桌椅排排端整，四面觀察了一陣，覺得清潔整肅，毫無瑕點了。才把袋裏吃剩的一枝大英牌香烟，掏了出來，燃火坐了吸着。一邊細細的思量，可有怎麼應該預備的事情。如教材訓話之類，却又昨天早已預備完全，足敷一日之用，不用再預備了。不過今天是第一天上課，做教員的威儀，却要注意的。否則學生們要投拍羅，四十幾個孩子囂囂起來，鈔不容易制壓的。想到這裏，便

把香煙用兩隻指頭捏熄了，仍舊藏在袋裏。走進去把一面小鏡子照了一照，領上的鈕子沒扣上，順手更扣了起來。大襟拉一拉正，又把眉毛撫了幾撫，扮了幾回嘴臉，自覺儀態方正，道貌儼然，忽見頭髮有些蓬亂，便尋出一只小木梳，慢慢梳了幾梳，頭路分得狠清。他梳的時候，非常留神，一根髮總沒梳下來。他想這髮的代價很大，不能不留神的。不知道要幾個月省儉，才積得下這髮的代價呢。我要是沒有這髮，豈不形穢，一定要被學生們嘲笑，并且教令不行，師資墮地。我的教員，就不能做常下去。那麼髮的代價就積不起來，不能償還別人。馬先生又想我做教員，應當顧念髮之代價，勤儉持事。

一會兒，學生都陸陸續續的來了。馬先生走到操場上去，忽然瞧見一只黃狗在那裏賽跑。他想這狗一定是鄰居們的，否則就是野狗了。學堂裏是沒養着狗的，移交冊子上，也并没黃狗一條的字樣。那狗又肥又大，毛水一標純粹，決不是野狗，一定是鄰居們的。可是操場上有了條狗，委直不成樣子。撒了狗矢，一定要掃。這掃的責任，可不是我馬先的身背上事麼。他想到這裏，便要上去驅逐。可是時鐘上却又鏗鏘的打了九下。馬先生只得捨掉了黃狗，跑進課堂，把一只小鐵鈴，鏗鏘鏘

瓏的搖着。那些學生便在操場排了隊伍。由上學期的級長督率着魚貫般的進課堂而來。各人依着位次坐定。級長又喊着「一二三」學生便立起來向馬先生行了一個鞠躬禮。馬先生便照了點名冊。張三李四點了一遍。居然一個也沒缺課。馬先生心裏狠歡喜。重又向學生們一個個瞧了一遍。那課堂門相近的一個學生。叫李綱。便是本村鄉董之子。但馬先生並不知道。只覺李綱比較別的學生們生來皮膚白淨些。五官也端整些。並且衣服也整潔些。真似玉樹臨風。鶴立雞羣差不多。馬先生便涉了一會遐想。課堂裏靜悄悄。一無聲息。忽然在李綱桌子底下。起了兩個嚏聲。馬先生奇怪極了。他想嚏聲怎的出在桌子底下呢。留神一瞧。却又見了一條黃尾。正在那裏搖動不已。馬先生有些近視。還以為李綱拿的雞毛帚玩裏。便正色道。李綱。你拿着雞毛帚做什麼。李綱道。我沒玩雞毛帚啊。馬先生道。我明明瞧見你玩着。跌在桌下的。還敢抵賴麼。李綱道。委直沒有。先生不信。請來搜查。馬先生道。搜給你瞧。你還嘴硬不成。說着怒冲冲的走過來。俯下身子去。却不道是隻黃狗。便是同學們呼他做黃先生的。黃先生見是個生人。并且來勢汹汹。以為是打他。他為防讒起見。便嗚嗚的叫起來了。却把馬先生嚇了一跳。縮手不及。倒退了兩步。全堂的學生不禁哈哈的笑騰起。

來。馬先生老羞成怒，一面吆喝着學生道：「不准笑。這個沒什麼可笑啊。課堂裏要整肅，要莊嚴。一面却問道：這條黃狗是誰的？怎的狗跟了人進來呢？」李綱道：「狗是學生的。」馬先生操着破毛竹管的聲音道：「爲什麼帶他進來？你不懂校規麼？」李綱道：「學生在校已讀了兩年了，狼懂校規。在牛先生手裏，並沒犯過規則。」馬先生格外的怒道：「那麼爲什麼把黃狗帶到課堂裏來？」李綱道：「狗腳生在他肚下，他自己跟進來的，並非學生帶進來的。」譬如先生養了狗，他自己跟了來，先生也奈何他不得啊。況且校規上也沒注明不准狗做旁聽生啊。」馬先生道：「你人雖小說話却狠凶，你可知挺撞師長，便是犯規麼？」李綱道：「牛先生在這裏，他也狠喜歡這狗的。」馬先生你怎的不愛這個？先生要是喜歡，我便送與先生。」馬先生道：「胡說。如今姑念你初犯，饒你一次，快把他驅逐出去。我們要上課了。」李綱究竟敵不過馬先生的威權，只得快快的把黃先生吆喝出去。可是黃先生仍依戀着小主人，不肯從命。李綱沒法，只得抱了他出去，把門砰的關上。那黃先生却在門外，嗚嗚的亂叫，又把前爪抓着門，兀自吵着要進來。學生們又忍不住笑了。馬先生又發着一陣子怒，嚇得學生個個噤若寒蟬，不敢作聲。誰知門又開了，走進來的仍是個學生，大約只有八歲模樣，挾着書包進來，向馬先生

鞠了一個躬，不防苗先生又乘虛而入，馬先生倒呆了。他想剛才點名，明明一個不缺，怎的忽又來了一個學生？難道是今天初上學的麼？再不然一定是遲到的了。馬先生便問這小學生道：「你叫什麼名字？」小學生道：「我叫張國寶。」馬先生道：「你怎的來得這遲？你一定是今天新來的麼？」張國寶道：「我是老學生，不是新學生。」馬先生道：「怎的點名簿上沒你名字呢？」張國寶道：「大約先生抄寫的時候漏掉了。」馬先生想不到小小一個孩子，說話很兇，不禁臉上紅了一紅，却又怒道：「胡說！快些關門，一會兒又說道：「怎不就關門，快些趕他出去。」張國寶究竟年幼，以為先生要趕他出去，呀的一聲哭道：「我不過遲到了幾分鐘，並沒脫課，怎的先生要把我斥退呢？從前牛先生在這裏，狠喜歡我，沒一天不是遲到的，就是缺了一點鐘課，他也不扣分數的。我回去告訴爹爹，馬先生又惱又氣，仍喝道：「不准哭，你自己把狗放了進來，不知道趕他出去，倒自己哭麼？」說着，馬先生便自己走下講台，來趕黃先生，却不先開了門。那黃先生又老實不客氣，委直不肯走。馬先生便提起腳來亂跌黃先生，本想奪門而出，不料課堂門關得狠緊，他便在課堂裏亂竄。馬先生在後面追着，追得急了，馬先生有些頭眩，教留神地上，不知那一個學生吐一堆濃痰，馬先生剛剛踏在上面，一滑，頓時馬仰人翻，學生

哄堂大笑。那黃先生以爲是大難臨頭，格外害怕，便拚命的竄着，便把預備給值日生拂拭桌椅的鉛桶冷水撞翻，潑得黃先生滿身是水。課堂裏頓時洪水汎濫，學生又哄堂大笑。馬先生從水汪裏爬起來，依舊怒喝着，一時人狗之聲，和着鉛桶倒翻的聲音，雜然並作。

馬先生跌下去的時候，兩手捧住了頭髮，所以跌下去，臉上鼻子上狼吃苦，待後爬起來，臉上沾着泥水，好像鬼魅一般。馬先生連忙在袋裏掏出一塊手巾，一面小鏡子照着，細細拂拭乾淨。可是那條手巾却髒得不成模樣。他又掏出一只小木梳，把頭髮梳了幾梳，引得學生們個個奇慄。男先生身上怎的帶着女人用的東西呢。

那黃先生撞翻了鉛桶，格外的着急，在課堂裏嗚嗚亂叫。馬先生重整旗鼓，又與黃先生交戰。黃先生依舊敗退，一路的逃着，猛不防一首撞在鉛桶裏面，頓覺面前一黑，不辨路徑。馬先生想這才該死了，剛想刺上去用盡平生之力踢一脚，誰知馬先生的腳剛提起來，黃先生忽然換了一個方向，反守爲攻，橫衝直撞的過來。那只鉛桶恰巧撞在馬先生的膝蓋上，其痛無比。可是又不好喊痛，只得在學生面前裝好漢。那些學生們反暗暗笑道：人却不如一狗。這時李綱早已把門開直，黃先生

既得勝，便一溜烟的出門去了。馬先生痛定思痛，又受痛楚，又是慚愧，又是玷污了衣服手巾，都爲了這只狗，便遷怒到李綱身上去，把他臭罵了一頓，說要記三大過，還要告訴他老子。李綱想，「好，你若不愛在桑海村做教員也罷，否則就請免開尊口爲是。」那些同學，雖都是孩子，可是這種心理，說也奇怪，都是如此。其中有幾個嘴快的，故意和馬先生講話，說給他聽。馬先生才知道黃先生的主人，便在這村上的小皇帝鄉董先生，早知如此，那裏敢開罪於黃先生呢。俗語說「打狗要看主人面。」如今閣下這大禍，自己飯碗，怕就要搖動了。還是下午散了課，就自到李家道歉去罷。這時鐘上已鐵鏢的敲了十下，不能再上課。第二課第三課總算上了一課唱歌，一課體操，便放飯了。馬先生在上課的時候，總暗暗對了黑板，掏出鏡子照照梳梳。馬先生的髮，真可算得寶貴無比。愛髮若命了。

馬先生趕狗趕得乏了，懶得到飯店裏吃飯，又把洋鐵罐裏的麻餅，用茶喝着，一氣吃了四個。他想學生們去吃飯，至少要有半個鐘頭，自己又因早起之故，非常疲倦，落得乘此打一個中覺，振作精神。下半年可以好好上課。他打定主意，便躺在床上，伸直腿，舒服了一陣子，剛有些迷迷糊糊，要想

睡着。忽然想及萬一睡熟。學生來了。豈不笑話。今天還是第一天上課。應當格外勤懇。才是。想到這裏。只得竭力掙開兩只倦眼。一骨碌爬了起來。在外面踱了幾個方步。又覺得精神非常委頓。便走到課堂裏去坐下休息。誰知竟伏在桌子上睡熟了。鼾聲如雷。黑甜如蜜。學生們一個個吃了飯來。他也沒有知道。學生們竊竊私議道。先生趕狗太辛苦。並且三世沒睡過。所以在這裏打中覺呢。一個學生道。怕是跌中了。不知可有氣息。沒有說着便要去看。一個學生道。你跌了。你不聽他鼾聲如雷。怎的會死呢。那個學生又道。那麼吃中飯的時候。一定喝了許多燒酒。喝醉了。又一個學生道。也許是的。這時李綱剛吃了飯來。他見課堂門口黑壓壓擠滿了人。不知又出了何事。連忙奔上去看。問是什麼事。大家見他奔來。便向他搖手。叫他不要聲張。李綱道。吾道是什麼。原來是打中覺。真是朽木不可彫也。大家不明白這個意思。便問他怎生解說。李綱道。從前孔夫子有個學生。叫做宰予。他生性很懶。喜歡打中覺。後來被孔夫子知道了。罵了他一頓。說他是段爛木頭。不能做東西了。朽木就是爛木頭。其實就是罵他。『不成個東西』罷了。此典出在論語上面。李綱說到這裏。大家又問他。怎叫做論語。李綱道。我也是從爹爹那裏聽得來的。不狠知道底細。大約是一本書的名目。

大家聽了又說道：「書本之中，只有國文歷史地理修身算學等書，沒有這論語的，你一定是騙我們。」李綱道：「我並非欺騙你們，真有這本書的，有一個聰明學生又說道：『我們讀的國文，都是白話，譬如你剛才所出的話，照我們的國文做起來，就是「幸子打中覺孔老夫子罵道你這不成器的東西啊」，我想一定是這個樣子，從來也沒得「朽木不可彫也」的文法，我讀了三年國文，也沒見過一個「也」字如此用法的，我們用起「也」字來，總放在一句的上面，或者中間，譬如說「先生不可打中覺，也不可趕狗」，或者說「先生既要趕狗，却也不要不許學生帶狗進來」，我們的「也」便是這樣用法的。」李綱道：「那個用在句末的「也」字，是文言，用白話解釋起來，就是「啊」字，從前古人讀的都是文言，你們沒讀過，所以不懂。」大家又道：「你不是古人，怎懂得呢？」李綱道：「我爹爹都懂得，他講給我聽的。」那聰明的學生又道：「怪不得你侃侃而談，我還當你是仙人呢。」李綱道：「我們走罷。」鬧醒了他，又要發脾氣了。一個學生道：「你們瞧啊，先生的頭髮，怎生得這般美麗，不是又黑又亮麼？」一個學生道：「這個先生，說不定女扮男裝的呢。」一個學生道：「胡說，你不瞧他頭髮短，挑着西式髮麼？女的頭髮，都是狠長的啊。」那個學生又道：「你又獸了，如今上海女人剪了頭髮，也與男人一樣。」

很多很多咧。大家又道：我們沒到過上海，却沒見過。不知你是虛話，還是實話。說不定你見的是尼姑咧。李綱道：走罷。有話到操場上去說罷。大家才一哄而散。到操場上去踢球了。課堂中馬先生依舊鼾聲如雷。

他們踢球狠起勁，猛不防操場的半牆是亂磚砌着的，忽然豁朗朗的坍了半截。大家奔避得快，都沒壓着。誰知有一個怪物從牆外高阜上跳了進來。大家倒吃了一驚。定神一看，原來還是黃先生。大家想起前情，不禁又哈哈大笑了一陣。黃先生搖頭擺尾也隨着學生們，追了一陣子球。忽然不見了。大家也不在意。忙把球一脚跌到了課堂裏去。大家才面面相覷，不敢去拿。獨有張國寶自告奮勇，要去拾球。有人勸他道：你不要去罷。先生恨你呢。你去拾球，他恰巧醒回來，你就不造化。輕則罵一頓，重則關夜學。你何苦呢。張國寶道：我怕他做甚。說着便躡手躡腳輕輕的走了進去。大家都狠替他担憂。誰知不一會兒，張國寶果然捧了球出來。臉上嚇得紅漲如肺。兩個小眼睛，也掙得滾圓。顫顫的說道：不好了，不……不……不好了。大家見他捧了球出來，都以為是凱旋而歸。却見他如此，便圍攏來問他什麼事不好了。張國寶又氣喘吁吁的指着課堂道：先生……先生的頭……不

見了。大家都嚇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李綱又問道。可是真的麼。好端端睡在那裏。怎的被人謀害了呢。張國寶定了一回神。才說道。我嚇昏了。沒說清楚。並非先生的頭不見。乃先生的頭髮沒有了。李綱道。咦。這個更奇了。怎的頭髮沒得了呢。難道火燒去了麼。張國寶道。是呢。所以我嚇昏了。我進去拾球的時候。倒沒留神。待了拾在手裏出來。留神向先生一瞧。誰知先生依舊睡熟在那裏。頭上的髮。却一根也沒有了。只見光禿禿的頭。又白又亮。好像一個白泥罐兒的底。向了天一般的。你們想嚇不嚇人呢。大家都是驚奇非常道。我們去瞧個分明。說着大家又一擁到課堂。屏息走在門口。探頭張惱的瞧了一陣。果然見馬先生頭頂上。牛山濯濯。一毛不拔。再一看。却在桌子腳邊有一個毛茸茸的東西。仔細一瞧。原來就是馬先生的頭髮。大家才恍然大悟。馬先生是沒有頭髮的。瘋禿。他又黑又亮的頭髮。是截着西洋人做的假髮套。所以他非常寶貴。一刻兒便梳梳掠掠。趕狗跌交的時候。情願臉上吃苦。兩手捧着頭不放。就是防髮套跌下來呢。如今一定是睡熟了。跌下來的。所以在這桌子腳旁。

正在這時。黃先生也忽然光降了。大家也沒留神。竟被他擠了進去。瞧見了假髮。便啣在嘴裏。回轉

身來。如飛的奔出課堂。大家才見了。便在後面趕上。到得操場。黃先生蹲在牆角裏玩弄這個。被他橫玩豎玩。嘴裏咬咬。腳裏爪爪。壳上的髮。已脫落了一半。真不成個東西了。大家又拍手笑道。馬先生的髮可惜。大家又趕上去要搶。誰知狗性狠靈。機警非常。又一溜烟逃了。一個學生道。不行不行。照這樣趕他。一世也趕不着的。還是讓李綱一個人上去。或者不逃呢。李綱道。是啊。還是讓我一個人上去捉他罷。說着就躡手躡足。抄黃先生的後路上去。誰知只差兩步路。又被黃先生覺得。明知小主人此遭。必爲這毛物而來。他便立起身來。飛也似的跑了。跑到坍塌的旁邊。向前一聳。便跳到牆外的高埠上去了。李綱道。好得馬先生自己貪睡。掉下這東西。被黃先生銜去的。不干我們的事。由他去罷。大家才不更追黃先生。回到課堂裏去。誰知馬先生已醒了。頭上已戴着一只銅盆帽。這帽寬大非常。連耳朵眉毛都一起戴進在裏面。原來馬先生的帽子。本不嫌大。却因沒有了假髮。所以大得非常。馬先生見學生們進來。又羞又恨。怒冲冲的問道。誰到課堂裏來過的。大家都不作聲。馬先生又憤憤道。你們不說。一定是串通了。把我的假髮藏在什麼地方。究竟誰做的惡劇。快自認出來。可以饒這一遭。否則我一定不答應。大家又不作聲。馬先生格外怒道。你們不說麼。全堂記大

「過張國寶這才開口道：先生睡熟了，假髮掉在地下，黃先生拾去了馬先生道：誰是黃先生，張國寶道：就是早晨這只黃狗。馬先生一聽，氣得臉都發青，氣咻咻的說道：這狗是李綱的麼？李綱道：是我爹爹養的。馬先生一聽，立刻塞住了嘴，不敢再說下去。李綱又道：三點半鐘，我爹爹要來參觀咧。馬先生道：真的麼？李綱道：怎麼不真？馬先生一瞧鐘上，三點鐘已敲過，急急忙忙便在桌子上提起鈴來，豁郎豁郎的搖着嘴裏喊道：上課了，快些排班去罷。」

\*

\*

\*

\*

\*

這是年假始業的一回事……到了春假始業，馬先生不知怎的，不來教授了……又是牛先生與那助教來了……黃先生依舊陪着他小主人聽講……桑海村小學校的學生又添了十個，一共有五十三個半。

## 第一神相

北京西河沿中間，有一片大旅館，樓上第三十號房門外，懸着一面一尺二寸長的招牌，是

第一神相談必中

這一天午後，談必中正在房內吸鴉片，忽聽有人叩房門，是茶房的聲音，問道：

「談先生在家麼，有客人來了。」

談必中知道是生意上門，連忙答應一聲，一骨碌爬起來，撲的一口，先把烟燈吹滅了，將烟盤端起，藏在牀下，然後開房門，却早見一位肥頭大耳，年約四十上下的體面客人，走了進來，談必中一面請客坐下，一面，吩咐茶房添茶，又請教那客人的貴姓，台甫。

客人答：「馬空羣。」

談必中知道他便是前晚來的住在二十五號那位客人了，又問：「貴處。」

馬答：「江甯。」

談必中說：「好地方，好地方。」

馬謙遜了一句，便說出要請教相法的意思來。

談必中請馬把帽子除了，用手在他的頭上捏了幾下，然後又細細的端詳了一會兒，方說道：

『據閣下的骨相，是文武兼全，富貴不可言，但我却是向來不肯恭維人的，祇好據實直說，請閣下休得見怪。』

馬空羣聽他的富貴不可言一句話，已是放心了，當下便說：『祇管請先生實說，不必客氣。』

談續說道：『就五官而論，一官管十年的氣運，閣下兩耳垂輪，當然家產不少，祇可惜雙眉濃而低，未免壓運，天庭也少開闊，這是美中不足，恐怕不能早發達……但是一交眼運，必然得意，祇是還恐不能長久，請問閣下貴甲子。』

馬答：『三十七歲』

談必中又說：『閣下眼光浮動，迷祿，俗稱色眼，主多婦女相愛慕，此在命中，謂之桃花運……』

馬笑道：『先生真高明，不瞞先生說，我就是這件毛病不好，前天到此地，跟朋友到班子中挑了一個人，當天便有留我的意……但這些事，都不要緊，祇請教看看我官星旺不旺，所謀成不成。』

談必中得了口風，便說：『據閣下眼運而論，雖犯桃花，正是好運，目下正是由否入泰，漸入佳境，圖謀必然成就，況且氣色油亮中，透着紅色，這種紅色，三天後，必然格外透明，便是成功之日，此後走』

入鼻運。準可發財。至少總在二百萬以上。晚年境遇最好。一直交過花甲。至六十六歲。那歲該洗手歇息了。』

馬明白是說他六十六歲便要死了。也不再問。正要掏錢。忽然又問。『請問先生。將來我可能有兒子嗎？』

談必中聽了。正色說。『閣下得子。須在晚年……』

馬空羣着急說。『那不是來不及了嗎？』

談必中說。『也不至過晚。總在四十以後。准有兩子送終。』

馬空羣放了心。掏出兩元相送。那相士再三不肯要。說。『尊相是要發二百萬以上財的。無論如何。非一百元不可。他年不驗。我必加十倍奉還千元。』馬空羣添來添去。祇得給了二十元。談必中方纔收了。還說。『如果尊事成了。須得大大的請請我。』馬空羣一面笑着答應。告辭。自回房去。談必中把片元鈔票收起。從牀下取出烟具。依舊吸烟。

當晚十二時後。忽然又有一位瘦長身子。蓄着八字鬚的人。來叩談先生的房門。問。『睡了麼？』

讓一聽。辨是住在三十二號的那位楊小東的聲音。連忙應道：「沒有睡。」說着把門開了。

楊小東進了房。兩盞三步。跨到牀上。向烟燈旁躺下。談必中把門帶上。也與楊對面躺下。問道：「今天回來得早啊。」

小東道：「今天祇和我們本家八爺兩個人。在春華樓小吃吃完了。打了一個茶圍。就回來了。」

談必中問：「啊。你們八爺沒提那件事嗎。有消息沒有。」

小東說：「我正要再請你給我瞧瞧氣色。到底能成不成。今天八爺對我說。有一個姓馬的。南京人。是個回子。和那邊的師長督軍。都有關係。也來謀這件事。是前天到的。所以我這一邊。格外要趕快進行方好。而並且價錢是絲毫不能讓。幸虧那姓高的。他仗着勢力面子。不肯出大價。所以我還有希望。祇要命令一出。就不怕了。至于將來到任時。怕有麻煩。再托張五爺那邊。去一封信。疎通疎通。或者先另外送一份禮去。也可以不生問題了。但是我心中却很着急。怕的萬一不成。豈非前功盡棄。耽擱日子。花錢。都是小事。吃人家笑話。況且機會一錯過。又不知得等幾個月。所以再請你給我看看氣色。到底怎麼樣。能成不能成。」

談必中聽畢心中明白。和他競爭這個缺的人，必是日闢來相面的馬空羣。理不便說破。纔一邊纏着烟，一邊用眼瞞着小東的臉上，說道：『我上次不是說過，你事可望成，但防有陰人播弄嗎？正應在這話了，但是有解。』因用烟籤子向小東眼下指畫道：『這一條白氣，直冲鬢角，必可化解一切危難。你不必着急，放心大胆，祇願托你們八爺去進行，花錢時却不可吝惜，一定成功，都包在我的身上。』

小東聽了笑道：『你真敢包成功嗎？』

談必中此時正含着烟槍，呼呼的吸着，暫不答言。一口氣吸完了，方說：『怎的不敢包呢？祇要小翁你不忘記上次所談，把我帶去的話，我就敢寫保票。』

小東說：『那是容易，祇要成功，一定帶你去，並且除了第一分局之外，你隨便要那一個分局，一定可以給你。』談必中笑道：『我就預先謝委了，我早已算就，我今年必該遇見貴人提攜，我一見小翁，就彷彿宿識一般，這也是一種緣分……』說着，已是燒好第二口烟了，裝在斗上，把槍嘴送到小東唇邊，小東也不推辭，便呼呼的吸起來。

當下二人越談越密，不必細述。

又過了幾天，政府公報上某省權運局的命令發表了，却是楊小東住在那旅館二十五號的馬空羣，白興頭一場，祇得搬走了。三十二號的楊小東，却爲高興，先替談必中登報揄揚，說他「預知未來，賽過活神仙」，並且又替他拉了許多求教相法的人來。

這時候，談必中的身價不同從前了，又在三十號房間隔壁，打通了一間，作爲臥室吸烟之所，凡有來求相的，須先掛號，在外室坐候，每相十元起碼，若遇闊客，一百元、二百元，也不算希奇。小東因爲他不願一同前去，也知道他的生意，已經非比從前了。進項比一個二等分局局長高得多，便給他一個掛名的顧問，每月致送二百元的夫馬費。至今北京西河沿那引旅館門首，還掛着一招牌，是

（第一神相談必中）

筆生花

海上幾家風行的報紙，都登着一則廣告。

碧珊樓主人賣文例

傳單 每百字一元 不滿百字者亦以百字論

書信 每件五角 契據面議

招貼 同傳單

隔日取件 潤資先惠

大家見了狠爲詫奇。那些大文豪小說家。總是把壽序墓誌做大眉目。就是沒有人來請教。何妨列在上面。戴個虛幌。爲甚這樣胆小如鼷。不敢吹牛呢。並且傳單和招貼。大概左右鄰舍。總有失館的先生。不第的秀士。自命隱君子的。可以央求大筆一揮。就是印刷所裏校對師爺。大概也可以勝任愉快。誰來特地請求非錢不行的名士呢。原來那位碧珊樓主人。是住在閩北百剛里第五十三號半的樓下。他因着樓上住的是一位新文學者。瞧他的生涯很好。因此也聊以解嘲。特地取個樓字的。若是拘文牽義起來。便有些討論了。他從小受過十五年螢窗教育。『就中幾個聰明者。一日三行讀大庸』他也是幾個中間的一個。到了光復以後。鄉村間無意弦歌。他就脫離了冷板檯的關

係心想這時候正是大丈夫立功揚名的機會，只差沒有吹灰縛雞之力，怎便投筆從戎呢？後來聽得人家說，上海是黃金世界，只要有一技之長，便好衣食無憂，他自量一筆寫算，雖不精通，也還可以應酬，因此把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遷移到上海，他見着那些里巷的門口，長短大小，貼滿了招牌，什麼「函授學校」哩，「速成科」哩，「研究會」哩，「傳習所」哩，五花八門，一時也不易明白，他順便走進一所「國學社」裏去，見是方方一間，只橫了一張書桌，坐着一位垂辮的老者，在那裏看報，他走進屋子，打個問訊，老者抬頭看了一眼，沒精打采的說：「這裏是遷從改文章的。」他聽了，明白了大半，也不去多擾，這一回却引起他的靈思來，便在自己住屋門口，貼了一條紅紙，上面寫着「惜陰書館」四個大字，約略收拾收拾，布置了兩個桌子，八個櫈，過了兩天，居然有五七個齷齪頭皮的孩子來面從，每月學費，很是參差，也有五角小洋的，也有八百大錢的，拼湊湊，有六七塊錢一月，師母再承攬幾家洗衣和縫紉，兩口子狼足以敷衍了，但是也不過得個溫飽，却沒有什麼大利可圖，有一天，間壁一家公館式的住宅，走失了一隻貓，因着是女主人三姨太太心愛之物，一時找尋不到，便想寫個招貼，懸了賞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一定的，但是這個招

貼狼難着筆。因爲貓的形狀大同小異。自己又不能說話。儘許偵探巡捕。腦筋敏銳。也無從去察訪。盤詰。知道貼鄰碧珊先生。教着許多學生。一定是飽學。因此便把這個難題目送過來。另外送了一塊大洋。作爲潤筆。立刻要請法揮。先生見了特別大主顧光臨。自然高興。磨得墨濃。吮得筆飽。一壁聽着。一壁寫下去。毛片顏色大小高低雌雄。一棒棒寫得清清楚楚。詳詳細細。不到一個禮拜。果然物歸原主。三姨太又送些果品什物來謝勞。那位三姨太交際很廣。偶然閒談。說起這回事。那些太太奶奶們。都嘖嘖稱道先生的文筆。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比登報的效力更大。從此有的婢女捲逃。有的車夫失蹤。都要來請先生起草。雖是請了西席。却不甚信任。後來索性連幽期密約的信。求子求財的籤訣。也要來請先生解釋。或是代寫。因此碧珊先生。今非昔比。生涯大好。他的妻子見着良人得意。便也辭去了傭工式的服務。也要啣着強盜牌香烟。往遊戲場逛去了。過了一年。師母對先生說。教書很是辛苦。一天到晚。提高了喉嚨。打起調門。天地元真。趙錢孫李的亂嚷。有時還要爆大眼珠。拉起界尺。覺得太傷元氣。有礙衛生。不如謝絕了。專門幹那筆墨的事兒罷。先生說也好。橫豎我在閩北。雖不能稱名士。却也可以充個作家。上海人的心理。也有些瞧破了。非是大搖大鼓。便

沒有人來顧問的。但是過分大吹特吹，失了真相，也狠危險。躊躇再四，纔想定了主意，專做小買賣。也有大希望的，因此報紙上面，便發現了可怪的廣告了。

他的樓上，單住着一位新文學家。和樓下的先生，宗旨大大的反對。搬進來的時候，見着先生那種十七世紀教授法，狠不爲然。有時他做了一篇歐化的語體文，故意來就正先生，那養生自出母胎，從來沒有見過那些符號。他說別的，且不要去論他。一篇文章，爲什麼旁邊要加了許多田雞扇哩。耳朵哩，棍槌哩，亂七八糟，看了頭痛。新文學家費了一點鐘的時光，給他說明，他只是搖頭。新文學家氣極了，便說我有一句話，請你寫出來。若是不用白話文體，不用新符號，你老先生可以寫得神氣宛然麼。先生說，你說你說。新文學家便說，是

『怎麼一回事呢？』

先生不加思索，便說寫做

『何事乎？』

新文學家嗤的笑起來，連說腐敗腐敗。正在爭執，碧珊先生的夫人，却從裏面趕出來，對着新文學

家說。先生不要來責難我家先生。可是賣能給誰看。我也要請教你些呢。前天一家來。請我家先生寫個回禮錢買帖子的契據。我家先生足足想了半天。寫過了六七張桑皮紙。好容易寫得一字不錯的給他。若是請你先生寫。恐怕到現在還沒有寫成呢。新文學家聽了。知道他們倆頑固不化。蠻而無理。也不和他們一般見識。氣憤憤的還到他的寫字檯邊幹他的白話生活了。從此兩下便生了芥蒂。他取的一個樓字。也有深意。以為這幢樓的主權。在文字上却被我取得了。他也只能生活在我的主權之下。算是征服的意思。這句話是他和他的夫人說的。他的夫人狠是贊成。有時也要講給看巷門的王老太婆聽。王老太婆似乎偏袒碧珊先生。或者因其妻以及其夫呢。

社會上千奇百怪的變化。都可以筆墨形容出來。只是千奇百怪的說話。有時竟要攔筆寫不出來。碧珊先生自從登了賣文的廣告。有許多七曲八繞的文章來請他做。那來的人說話全沒分寸。全沒次序。不是先生本領高。竟有些兒難以下筆。有時節他的夫人在旁邊。因着思想程度。相差不遠。狠可以聽得明白。有一天來了一位賣油炸膾的郭孝婆。爲着有個兒子。在吳淞水產學校裏充當校僕。前幾天寫信來說。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鄉下姑娘。願意嫁他。是當門房的王伯伯做媒。問他的

母親合意不合意。郭孝婆得了這個信，便湊齊了一百大錢，先向師母疏通，格外放盤，替他回信去。碧珊先生因看夫人的情面，只得通融答應下來。郭孝婆當時還沒有打定主見，一面說，一面還要和師母商量。此唯彼諾，先生一些沒有把握。後來請他從頭至尾說過一遍，覺得略略明白些，只是仍舊不成文理，怎樣下筆。郭孝婆說：

阿官呀，你年紀雖是大了，應該討老婆，不知道討了老婆，是要給他吃，給他穿，生了兒子，更是要吃，要穿，你兩隻手，怎樣找得到許多錢呢？依你娘的意思，還是多積了幾年，有了三四畝荒田，好給你老婆去種着，也收了九升八合的米，半斤八兩的柴，省得坐吃山空呢。咳，你娘每天從清早起來，滿街亂喊，只賺得二百多錢，又要吃喝，又要住宿，又要穿衣，吃的苦也夠了，你却一些沒有孝敬，却在那裏想歪念兒，真是豈有此理。

碧珊先生起初還翻了一本寫信不求人，照着「我兒知悉」寫下去。聽到他拉拉雜雜，聲色俱厲的一番訓詞，却一句也換不來文字。師母却點頭竄腦，表示明白。先生便請師母替他逐句細說，又要慢，又要清楚，足足寫了三個鐘頭，總算完卷。郭孝婆還要找上一句話，說是

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滾你媽的臭鴨蛋，永世不要來見我。

糟了糟了，這幾句話，竟翻遍詞源類聚，也找不到雅馴的字兒來，只得把筆在紙上寫了月日，算是已經寫上了，實在却一點也沒有點，一畫也沒有畫呢。這一次師母很有功績，先生竟拜倒在黑紗裙下了。因此師母也分沾了先生的筆潤。天天要出門去散散，後來却合了幾個女朋友，又麻雀了。先生在惜陰書館裏恭候主顧，一步也不敢走開，恐怕失了交易。誰知他辛辛苦苦掙下來的錢，却逐漸經他夫人的手，奉還別人。起初還在鼓裏，過了幾個禮拜，便有些風吹草動的消息，傳到先生耳邊，只是不好阻止。一則他心思靈動，父際廣闊，有些主顧，都是他介紹來的，若是失了他的興，也不是超德的正義。二則他已辛苦了半世，如今手頭稍裕，自然應當讓他自在些，因此只得聽其自然。日間分外多招攬些東西，不問多少，只要有錢，就做，也不管他的潤格所定的價怎樣。無論三折四折，都肯應酬，幾乎忙。要把腳幫攆起來，幫助寫着，但是碧珊夫人也是忙得不可開交，把丈夫掙來的運出去，沒個停息。到了年底，還有許多香烟帳、茶食帳、零星星積少成多，一時竟窮於應付了。過了新年，只得登個廣告。

壬戌年起碧珊樓主人賣文加價

不知道加價以後，他的生涯如何，但聽得他的夫人，又麻雀的底碼也加價了。

### 二三張過時的賀年片

馬美春是一個文人，他平日在社會上頗有些小小的聲名，交際却也很廣，單論新年時節的賀年片，每年至少也要印上好幾百份，從陽歷新年到陰歷新年，這一個多月中間，陸陸續續的向外發出去，便是郵費也花得不少咧。

他的賀年片，分着三種階級，第一種五彩精印，非常美麗，是預備寄給那些闊老的，第二種，是很光潔的大卡片，上面印着紅字，也頗鮮明動目，這是寄給那些同等朋友和尋常親戚的，第三種，祇是些小卡片，紙質也很粗劣，上面隨便印着幾個鉛字，簡直沒有什麼色彩，這是寄給他地位較低的那些人的，講到他收進來的賀年片，也分着三種待遇，特等的便聚在一起，用着很精緻的鏡架裝了起來，掛在客堂裏面，一者也可以算是一件特別裝飾品，二者賓客往來，教大家看看，顯

着自己身分高。場面大。有這許多闊人。和他結交。次等的祇亂插在一隻信插裏面。那便是些無榮無辱的人物了。至於第三等。收到以後。略一過目。老實不客氣。便往字籠裏一摺。那字籠裏面的角兒。在他眼光中看起來。當然是沒有向他賀年的資格了。

他雖然定了這樣一個例。却苦於每年所接受的賀年片。能列入特等的。實在還是最少數。一個小鏡架裏面。往往裝不滿。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一樁事情了。不過他去年陰歷年底。倒很得意。因為他所收受的賀年片中間。竟有兩張令他喜出望外的。這兩張賀年片。又是誰寄給他的呢。一個是當地聲勢最盛的大紳士李叔通。一個是豔名久噪的女伶綠珠。他平日和李叔通既沒交情。便是和綠珠。除得在看戲的時候。可以細細領略他色藝以外。也從無接近的機會。這回忽然受着他們先施之惠。自然是喜出望外了。他接到了這兩張賀年片的時候。已在夜間了。便就燈下仔細端詳了好久。纔恭恭敬敬的裝入鏡架裏去。一面又暗自尋思。他們既然有賀年片給我。我自然要趕快每人回他一張。纔是道理。當下便將他所預備的第一種賀年片。取了出來。想揀兩張最好的。他的賀年片印得雖多。至於第一種上等的。統共也不過幾十張。這幾十張賀年片。既然是一個版子。

上印出來的。本來也無所謂好壞。但是他這時候已作了一個必須選擇的心理。於是就覺得看來看去。這張也不合意。那張也不出色。足足揀了一個多鐘頭。纔選定了兩張。將其餘的一齊收好了。便提起筆來。就在這選定的兩張上面。填上名號。忽又轉念一思。在燈下寫字。也許眼光不準。寫得不好。不如擱着明天。早上再寫罷。於是又將這兩張賀年片。用紙包好了。放在書案上。用鎮紙壓好。纔去睡覺。

明天早上。他起身得略遲了些。他的妻子便告訴他道。適纔又從郵局裏寄來一張賀年片。我一瞧。却是你三年前的舊。生童健行的。美春慢吞吞地說道。童健行麼。他不久曾經有封信來託我謀事。我也沒工夫。懶得覆他。如今他又寄賀年片來。這倒是禮無不答。橫豎我這裏現成的賀年片很多。就回他一張罷。他妻子道。這個倒不勞你費心。我見你還沒起身。恰巧我要寫信。把自己的信寫完了。就順便將案上的賀年片。填了一張。照他來片上面印着的地址。開了個信封。教娘姨連同我那封信一同拿去寄了。美春很懊惱似的說道。你就拿案上放着的賀年片用了一張麼。可惜可惜。他妻子道。賀年片原是要寄給人的。便用了一張。說什麼可惜。美春冷笑了一聲道。你那裏知道。像

他這種人。那裏配接受我這樣上等的賀年片呢。說罷。就匆匆起身。案上一張賀年片先填好了名號。寄給李叔通。又另外揀了一張。寄給綠珠。纔算了却他一樁心事。

美春在年頭上。和許多朋友在一起。飲食酬酢。倒也很忙。直到元宵以後。纔略略的清閒。一天在家無事。偶然觸動了一個念頭。暗思我今年正想在社會上活動活動。辦得那李叔通在去年臘底。忽然寄了一張賀年片給我。這分明是很看得起我的意思。我倒不可以辜負他這一番美意。何不趁此和他聯絡一下子。倘然和這個人一熟識。就不愁沒有發展的機會了。想到這裏。便不由的在家坐不住了。連忙整肅衣冠。出門去拜訪那李叔通。到得李家。見門口靜悄悄的。並無一人。門房裏面。却是牌聲響亮。美春忙走進門房裏去。祇見四個僕人。正在那裏又麻雀。美春便道。煩勞那位管家。替我通報一聲。我要拜見你們老爺。內中一個僕人聽他這樣說。便將他身上打量了一番。纔冷冷的說道。對不起。請你略等一等。讓我們將這副牌又好了。就和你去通報。美春忙笑道。可以。這四個人便依舊鬥起牌來。好半歇。纔將那副牌打完。先前答話的那個家人。便向美春要了張名片。匆匆的進去了。這裏三個人都停了牌。望着美春。各人臉上顯出一種很高興的樣子來。內中有

一個人更是咕噥不已。說我輸了不少了。纔轉了些手風。聯了一副莊。就有人來打岔。真是不湊巧。美春也不去理他。兩眼祇向四面閒看。却猛然間被他看見了一件東西。原來那門房壁上。釘着一個布製的信插。裏面插着許多賀年片。他自己那張尊片。却也歪歪斜斜的雜在其中。他不由心下疑惑。忍不住指着那些賀年片問道。這些片子。都是寄來向你們老爺賀年的。何以放在門房裏。先前的那個僕人。便冷笑道。門房裏何以就不該放賀年片呢。老實對你說。我們老爺因為收的賀年片實在太多了。吩咐我們除了那些常來往的大人老爺以外。其餘一概不必拿上去。放在門房裏就是了。我們巴不得這一句。到底也省了些兒脚步。收來的賀年片。便一齊請他們入了這隻布袋。將來揀那幾張印得好的。倒可以送給小孩子當花紙頭玩呢。美春聽了。不禁有些發怒。又問道。這些賀年片。內中有許多。也許是你們老爺先給了人家。人家纔叫給他的。怎麼好不送上去。給你家老爺看看呢。那個僕人又笑道。若說我們老爺寄給人家的賀年片。確是不少。但他老人家何嘗自己留心。都是由那位書啓吳師爺將印現成的片子。隨隨便便亂發一陣。我看倒有一大半和我們老爺是不認識的。這種紙片上的交情。值什麼錢呢。說到這裏。先前進去通報的那個僕人又

出來了。大聲對美春說道：老爺有事，不能見客。說是過一天再會罷。美春聽說，頭也不回，向外直走。纔一轉身，那僕人便喃喃的發起話來。美春便又故意放慢了脚步，聽他講些甚麼，却祇聽見他說道：這是那裏來的晦氣，倒害我碰了老大一個釘子。老爺在那裏推牌九，配了兩條通莊，正沒好氣。我跑上去回了一聲有客，老爺將名片一看，便道：我又不認得他，像這些客人，便回了他去就是了。何必上來通報，好不懂眼色……美春聽到這裏，再也不肯聽下去了。

美春討了一個沒趣，便又引起了一個感慨，自思像我這樣一個文人，原不該和這些富豪去纏帳，還不如到綠珠那裏去訪問他一回。美人名士，或者倒可以互相契合，決不至於再受這般的冷淡了。綠珠的寓所，他在那寄賀年片來的信封上面，看過幾遍，早已牢記在心，知道相離不遠，便順路走去。剛到他家門首，祇見兩扇門開着一扇，有一個收字紙的站在門前，一個姑娘遞了一隻字紙籠過來。那收字紙的便向那大布袋裏直倒，裏面却也夾着許多賀年片。美春急忙留心細看，却也不看清楚，似乎沒有自己那一張。這纔放了心，迴頭問那姑娘道：綠珠姑娘可在家麼？我是特來訪他的。那姑娘對他一看，便道：你老爺貴姓？美春道：我姓馬。此地從沒來過，今天是第一回，你自然不

認得我，娘姨笑道：「怪道面生得很，綠珠姑娘剛纔出去了。」美春便遞了一張名片給他道：「那麼我就去了，改日再來。」等你姑娘回來的時候，煩你將這名片給他看，說有這麼一個人來訪就是了，說罷，就要回身。娘姨接過名片，忙留住他道：「我們這裏，每天來的客人很多，便是綠珠姑娘不在家，也何妨略坐一坐。」他妹妹在家呢，說着，又高聲喊道：「紅珠姑娘有客來了，你來代你姊姊招呼一下子罷。」當下便有個小姑娘從柳上飛跑下來，笑道：「是那一位請裏面坐。」美春想這小姑娘一定就是紅珠了。看那紅珠，倒也生得嬌小可愛，又見他堅留着自己，便也跟着紅珠走了進去。紅珠將他引到一間書房裏坐下，那書房中的陳設，倒也很爲雅潔。美春向書案上一看，却擺着一本精裝的書籍，封面上印着綠珠集三個大字。美春便隨意翻了一翻，祇見第一頁中，就夾着一張很精緻的賀年片，上面印着伍深齋鞠躬五個字。美春暗想伍深齋這個人，我倒也認得，祇是不大接近。他本來是大捧綠珠的，大家都說他是綠珠的健將哩。想到這裏，便問紅珠道：「外面仰慕你們姊姊的人很多，大約每年所收的賀年片，必定不少哩。」紅珠道：「年年並不多，祇有今年，這伍先生忽然高興，代我們姊姊寫了許多賀年片，發了出去，說是借此可以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這樣一來，大家接着了我姊姊。」

的賀年片。自然要紛紛回答。所以今年所收的賀年片。倒着實不少。美春道。那許多賀年片。都放在那裏去了。何以祇有這一張。夾在書裏。紅珠抿嘴笑道。這一張是伍先生的。伍先生和我們姊妹感情最好。所以他寄來的賀年片。姊姊也就藏着。至於其餘那些卡片。有大有小。一概塞在字籠裏。方纔不是有個收字紙的人來麼。大概都被他收拾去了。美春聽了他這幾句話。不禁又是一呆。

美春出了綠珠家中。一時假假無之。便信步走到一家茶樓上去。泡了一壺茶。一個人坐着。吃了一會。覺得格外無聊。便和堂倌拿了一張報來看着。這時候忽聽得鄰座上有幾個人在那裏談論。內中有一個人說道。你們休得看不起我。我的老師。在社會上也很有名氣哩。便有個人接口道。你有什麼有名的老師。你的老師。左右不過是些三家村蒙館先生罷了。先前說話的那人道。豈有此理。你們不信。我就拿樣東西給你們瞧瞧。可以證明我的確有這樣一個好老師。不是瞎吹了。美春聽那說話的聲音好熟。由不得迴過頭去一看。祇見講話的並非別人。便是他三年前的學生董健行。他從身邊摸出來給大家看的。又並非別種寶物。便是美春的一張上等賀年片。美春這時仔細一想。覺得他這三張過時的賀年片。都有了下落了。

## 延請主筆

某處組織小報館。發布『延請主筆』的廣告。一時街頭巷尾。茶坊酒肆。引起許多酸朋醋友的注意。

廣告上說。『本館延請主筆一位。月薪十六元。飯食由館供給。海內同文。如有願就斯職者。乞移玉本館。與籌備主任烏有先生接洽可也。』這十六元薪俸。算得渺乎其小。可是小報館裏。資本有限。肯出這般價值。已是滿頭大汗。格外從豐。何況薪俸以外。又要供給飯食。現值米珠薪桂的當兒。各機關各學校的辦事人員。大都自備伙食。他們開的小小報館。卻能供給主筆的飯食。真是難能可貴。這個消息一經傳布。自有許多投稿少年。失館學究。三三兩兩。都趕到烏有先生那邊。和他接洽。

烏有先生的一間應接室。從早到晚。簡直不曾斷過客。裏面幾隻塵封灰裹的椅子。磨擦得和鏡面一般光滑。這不是抹布拂塵雞毛帚的效力。全仗那些謀事朋友的臀部作用。把積年的灰塵。一古

腦兒都擦去了。烏有先生的學問有限，從前也是仰人鼻息，寄人籬下的可憐蟲。到了現在，他卻交了好運，召集了多少文人，由他面試文章，擇尤取錄，彷彿前清時代的大主考，大宗師，目今時代的文官考試委員長。這身分可不小了。他拭抹着老花眼鏡，把那前來謀事的朋友，細細的考察一下，又要他們呈出著作，以便察看他們文學上的程度。考察的結果，不是年齡不合式，定是程度不及格。烏老先生的一副挑剔眼光，委實是很利害的了。

烏老先生請你把曉生的拙作，細看一下子。晚生這幾篇文章，曾在上海著名的報上，先後披露。這許多圈點，都是報館裏的大主筆，替我加上，並不是晚生自圈自點，以圖混淆人目……說話的卻是一位青年投稿家。烏老先生接了他壽著作，看了一遍，不由的頻頻點首，可是抬起頭來，把那著作人瞧了一眼，卻又亂搖着頭道：足下的程度卻不錯，可是年齡太輕了，有屈有屈，原諒原諒。烏老先生請你把兄弟的拙作，細看一下子。兄弟自從十三歲開筆作文，直到如今，足足五十年，從沒有拋棄過筆墨，不敢相欺，兄弟的筆下工夫，實在比甚麼人都深……說話的卻是一位宿學先生。烏老先生接了他的著作，先把著作人瞧了一眼，不由的頻頻點首，可是低下頭來，聽了他的著

作。不到三四行，卻又亂搖着頭道：『足下的年齡卻及格，可是文筆太舊了，有屈有屈，原諒原諒。』左也不合式，右也不及格，有屈有屈，原諒原諒。不知抹煞了多少人材，直到末了，才延定了一位何許人先生，充做小報主筆。

這位何先生，筆下還過得去，年紀不到五十歲，只爲生平愛吃甜東西，滿口牙齒，倒有十分之九，和他脫離關係，人人都叫他一聲『齶嘴何先生』。

那些落第的人都圍着何先生問道：『怎麼人人落第，惟有你一人中選？』何先生笑道：『某報延請主筆，卻有兩層用意：一是延請『齶嘴』的人，一是延請『齶嘴』的人。延請主筆，替報館裏大出風頭，延請『齶嘴』，替報館裏節省飯食。諸位會做主筆的，卻不『齶嘴』，『齶嘴』的，又不會做主筆。如何可以中選？兄弟的一枝筆是很健的，千言可以立就，兄弟的一張嘴是很疲乏的，每頓吃不到一碗飯，又是『齶嘴』，又會做主筆，兩樣資格都完備，自然你們都落第，惟有我一人可以中選了。哈哈。』

## 老搗式的丈母

王老太太六十多歲的年紀了。頭髮和洋灰鼠一般顏色。皮膚上起着浪紋般的皺痕。可是他的兩頰。卻煊染得和海棠菜一般紅。他喝了酒麼。他是涓滴不飲的。喝甚麼酒。他搽了胭脂麼。目下的風氣。年輕女郎都不搽胭脂。沒的雞皮鶴髮的老嫗。反而搽起胭脂來。左不是。右不是。他的兩頰。因甚煊染得這般紅。原來不爲着別事。單單爲着他的心愛女婿。今天要上門來望丈母。

丈二長的荳芽菜。要老嫩麼。女婿上門。累他做老丈母的臊得面紅。這也不是人情以內的事。王老太太這番面紅。不是爲着害羞。他知道女婿今天上門。把他忙得夠了。他一得了消息。隔夜便先忙起。壯鷄肥鴨。紅燒的。清燉的。一般般的預備起來。足足的忙了半夜。方才歸寢。今天聽得鄰鷄喔喔的啼聲。他一骨碌翻身離牀。草草的梳洗完畢。便提着籃兒。上街去買東西。甚麼魚兒肉兒。以及一切零碎食品。滿滿的買了一籃。回到家裏。吩咐媳婦切的切。洗的洗。煎熬的煎熬。爆炒的爆炒。他又忽然燒火。忽然執鏟。忽然做上竈。忽然充下竈。廚房裏熱氣上騰。竈門裏火光不絕。因此把王老太太的兩片面皮。煊染得和海棠菜一般紅。

王老太太是個樸客人物。這兩天購買東西。着實破費些錢鈔。左右鄰舍。都道這愛錢似命的婆子。卻

肯爲了女婿分上。做這大大的東道。可是他愛女婿的心。比着愛錢還切。其實却是老大的不然。他除是對於銀錢。用着充分的愛情。其他無論親爺親娘。親兒親女。都沒有絲毫的愛情。那女婿更不消說了。他的女婿是個商界中人物。近來正交着紅運。投機事業上面。很是發達。從來懶多湯膩。女婿發了財。女兒的起居食用。當然稱心遂意。女兒名喚阿招。雖然嫁了個賺錢的丈夫。依舊不脫小豕子的習慣。平日對於丈夫。別的不忙。忙的便是開花帳。敲竹槓。掉鎗花。穿扇面。千方百計。把丈夫的銀錢。騙到自己手裏。整封的。背了丈夫暗暗的存在銀行裏生息。算做自己私房積蓄。零碎的。背了丈夫十塊五塊的津貼娘家。還有在家時結拜的小姊妹。聽得阿招手頭有些油彘。便穿梭也似的去走動。見面以錢。竟不得要挪借些銀錢。阿招看着小姊妹份上。又不好十分拒卻。還有三四個滑頭少年。暗暗向阿招通個消息。說你不破費些塞嘴錢。我們便把你從前所做的醜事。在茶坊酒肆裏面。逢人宣布。偏是偷幹醜事的婦女。實際上不怕出醜。名義上卻怕出醜。經人家這麼一番要挾。他便化了大大的一筆錢。堵塞人家的嘴巴。遮蓋自己的乖醜。阿招的丈夫朱題山。一向在上海經商。難得回家。素來又是深信妻房。不疑其有他志。阿招要甚麼。他便應甚麼。明知阿招用不了這

許多錢。橫豎自己手頭寬裕。落得媽媽虎虎。不去計較。好在妻房的積蓄。便是自己的積蓄。一姓寫不出兩樣字。一樹開不出兩種花。同牀合枕的人。分甚麼你的我的呢。王老太得了這個賺錢的女婿。自己的一家吃用。都靠在女婿的招牌上開支。兒子阿黑。素來游手好閒。沒有常業。手頭沒錢時。常向妹子家裏去借貸。阿招迴護着娘家。凡是娘家份上的人。向他借貸。總是有求必應。要是夫家份上的人。向他商借些款項。他便一個鵝眼錢看得車輪般大。朱題山不知底細。轉說他妻房勤儉持家。一錢不肯浪用。這番題山新從上海回家。王老太預知他要來望丈母。暗暗的向女兒要了十塊錢。辦些酒餚。替女婿接風。其實這一席酒。至多化了五塊錢。還有五塊錢。四塊納入腰包。一塊給了媳婦。所以他們婆媳倆在廚下辦菜。雖然忙得手腳撩亂。心頭卻異常舒服。既有銀錢到手。還有一頓大嚼。吃了溼的。賺了乾的。怎說不舒服。比及菜餚辦齊。朱題山早已得意揚揚的來赴丈母家的盛宴。其實這席盛宴。羊毛出在羊身上。蜻蜓吃尾巴。自己吃着自己的。可笑朱題山卻一些兒沒有覺察。

王老太的兒子阿黑。今天恰不在家裏。題山到了。沒人相陪。王老太卻央託同居的趙大麻子。做個

陪客。老太自己不會喝酒。麻子卻是海量。有他在座，也好勸女婿多喝幾杯酒。那時題山坐了首席。大麻子和老太打橫相陪。媳婦忙上着菜添酒的事。出出入入，沒有停過脚步。老太迷花着眼睛，瞧着女婿，嘴裏不住的姑爺長，姑爺短。他說：今天款待姑爺，沒有甚麼可口的菜餚，不過聊表老身的一片敬意。姑爹菜餚便不中吃，瞧着老身份上，也要委屈姑爺，多喝一些兒……姑爺，這蝦仁須趁熱吃……姑爺，這杯酒冷了，用了冷酒，端怕姑爺不舒服。趙先生，快替姑爺換上一杯……姑爺，老身三個月沒和姑爺見面，姑爺卻越加發福了。姑爺的面上紫氣騰騰，財神菩薩跟着姑爺走。姑爺的面上都是財氣。姑爺便是財神菩薩轉世……趙先生，你瞧姑爺怎麼樣的好相貌，好品格。姑爺坐時，恰似一口鐘。姑爺立時，恰似一棵松。姑爺臥時，恰似一張弓。似這般的好相貌，好品格，合該姑爺做個大財翁……休說姑爺發福，便是我家的小姐，靠着姑爺的福，也發福得多了。滿面多是肉彩，活像一位財神菩薩。這是我家小姐命好，運好，才修得到這般的好姑爺。不是前世敲破了一千個木魚，那得這般的好姑爺和他做一對。不是前世坐穿了五百個蒲團，那得這般好姑爺和他做一雙……噢，趙先生，你怎麼只是嘻嘻着嘴，不住的好笑。老身請你來陪姑爺，你怎麼不和姑爺

攀談琴談：其實這婆子一入了席，簡直不會停過嘴，快刀切不斷的姑爺，連連的從牙齒縫裏迸出一啓齒便喚了二十六聲姑爺，教趙大麻子怎能夠掙嘴，只得嚥閉着嘴，不住的好笑。待到婆子嘴裏咀嚼東西時，滔滔不絕的姑爺，暫時停止，趙大麻子才和題山隨意攀談幾句，道些天時寒暖，講些生意筋絡，沒多片刻，婆子嘴裏的東西早下了肚，騰出這個空闊舌頭，又一聲聲的喚起姑爺來，他道：姑爺怎麼停着筷兒，不隨意吃些粗饈，姑爺多用一筷，老身的面上便多增一分光彩，趙先生，你怎麼貪圖和姑爺講話，姑爺的杯兒空了，却不替姑爺滿滿的斟上一杯酒……姑爺，這是肉圓，姑爺吃了肉圓，管教你夫婦團圓到老……姑爺，這是海參，姑爺吃了海參，管教你多子多孫……姑爺莫客氣，姑爺你總要領我的情……好姑爺，那麼便對了，姑爺你再用一些兒……比及酒畢上飯，王老太的媳婦不客氣，也陪着姑夫同吃，席中三個人，舉起着筷兒，夾着壯雞肥鴨，鮮魚大肉，只向題山的飯碗上堆疊，題山的肚皮又不是個無限公司，一時怎麼吃得下，待要拒絕不吃，怎禁得婆子從旁相勸道：姑爺又不領情了，窮丈母難得請姑爺吃一頓飯，好姑爺，你千萬莫客氣，姑爺一客氣，老身就沒趣了，題山推却不過，只得勉強吃完了一碗飯，席散以後，媳婦忙

忙的泡了一碗雨前茶，送給姑夫解渴。在這當兒，婆子猛覺得一陣屁臭，直向鼻孔裏撲將過來。婆子捏着鼻子，惡很很的向媳婦瞅了一眼道：「唉，太不掙氣，你怎麼當着姑爺，放這腌臢惡毒的臭狗……」屁字尙沒出口，題山忙向他丈母說道：「媽媽，不要錯怪了舅嫂，這屁是我放的。」婆子趕把手指離開了鼻子，着實的把鼻子嗅了幾嗅道：「不錯不錯，老身原道這個屁不像是媳婦放的，媳婦的屁，腌臢惡毒，那裏有這般的又甜又香，和黎膏糖一般滋味。」說時，引得大家都笑了。

自從吃過這席酒後，忽忽時光，又經了三個月。一天，婆子的兩片面皮，不似海棠葉一般紅，卻似成年的冬瓜精一般青。他跌了筋斗麼？沒有沒有。他把靛青塗了面麼？又不癩。又不呆。因甚要把靛青來塗面？左不是，右不是。他的兩頰因甚這般青？原來不爲着別事，只爲他的討厭女婿。今天又上門來找丈母。

在這三個月裏，題山的投機事業，鬧得一敗塗地，名譽也壞了，財產也完了。阿招和丈夫鬧過幾回，竟收拾些細軟東西，背着丈夫，一溜煙的走了。題山見着家破人亡，十分懊喪。後來打聽得阿招並沒遠逃，只躲在娘家裏，貼錢養漢。度那快活日子。當下氣憤憤的跑到丈母家裏，待和丈母開個談。

判一言不合，婆子便手指着女婿的面皮罵道：「窮鬼！我不向你索人，你顛倒向我索起人來！你敢怕窮昏了頭腦，才道出這些沒出息的話！窮鬼！你還不走，老大的耳括子給你受用。」題山入門時，眼見他妻子躲入舅嫂房裏去，便道：「不用罵，不用罵，待我搜覓一下子，再向你理論。」當下放開脚步，正待闖入舅嫂房裏，說時遲，那時快，驀地裏從房內跳出一個大漢，一把扭住了題山的胸脯，喝道：「你是甚麼人？青天白日，竟敢闖到我渾家的房裏來？好好和你到茶寮裏去講個理。」原來說話的正是婆子的兒子阿黑，婆子也指着題山罵道：「窮鬼呀！你嘴裏嘈些甚麼呀！簡直不是說話，是個黃狼屁呀！便是黃狼屁，也沒有這般的臭呀！」

在他們吵罵的當兒，同居的趙大麻子，暗暗的冷笑道：「前日的女婿，放出屁來，香比黎膏糖，今天的女婿，說出話來，臭過黃狼屁，似這般的丈母，簡直不成了丈母，成了個老搗。」

## 匣內之物

上

朱旭民獨自坐在室內閉目默思。他正在那裏要討論兩個問題。你道是那兩個問題。試是。

(一) 有人恨我沒有？

(二) 世人遇到了禍殃情願自己挺身受領的多呢。還是打算移禍於他人的多？

這兩個問題。有什麼方法可以曉得他。朱旭民籌畫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已經好幾天了。總沒好法子。最好是籌得了一個計畫。可以將兩個問題一齊解決。否則至少總要能夠解決二者之一。朱旭民想到第七天。頓時把那呆呆的臉。變得欣欣然有喜色。他想到了一個方法。於是他把門關好了。不使他人進來。瞧見他在裏頭秘密行事。他先拿一只小紙匣。裏頭不知他放的是什麼東西。將匣口用紙固封著。這小紙匣大小還比火柴匣小些。他的厚薄。竟不過火柴匣三分之一光景。朱旭民又用一張灰色的紙。寫了一封信。下面署名秘密使者四個字。上頭不寫收信人的名號。寫好了。把這信箋與小紙匣一同放入信封內。

朱旭民一想。我已把方法辦好。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楊德人罷。原來楊德人與朱旭民。本是很要好的同學。還有一個同學叫薛麗清的。他家裏有一妹妹。生得很惹人可愛。楊德

人與朱旭民二人，都是常住薛家去玩的。因此與他妹妹麗芬也熟識起來。於是二人你也有心，我也有意，不免競爭起來了。在麗芬倒是兩方面沒有輕重，一律看待的。不料楊德人來得手長，非但與麗芬漸漸親密，而且與他們家中人很聯絡。因此他不到半年工夫，居然把麗芬弄得了手。朱旭民大大的失敗，大大的失望，也無可奈何。二人便成了一時情敵。所以此刻朱旭民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楊德人，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將信封上寫了楊德人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楊德人這幾天只因爲新夫人麗芬已回母家去，他獨自一人，很寂寞的在家裏，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盛竹堂罷。

你道這盛竹堂與楊德人有何關係？只爲楊德人有一塊田地，恰與盛竹堂的田地相接。他二人本來是不認得的。有一天，楊德人到這田地上去看看，忽見在交界之處，有了一塊種德堂盛界的界石。界石本來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界石竟豎過了界，弄到楊德人田裏來了。楊德人自然不服，便

與竹堂爭鬧起來。竹堂那裏肯依。於是兩下弄到涉訟。不料竹堂運動了丈量之人。仍舊說他界石豎得絲毫不錯。德人倒被他占去了十幾畝地。然而官司已經打過。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德人常常懷恨在心。所以此刻德人要發這封信。不寄給盛竹堂。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盛竹堂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盛竹堂這一天將要出門。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高同壽罷。

盛竹堂爲什麼恨着高同壽呢。他們本是在一起做事的。有什麼意見不對呢。那盛竹堂在統一銀行辦事。高同壽是統一銀行的協理。那盛竹堂是總理韓先生薦下來的人。高與韓意見很對。衝突過好幾次。因此高同壽把老韓薦進來的人。處處爲難。照成績講。是盛竹堂早可以加薪水了。那花紅也可以比人家分得多些。但是現在協理的權。比總理來得大。協理與董事很聯絡。總理是孤立的。是傀儡。盛竹堂因此被高同壽阻礙得一無生路。一天到晚只是懷恨着高同壽。所以此刻盛

竹堂要發這封信，不寄給高同壽，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就在信封上寫了高同壽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高同壽正坐着汽車回到家，剛纔坐定，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潘昌洪罷。

當初潘昌洪仗着自己做了議員的勢力，強把高同壽家裏一個美婢叫做荷兒的奪去做妾。高同壽却是大大的沒趣，既失面子，又失了人，天天恨着想報復，所以此刻高同壽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潘昌洪，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潘昌洪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潘昌洪正在家中寫信，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報館裏的鄧伯昭罷。

鄔伯昭是大言報館的主筆。從前潘昌洪正得到一莊好買賣，却被那大言報上天天攻擊，弄得潘昌洪不易着手。自然心裏很恨，所以此刻潘昌洪要發這封信，不寄給鄔伯昭，還寄給誰呢？他想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鄔伯昭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鄔伯昭獨自在主筆房中造假電報時，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林洛之罷。林洛之是一個入外國籍的商人。去年在大言報館登了三個月廣告。有一天有人投一篇稿到，大言報是攻擊林洛之的，登了出來。林洛之一看報，便大怒，趕到報館裏，不問是非曲直，就把主筆先生鄔伯昭打了兩記巴掌。伯昭曉得他倚仗外勢，也自知敵他不過，惟有恨恨而已。所以此刻鄔伯昭要發這封信，不寄給林洛之，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林洛之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林洛之清早起來，正在洗臉，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

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閱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連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章錫基罷。

章錫基是林洛之的同業。并且二人都是某某商業學校出身。既同校。又同班。學力恰巧相敵。畢業出來後。二人又同業。在商業上。林章兩個所用的商略。又差不多。生意競爭一烈。二人便成智力上的仇敵。所以此刻林洛之要發這封信。不寄給章錫基。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章錫基的姓名住址。就此付郵。

章錫基在寫字桌上算賬。忽然外面送進來一封信。並沒寫發信人姓名在信封上。他拆開來一看。頓時急得面如土色。一語不發。也不敢再拆開那小紙匣來觀看內容。即忙取了一個新信封。將原信與小紙匣一併裝進去。然後想我去寄與什麼人呢。左思右想。還是寄與那魚肉鄉民的營長黃金標罷。

黃金標曾在章錫基那裏借過一枝獵鎗去。就此不還。章錫基又不敢向他討。只是恨着。所以此刻章錫基要發這封信。不寄給黃金標。還寄給誰呢。他想定了主意。便在信封上寫了黃金標的姓名。

住址就此付郵。

這一封信和一只小紙匣，只是不停的在那裏我送給你，你送給他，一個人也不敢留着，一個人也不敢拋棄。

中

這一封可怕的書信，他倒底說些什麼話呢，其中寫着道：

你一接到這一封信和這一只小紙匣裏的東西，你的禍殃已經到了，匣內之物，你快些打開來看，包管一看就愛，一愛就可以叫你七顛八倒，家破人亡，我已經試過無數人，一些也免不掉的，東西在什麼人手中，不出三日，必有奇禍從天外飛來，你預先萬萬想不到，你敢把他留着麼？還是將他拋棄麼？此物若從你手中，移到一個與你不相識與你無關係的人手裏，那禍殃還是要跟着你走的，他一定要弄得你死，纔和你脫離關係，然而又與你子孫要結關係了，此刻我看你怎樣，你能移到與你相識與你有關係的人手中去麼？

秘密使者

那小紙匣中，究竟是何物，大家都不敢拆開來看。

下

這附着小紙匣的信，天天在各處的亂跑，足足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忽然有人把他寄到發明人朱旭民那裏來了。外面却是換着一個新的信封，寫着朱旭民的姓名住址。裏頭還是那一封原信。小紙匣也沒拆開過。朱旭民看了，微微一笑，把這張信箋，向火爐中一拋。頃刻間已成灰燼。又把小紙盒對字紙籠中一塞。朱旭民又是微微一笑。

除了接過信的幾個人外，世上竟沒有人曉得這件秘密事。

除了發明人朱旭民外，世上竟沒有人曉得這小紙匣內是什麼東西。

過了數十年，朱旭民纔把這件秘密向人偶然道及。據他那時的話，是說小紙匣內，只有一個銅錢，別無他物。

## 時髦稅

有納稅的義務。便有納稅的權利。這是一定的話。然而近來竟有了納稅的義務沒有納稅的權利了。這是什麼稅呢。那義務權利對待的。是一種普通的稅。是一種有形的稅。現在我所說的無權利的。是一種不普通的稅。並且是一種無形的稅。什麼叫做無形的稅。這倒沒有聽得過。什麼人發明的呢。發明的人多得很。發明者就是抽稅者。發明的大概成功。沒有失敗的。所以發明人都發了財了。不過他們發明了這一種無形的稅。不但只顧自己抽那苛稅。還祕而不宣不肯公然告訴人家。實際上竟在那裏公然抽稅。因此世上的人。去納稅的雖多。要曉得世上有這一種公然之祕密的無形稅的。竟可以說得是沒有一個人。那麼你這做小說的。怎麼會曉得呢。諸君須知道他們發名家祕而不宣的無形稅。世上居然被一個人發見了。發見這無形稅的人。並非別人。就是做這篇小說的我。

你道這祕密稅從什麼時候起的。他實施的地方在那裏。實施的方法如何。納稅的是些何等樣人。待我一一的說來。這祕密稅的起源。恐怕發生很古。怎奈我到現在纔發見。當初也沒有像我那麼一個人發見過。所以不可攷了。直到這無形稅發明後。不知經過了多少年月。纔被我發見。因此已

往的年代。只得用代數中的一個X去代替他了。從今天我發見起。就算一個新紀元罷。他的歷史如此。講到實施的地方。那是恐怕全地球上。無處不有。不過越是繁華的都會。他那無形稅更來得苛。更來得種類多。更來得次數密。在那些荒僻一點的市鎮。這稅也不是沒有。單單來得寬些。種類也少些。次數也稀些罷了。上海一埠。竟可以說得是中國抽這一種無形稅的最大最盛之區。那實施的方法。又各各不同。都是一班虛業家和偽資本家假經濟家在那裏各自用着腦力。用着心血。想出那比衆不同的抽稅法來。倘使人云亦云。模仿他人。到底納稅的人就不很踴躍。收不到多少金錢了。總之。愈比人家特異。那納稅人就非常熱心。肯拋了身家財產來納稅的。你想這魔力大不大。所以方法如何。倒是這一種無形稅的最重要關鍵。再講到納稅的人。是些何等樣人。那是差不多個個去納。人人有稅。十人中竟只有一二個逃避得了。不過那八九個逃避不了的。也有輕有重。有多有少。就地方論。自然上海最重最多。就年齡論。可算年輕人最重最多。就性情論。應說愛虛榮的人最重最多。就兩性論。當推婦女最重最多。那麼照這四層意思合併着看。可以斷定說。是上海的年輕時髦婦女。納這種無形稅。更來得重而且多了。因此我替這種無形稅。取一個名。叫做時髦

稅。

我這麼抽象的說着，恐怕讀者諸君覺得太摸不着頭腦罷。那麼待我來用具體的說明，要具體的說明時，必須有一個人物。如今我且拏一個模範的納稅人來說給諸君聽罷。這位模範的納稅人，我自然祇好舉一個上海年輕的時髦婦女。方始可以叫他代表時髦界中種種思想。他納稅的總額，卻不能列入第一二流人物中。僅僅是一位中等人家的婦人。論資格，很夠不到做模範人物。很夠不到叫我屏棄了第一二流人物。單選拔他一個中下資格來做標準。無奈一來因為他家況不很寬裕，尚肯竭力報效。熱心人我們不能不獎勵獎勵他。二來我在上海多數納稅人中，獨對於此人，最為詳細。因此請他出來做一個納稅人的代表了。這人叫做蔣二奶奶。聲名很大。一班戲館案目、大餐館西崽、大旅館茶房，和幾個出風頭汽車夫、綢緞店裏夥計，無有不認得他的。那麼他很闊了。他是個富家女眷麼？不然他家裏住在閘北某里，只做得一幢房子連一個過街樓。他家無恆產。丈夫在鐵路上辦事的，每月薪水只有一百二十元。娶了他三年來，已經在這位夫人身上，負了五六千元的債了。這錢那裏去的，無非是供他夫人去納稅了。夫人也沒有什麼別的缺點，就是愛學

時髦。要學時髦。那末所有關於時髦上的種種無形稅。就不能不納。倘使不納。或者遺納。那就要被一班時髦的人瞧不起。差不多將他除去時髦頭銜。把他拋出時髦圈外。就此與時髦脫離關係。將來再想重入時髦圈中。非更有一番努力與報効不可咧。你道這一位蔣二奶奶。我怎麼能夠深知其細。可以把他的起居講給你們聽。因為我與他略帶一點兒遠親。所以我認得他。與他很熟。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眼中。我與他是什麼遠親呢。說來話長。諸君且聽好了。那蔣二奶奶。是我表弟的內姪的母舅的姪孫的岳父的乾兒子的堂叔叔的小阿舅的姑母。這一頭親。可以說得是極遠的了。然而這叫做室邇人遠。親雖遠。近來他家住在我舍間隔壁了。不是我很能曉得他家的納稅情形麼。

蔣二奶奶與他丈夫蔣賓如。是不很會面的。賓如朝晨八點鐘起來。九點鐘出去辦事。正午回來吃了飯再去。下午五點鐘回來。奶奶要下午四點鐘起床。三四點鐘梳好了頭。先問問今天是什麼菜。娘姨說出來。他聽得對胃口。便叫娘姨開飯。吃完。他獨自出去了。若是小菜不配他老胃。他就餓着肚子出去。吃什麼東西充飢。臨時再定。蔣二奶奶先到遊戲場去。但是他客氣得很。同時又規矩得

很並不座定。不過穿一穿。到一到罷了。他是買長票。他既納了這項釐稅。自然要來走走。不過他並沒有什麼墜落的思想。要想去認得一班拆兄。他的目的。單想參攷參攷出入的幾個遊戲場裏活勳陳列品。看看那些時髦婦女。穿些什麼衣服。是怎樣一個打扮。像我這麼一身。能不能勝過他們。或是已經要失去流行色彩。我明天到大馬路拋球場去剪料。便有了一個標準了。

有幾天。遊戲場裏上人頭的時候不很早。他便把逛遊戲場的時刻移後。先到大馬路走走。踏進綢緞店裏。與張先生談談。近來流行些什麼料。什麼顏色。什麼花頭。張先生就滿面堆上笑來。一樣樣說給他聽。他到後來。便剪了幾件衣料。好得不付現錢。那是分三節將總稅額一時納的。這一項時髦稅。要算是最便宜最上算最公道了。因為是有東西掙回去的。此外的稅。大半是非但沒有東西掙回去。并且連收條都沒有。一張的。倘使要買洋貨。那是一定要請教兩家百貨大商店了。他們那裏。是專替外國人銷貨色的。可以稱得是外國工廠的機關。舶來品的推銷部。蔣二奶奶一踏進去。先在各層樓兜一個圈子。然後到洋貨部裏來。與那店員小朱談笑。剪一點衣料。順便看看往來的女客。是怎麼一種打扮。自己也在那裏坐坐。給大家看看。俾得交換知識。

禮拜六。坐着汽車到江灣去看跑馬。同去的無非是他幾個要好朋友。什麼唐三小姐劉姨太太等人物。平日他們幾個人。不是在各處熱鬧場中亂逛。總是在唐三小姐家裏打牌。有什麼有興的事。便約了同去納稅。禮拜六禮拜日夜裏。預先打電話給第一台案目巧牛。叫他留一個包廂。有時出了什麼新的戲。或是諸葛亮捉姦。或是姜太公做親。也要在末包或二包定好位子。他們必定回回去納稅。從沒有一次不到。夜飯稅總在一品香納的。

以上那些都是通常稅。是平常日子去納的。差不多天天可納。最不熱心的。一禮拜總要納一次。再少些。便不成話了。就要在時髦圈中跌出去。追不上一向平等地位的人。咧。抽那些通常稅的人。心一點不凶。你願來納則納。不願納也不來催你的。其次是一種定期稅。譬如到了什麼時候。必定要乘着汽車到龍華去納稅幾次。到了什麼時候。必定要乘着汽車到半淞園去納稅幾次。到了什麼時候。該到普陀朝山納稅。到了什麼時候。該到杭州燒香納稅。這些定期稅。比通常稅來得厲害些。倘使到期不納。如非是你生病。否則總有些對着人說不出口。

最厲害的是特別稅。那與通常稅定期稅等的照常辦事不同。與那外國人殖民地的人頭稅相仿。

大概人人派得到。他們那種特別稅，不一定是什麼時候做的，不一定是用什麼方法的，必須要那抽稅人，用盡腦力，絞盡心血，想出一個十拏九穩的抽稅法來，可以告示一出，大家就蜂也似的擁上來納稅。總稅額能夠收到預算以上，要有了這種計劃，他們纔肯下手做這麼一次。那麼這方法很難，一定不可多得罷。不然，他們那些苛稅家，竟無日無夜在那裏挖空心思的想，怎麼會想不出呢？你看李雪芳來了，大家去納稅啊，梅蘭芳來了，大家去納稅啊，新出了什麼影戲片了，大家也趕緊去納稅，你也想一個方法來抽稅，我也定一個方法來競爭。一班納稅的人，應接不暇，正在東奪西趕，忙得不了的時節，兩家百貨大商店要抽特別稅咧，限三禮拜一律納清，比李雪芳梅蘭芳等限一兩個月的，催繳稅銀的規則更凶。其他各種特別稅，要想用新奇題目，正在籌畫中的，還很多，不過尙未發表罷了。

納稅人與納稅人相遇，第一句先要拏最新鮮最時髦的納稅題目來做話題，問道：你某處去過了沒有？他問這一句話，一來是表示我自己捷足先登，早已納過稅了，二來是試試對手人熱心的程度如何，時髦的資格如何，倘使這對手人，竟沒有去，那豈不是大大的丟臉，從此要在時髦界中除

名了廝，所以誰也不願落後。個個要奮勇爭先去納稅的。你想蔣二奶奶，因為案目龐雜，弄得不得地。梅蘭芳登台的第一夜，沒有給他定着位子。第二夜已經只弄到了一間第二排的包廂。蔣二奶奶真何等失望。何等坍台。叫他氣不氣呢。回去足足哭到了天明。後來幸虧特別的納着一項大稅，索性定了一個月的包廂。方始把面子找了回來。將納稅人資格依然保住。

蔣二奶奶一身擔負的重要不小。他的財產，無非靠着丈夫每月一百二十元的薪水。這那裏夠呢。他也不管夠不夠。要錢的時候。只管向丈夫要就是了。他們夫婦二人的起臥時刻，差得太多。往往同睡一床。數日不見面的。蔣二奶奶每夜半夜裏回來。他丈夫已在那裏恢復白天的疲勞。做着好夢。咧。蔣二奶奶明天要用錢。就留一個存條在桌子上。明天早晨丈夫起來。一見字條。出去便替他或借或支。將錢預備好。午刻回去吃飯。便把錢放在他夫人枕畔。下午二奶奶起身。便拏了錢去納各項稅銀了。他丈夫竇如。真是個節儉的人。自己一身。豈可以算是不用錢的。從前每天還用數十文車錢。近來住得近了。連車子也不坐咧。所得的薪金。除了家用開銷。一齊供他夫人納稅。再不夠。便借債抵押。所以結婚只有三年。債倒負了不少。咧。竇如的岳母。還要對女婿說。可憐我女兒嫁了

過來，竟沒穿過一件好衣服。享過一天安樂日子。賓如聽了這些話，自然更是鞠躬盡瘁，替夫人籌畫納稅之費了。

蔣賓如在鐵路上辦事，他們是每年要攷一次的，位置的升降，薪水的增減，都在這一次的攷試上。不料賓如到底家事一方面分心的事太多，這一次攷得很不好，薪水減剩九十元咧。賓如一急，生了一場大病，貧病交迫，境况更窘。他夫人倒是一位樂天家，那裏看得慣生病人那副愁容，自然仍舊每天出去，按着日子納稅。他好像不曉得丈夫每月只有九十元薪水，又好像不曉得丈夫家無恆產，又好像不曉得我這一個收入僅夠家用的中等人家婦女，豈能與那些時髦闊客交際。又好像不曉得我這一身，竟沒有只管去納時髦稅的能力。他只曉得要錢用的時候，只消向丈夫去取。他當丈夫是個無底銀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有一片願意納稅的熱誠，竟不懂得丈夫金錢的苦痛。賓如病雖好了，身體已瘦得不堪，境况弄得又窮，真是皮寬債緊，欠人家的一齣逼攏起來咧。賓如預算照這麼下去，到今年年底或明年端午，我的負債額，可以達萬數了。我子然一身，能夠四面挪移，負債到五千元以上，神通要算廣大的了。然而現在一步難一步咧，並且心上有一莊極

爲難的事情在此。從前曾經在自己舅舅處借了一張方單，去向一個以前的先生處抵押着二千五百元。這是那一年替二奶奶還綢緞賬的。不料後來另要想籌一筆蘊款，空手很難向人借貸。想法去與師母商量了，把那一張抵押着的方單借出來看一看，只說是要去丈量地皮。他擎到了手，又向局中的一個科長處，押了三千元。不料近來此事被他先生知道，就寫信來詰問賓如。舅舅也來討還方單。你想賓如不是要急死人麼？又沒有一個人可以替我商量，可以替我分憂。叫我怎麼想法呢？夫人是除納稅外什麼也不問的。賓如正在爲難之際，忽然得了一個消息。有朋友來向他說，他一位舊同學叫做馮旭光的，現在在財政部裏，非常得意。此刻爲着印花稅的事情，派他來調查。今天纔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七號。賓如一聽得這個消息，心頭頓時有一綫光明。即忙穿穿衣服，連夜趕出去。他病後還是第一次出門，腿力很軟，門外又冷得很，他也顧不得什麼。他夫人家中錢也不留一個。他只好步行了，勉強走着，踏進大東旅社，看看牌上姓名，房間號數。一些不錯，闖了茶房，方始曉得馮旭光去看戲了。可不曉得在那一家。大概是大舞台罷。賓如想大舞台還近，不妨再尋去。一趕到大舞台，那知這一天恰是按目打野鷄，上上下下，擠得不堪。尋人真不容易啊。賓如

在正廳上一排一排逐一細看，總覺不到旭光。一想大約在樓上了。先立定了腳頭，抬頭一望，樓上更形熱鬧。包廂中鋪着白格毯，裝着高脚盆子，還有花籃拱在面前。正中一個大包廂，要算最闊氣了。供了兩只大花籃，還不算。上面再替他掛着一只花的龍船。這包廂中定是一位極闊的闊人，所以大家都很注目。賓如雖不是這種虛榮，引得動他的視線的，不過此刻本是尋闊人而來，怎麼好不看呢。一看那包廂中，旁若無人的坐着一位盛裝婦女。原來此人非別，就是納稅很努力的蔣二奶奶。

## 貧人之迷夢

### (一) 退票的交涉

黃相發的妻，因為整理牀鋪，從褥底下檢出一張彩票來。上面印着號碼是一七一七。他恨恨的自語說：「這又是他瞞了我買的。可惜每月辛辛苦苦的掙了幾十塊錢，連家中的開銷還不夠，却買這個……正是不知道從那裏買來的。若能退回時，却又不又可以換幾塊錢來用。」咚咚咚咚，是

有人敲門了。他急忙出房。開門看時，却是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祇見他問道：『黃先生在家嗎？』

她答：『不在家。你貴姓啊？有什麼事？』

那人說：『黃先生前日在我店中拿了一張彩票。祇付了兩元。尚欠四元。明日便開彩了。所以來找他。要那餘下的票價。』

她想起方纔在褥下檢出的那張彩票了。因說：『他是不在家。他臨出去時。曾對我說。那張彩票預備退回。不要了。不知可以退不可以退。』

那人說：『退回嗎？是沒有這個規矩。』

她說：『不退回。却沒有錢給你。』

那人沉吟說：『也罷。好在是老主顧。就破例退回罷。因爲今天晚上須向彩票局繳賬。我們店中不能代墊票價。』

她聽了大喜。急忙把彩票檢交那人。那人看了號碼。是一七一七。不差。便收了。並且找還兩元與他。

## (二)彩票局的秘密會議

這晚彩票局中祕密開會議。各位董事們、總理、協理、主任等都在座。主任起立報告：『一共印票五萬張，批出去六千二百張，退回一千五百六十七張，實在賣出四千六百三十三張。』大衆聽了不語。主任又說：『這次的頭彩，應開什麼號碼，請大家斟酌。』大衆當把所有退回的彩票號碼簿，翻閱了一陣，便有一人指着說：『何不就開這個號碼呢？』大衆看時，那號碼却是一七一七。都說：『也好，就決定把這個號碼開作頭彩罷。』

頭彩號碼選定了，依次又選擇二三四五彩底號碼。大衆紛忙了好半夜，都不必細表。

(三)意外的驚喜與悔恨

次日黃相發一清早，便獨自出門去。到南市參觀開彩的典禮。他入場時，人還不多。後來漸漸的多起來，他也絕不理會，祇顧瞪着眼，向那台上看着。祇見台上有許多人，們搖球唱彩，也有許多人正襟危坐的，看着。大概就是監視人了。他聽見唱了幾次號碼，都與他所想的，不對。他也不理會。他坐了二小時許，也有些倦了。忽聽台上唱：『一千七百十七……頭彩。』『一千七百十七……頭彩。』接着一派鼓樂聲，炮竹聲。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掏出懷中的小冊子，翻開查對時，不覺喜出

望外，自語道：『果然是一千七百十七號。』他立刻起身出來乘車向家飛奔，一路中唯恐怕是懷中的小冊子上記錯了，但又想：『決不會記錯的，分明當時是照那張票上號碼抄下來的，如何會錯呢？』又想：『無論如何總得回去取出原票來對一對，方不致有誤。』想罷，車輪如飛已回到家中了，直奔臥房，向褥下搜檢，却並不見有彩票的蹤影，他不覺驚慌起來，愈加搜尋得緊急了。他的妻看見他如此舉動，早知道他是尋那張褥底下的彩票，因問道：『你是不是找那一張彩票？』他道：『不錯，正是有一張彩票在褥下。』妻笑着拍拍衣袋說：『彩票在我這裏。』他高興極了，失聲說：『快拿給我，那是頭彩。』妻冷笑說：『你做夢呢，幾時見買彩票有得着頭彩的，還不是一張廢紙，我早已退給賣彩票的了。現在這兩塊錢，還可以夠我兩天的零用。』他聽了，不信說：『你莫鬥笑，當真那張票是頭彩，一千七百十七號。』妻掏出兩塊洋錢給他瞧，說：『誰和你鬥笑呢？這不是兩塊錢。』相發一見這妻的話是真的，當真那張票已退掉了，不由得一陣氣急暴跳起來，他的妻也覺得他的情狀與平常不同，細細的向他盤問，他一一的把開彩時所見，第一千七百十七號是頭彩的話說了，妻也聽得呆了，自想：『果是窮命麼？』登時氣燄便低了許多，一任他吵鬧，也

絕不抗辯。」

次日相發在新聞的封面上，看見一條大字頭彩誌喜的廣告，仍是開得頭彩一七一七號，不由得又是一陣氣急，說與他妻聽了，她也是一樣後悔着急，不該把那張彩票退回去，他們夫婦二人，直至今日，還不會明白那張一七一七號彩票能開中頭彩的緣故。

### 秋天的棺材店老板

天雖然交秋，白天還熱得人，要死，沒有一個人不想涼快涼快，小弄堂口擺着一個小灘頭，什麼陰涼綠荳湯，冰凍酸梅水，在那裏直着喉嚨喊道，涼拉甜，十個銅鈔買一盃，啖噲，弄堂裏面賣沙角菱，和珍珠米蘆葦的人，正在那裏較量嗓子，喊得那蒼蠅睡夢不安，多飛起來，嗡嗡的嚷着，一個拉黃包車的人，拉得滿頭大汗，特地把空車子停下來，掏出幾個銅子，把這些東西多作成了，被對面棺材店裏老板瞧見，微微一笑。

天快亮了，薄薄的一層烏雲，把半輪殘月遮掩得似有似無，那秋露重得似下雨一般，把兩旁樹葉

多淋溼了。一輛汽車剛從北新涇回來，篷尙沒有拉起，開車的恐怕闖禍，眼睛不敢瞥一霎，坐車的一男一女，頭髮被風吹得蓬鬆，女的雖然有塊手帕遮着臉，但是被風吹得像蝴蝶般飛來飛去，一陣嗚嗚之聲，打從棺材店門口經過，那老班剛巧一醒醒來，在床上自言自語道：「明天聯合了醫生和藥材店，替你們開歡迎大會哩。」老班娘娘認是男人夢覺，拚命的喊道：「阿大爺……阿大爺……」

管門的阿三和着七號裏的包車夫，十三號裏的茶房，爲奉陪甯波出來一個親戚，在門樓底下打夜麻雀，兩隻美孚油燈，一根洋蠟燭，還借了些路燈的光，倒也照耀如同白晝，紅中碰發財碰，很有興味，賭得肚子餓了，却巧江北人的餛飩擔挑得來，四個銅板銀餛，三個銅子粉條，要緊手裏一副三格餛飩湯裏，有一隻蒼蠅，也當他蝦米吃下肚去，一回巡捕來了，恐怕干涉，趕緊送一根大英牌香烟過去，那巡捕道：「虧你們想得，把垃圾桶鐵蓋蓋上了，代替茶几，倒着實好擺東西。」管門阿三道：「四月裏收捉房子，不是我叫匠人司務寫上『不准小便如違送捕』八個字，此地永遠坐不住人，巡捕沒口子贊他清潔，這個消息，被棺材店裏老班知道了，吩咐伙計趕緊做夜工，不要供不應。」

求讓別人家發財。

小揚州現在打溜打出頭了。一天到晚有人請他。浦五房的醬汁肉，一頓好吃六七塊，三斤紹興剛喝下肚，又加了八兩原漿。人家問他吃飯罷，他說吃了兩碗雙餃鱸麵，可以將就的了。回頭跑到一家私門子裏，看見自己的情人新嫂嫂。在那裏吃茶泡飯，說得高興，又吃了兩碗。吃完之後，臉也不洗，一腳踏進樓下底一間小房間裏邊，放倒頭便睡。睡得四句鐘敲過，新嫂嫂來推醒了他，說樓上大房間空了，風涼些，到樓上去睡吧。他高高興興，和新嫂嫂上樓，窗也沒關，又去睡了。第二天吃飯時候，新嫂嫂去喊剃頭阿二來挑痧，棺材店裏老班暗暗道：我早就替他掛了號了。

### 喬遷之喜

黑暗的弄堂裏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却住了七家人家。前樓住的是王大狗，他雖在洋行裏拖地板，却靠着外國人的勢力，進項一多。人家但曉得他是洋行裏的大板，在這幢房子裏，要算他最有面子了。後樓住的是曲公館裏包車夫阿二，曲少爺在嫖界上很活動，每天至多要酬應六七處。阿

二每天到手的轎飯票，總有一大疊，有時拖着空車子，還可向一般愛出風頭的人兜攬生意，因此阿二的進項很豐，有時晚間回家，換了行頭，携着他的大小妻子，蘇州老三江北老四到大世界，一樣的呼喚黃包車，黃包車夫爭價的時候，嘴裏只管喊道：大老爺出來到大世界，白相加一個銅板，小意思，他們又那裏聽得這大老爺，也是他們同行的兄弟咧，亭子間裏住的是一個獨身的女子，也沒有一個男人，連一個女僕也沒有，住在這屋子裏的人，大家都叫他顧大嫂，其實他梳着一條辮子，向來也不穿裙，表面看來，很像一個沒有出閣的女子，人家怎會叫他顧大嫂呢，他的行蹤，很詭秘，有時隻身出外，一天兩天不回來，也不定，十天八天不回來，也不定，但是沒有一個人曉得他的去處，真好算是一個神秘派的女子，樓下扶梯背後，隔着一間沒有陽光的小房，住的是賣五香茶葉蛋的陸毛郎，他專做夜市生意，一天工夫，倒也能夠淨賺一二千文，不過他的烟癮太大，賣下來的錢，連得吞吞土皮還不夠咧，客堂裏開了一桌公司麻雀，抽下來的頭錢，大家利益均沾，晚間空着沒用，也招着一個房客，這房客叫劉君平，是在四叉路口擺測字攤的，從早晨八點鐘起，一直要到晚間十二點鐘，才收攤睡覺，臨時假這屋子，打一晚地舖，猶如是借小客棧一樣，論到租

金。却比小客棧便宜得多。灶披裏住的是一對夫婦。男的叫阿榮。女的叫老四。是靠沿街賣唱爲生的。他們倆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高興起來。弔起嗓子。唱一齣四郎探母。阿榮唱得起勁。老四也就夫唱婦隨。唱起公主的小喉嚨。一搭一擋。喊得熱鬧。把幾家的好夢都驚醒了。上海的地方。本是小金地。陳阿東做二房東。按着地皮的經濟學。把這樣狹窄的屋子。分派得像鴿棚式一樣。住得密密層層的。他自己無地容身。便異想天開。在天井裏搭起幾塊鉛皮。居然也成一間一間。鉛棚的旁邊。只留着一條走路的直徑。要是同時有兩個人並着走。或是換一個身體較胖的人。只怕就要通不過了。這幢房子。陳阿東租下來。只有二十四塊錢。如今住下了這許多人。非但自己的鉛屋租價。可以不出。而且還可淨賺十幾塊錢咧。有一次。警務廳調查人口。報告冊上載着這一幢房子裏。有陳阿東夫妻兩口。男孩二口。女孩三口。傅阿二有妻妾各一口。女孩二口。男子劉君平一口。女子顧大嫂一口。陸毛郎夫妻二口。男孩三口。女孩三口。姚阿榮夫妻二口。男孩二口。女孩一口。還有住在阿榮家裏不知姓名的男子三口。女子三口。王大狗的妻一口。妾三口。妻妾的兄弟共四口。總共這一幢屋子裏。住了男子十三口。女子十三口。男孩七口。女孩九口。大大小小。共有四十六口。時值炎夏。

汗氣熏蒸，與衛生上很有關係。屢次警告陳阿東，設法取締。陳阿東却置若罔聞。安安穩穩的住在他那鉛皮的屋子裏。

人家都說陳阿東是天生的古怪脾氣，好動不好靜。是他先天帶來的根性。他的妻子，恰和他是一對配耦。天生的脾氣，也古怪得很。不論什麼事都是喜新厭舊。那怕做一件白竹布衫，穿在身上，不到三天，忽然奇性大發，覺得淡湖色的竹布衫，比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要好看十倍。想到那裏，做到那裏，立刻便把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脫了下來，使起性子，拉起來撕成幾塊。他對阿東說：這幾塊沒用的白竹布，拿來做小阿囡的尿布，倒很適用咧。阿東聽了，暗讚他妻子，能把廢物當做利用。真是絕頂聰明。只是那件淡湖色竹布衫的代價，在那裏出產呢？沒有法想，只好向陸毛郎追索欠租。毛郎說：我生了幾天的病，沒有出去做生意，那裏有什麼錢呢？幸虧顧大嫂十分慷慨，在香港中掏出一大疊鈔票，點出來二十塊錢，借給陳阿東。阿東夫婦，自是感激不盡。不過他們倆心裏，委實奇怪。顧大嫂的洋錢，究竟是什麼來歷啊。

鉛皮屋子裏，每隔三天，總有一陣乒乒乓乓的響聲。說是陳阿東夫妻反目罷。他們倆的愛情，何等

濃厚。斷斷沒有爆裂情彈的一回事。大家聽了這種聲響，都很奇異。後來姚阿榮有個女兒，在鉛皮縫裏偷覷，才曉得裏面的事。

阿東的房裏，除掉一座四塊硬板拼湊成的沈香床，其餘只有一只四只脚有高低破桌子，和兩張上了年紀的長板櫈。此外還有一架破搖籃，和一些零碎的什物。阿東的神經很敏，每逢清晨下牀，是他思潮紛湧的當兒。他每心血來潮，覺得他房間裏的陳設，佈置得太不精雅。只要腦筋中想着怎樣，立刻就喚醒他的妻子，起身下牀，幫同他變更房間裏陳設的位置。搬來搬去，只有牀桌換一個地位。其餘的兩條長櫈，向並排擱着的，這時也分了開來。牀邊擱一張桌，旁擱一張，每隔三天，阿東的心血來潮一次，他們夫妻倆，就要手忙脚亂一次。還有大小阿因，夾在一夥兒幫忙。一間小房間裏，大家擠得團團轉。其實房間太狹，用具太少，不論怎樣辦法，除掉牀桌易位的一套，簡直沒有別的法子可想。有一回，天才微亮，陳阿東坐起身來，閉着眼睛，心血又來潮了。果然給他想着一個妙法，立刻喚醒他的妻子，七手八腳，把一張沈香床，搬得四無倚靠，懸空在房間的中央。可是那張方桌子，再也容積不下去。幸虧阿東的妻子有主意，說那張桌子，橫豎已經裂縫了，不如索性把

他夢見柴燒罷。這一晚，他們倆睡得很爲安適。阿東向人說：『我們夫妻倆，每隔三天，拿搬動什物，當做一課運動氣力鍛鍊身體的功課。近來我妻子的身體，比從前強健多了。他自從養了小阿囡，已經五年，沒有生育，多分是患了貧血症。可喜他如今又有了身孕啊。』阿東的妻子向前樓王大狗的妻子說：『我們的牀舖，擱在房間的中央，很有幾分歐派。你家先生是在洋行裏當大板的，平素和外國人必很接近。外國人的家裏，他必定是常去的。你只要問問他，就會明白。』

阿東對他妻子道：『我們已經搬了幾十次了。同住的六家房客，爲什麼連得半方饅頭糕，也不送我呢？難道連這一點賓主之誼，都沒有嗎？』阿東的妻子也笑道：『不送。『喬遷之喜』的紅對聯，連饅頭糕也賴掉，未免太不懂得人情。好在禮拜傳阿二的小老婆過四十歲，十月裏姚阿榮的大女兒阿巧出嫁，給刻字店裏小老板做填房，我們也不妨賴去幾筆禮份。這是兩免的辦法，却沒有什麼難爲情啊。』這時他夫妻倆，正坐在一條長板檯上，兩下正說得起勁，檯腳一斷，跌了一交。阿東指着大阿囡罵道：『這條長板檯的左脚，多分是你前天搬壞的。』大阿囡暗想：『這些東西，料實一些都不堅固。』經過了這許多次數的激動，怎會不斷折呢？

三個月中大房東加了兩次租金。比原價超過一倍。大房東加了阿東的租金。阿東就加了六家房客。的租金。不料大家不約而同的提出反抗。阿東居間受逼。很覺爲難。其實他只要良心平些。不要白住鉛皮房子就夠啦。想賴掉陳阿東喬遷禮份的。六家房客。第一家是前樓的王大狗。如今由洋行拖地板的假大板。升到真大板。平已回絕了這個狹屋。去買洋房了。第二家是後樓的傅阿二。拆了東家幾筆爛污。使出了滑腳的唯一本領。早已溜得不知去向。第三家是亭子間的顧大嫂。如今嫁給一個唱花旦的戲子。早在跑馬廳假了公館了。第四家是扶梯背後的陸毛郎。近來茶葉蛋的生意不好。委實沒有進項。索性回絕了房子。另圖安身之地了。第五家是客堂中借宿的劉君平。不知爲了那一件事。新聞紙上犯人坐西牢的這一條裏。忽然有他的大名。他從此蹤跡杳然。還欠繳一個月的地舖錢咧。第六家是灶披裏的姚阿榮。天氣冷了。他的生意也跟著冷了一。家大小的棉衣。還沒上身。他的大女兒。倒跟着一個馬夫逃走了。男家刻字店裏。因爲婚期將屆。不肯答應。到官廳。控告阿榮一個匿女賴婚的罪名。阿榮得了風聲。連夜收拾了一個包袱。挈了妻兒。人不知鬼不

這麼一環遷幢房子裏，單剩陳阿東單獨一家，頓時覺得寂寞許多，只是每隔三天夫妻倆高起興來，要翻演牀桌易位的一幕舊戲，房屋的容積，却比從前寬敞多了，但是不論他怎樣搬東搬西，搬上搬下，氣力鍊得怎樣大，身體鍊得怎樣強，仍舊沒有一個人送他『喬遷之喜』的喜聯。

阿東欠了五個月的房租，會審公堂的封條，在他大門上交叉着，阿東的公館裏，只有一張四塊硬板拼湊的沈香床，那張四只脚有高低破的破桌子，早已劈做硬柴燒了，此外一無長物，可以賣錢的，那四塊硬板，却賣不到四十個銅板，阿東夫妻倆領了一羣小嘍囉，大搖大擺走出大門，好像籠中困鳥，插翅高飛，一些都沒有着急的神氣。

有一家妓院，抽籤閉歇了，阿東和幾個朋友，把那空屋合租下來，阿東自己佔着一間四四方方的亭子間，另外向朋友處借來幾件藤的桌椅，預備將來屋內搬家時，輕巧靈便，可以不費氣力，進屋的那一天，阿東夫婦，脫了樊籠，以為遷地為良，自很得意，最開懷的，居然有一個從前合開『公司麻雀』抽頭的股東，送來一付喜對，阿東打開來一看，只見描金的上款，歪歪斜斜的寫着：『阿東二房東喬遷之喜』九個大字。

## 鬧喪

趙蕙香自從文明結婚後，隨着他丈夫胡劍秋到了上海。劍秋本充着一家洋行裏副買辦，他每月進款倒很綽裕的。劍秋的岳母趙氏，常常掛念他女兒蕙香，想他回來盤桓，接連去了幾封快信。蕙香總是推在劍秋身上，說劍秋不讓他回家。趙氏見這信，當然不滿意他這女婿，遂寫信訓斥了劍秋一陣。那曉得劍秋的度量，真個像海涵一般，簡直一字不覆，恨得趙氏牙癢癢的。三番兩次，要到上海來和劍秋交涉，幸虧趙氏兩個兒子，勸住他的母親，勉強將這口氣按捺在丹田底下，彷彿一顆炮彈，遇着火一霎時就會爆裂起來哩。

時光迅速，直和長途的火車奔着一般。這年是蕙香結婚後第三年，蕙香在這時好了有三個月，偏是女人懷孕最容易生病，蕙香飲食不香，睡臥不甯，而且常常嘔吐，有時夾着外感，竟昏糊起來。劍秋瞧這情形，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一面請醫生診治，一面寫信給他岳母，告訴了這病的情形，並請他岳母，無論如何，務必來申幫着料理……趙氏得到這封信，在先還狠擔驚的，想了一轉。

落落無事。不曾隔了有兩星期。那雪片似的快信。寄來有好幾封。趙氏也給他一個不聞不問。對他兩個兒子說道。上海不來死信。我們是決計不去。平素想接你姐姐回來。他總是推三阻四。哼。哼。我家蕙香萬一要死了。不關得他天翻地覆。他也不知道我的利害。（以上鋪敘預爲後文張本）我家蕙香這個病。準是鬱悶起來的。當日我就不願意蕙香嫁給他。他一定要鬧着自由戀愛哩。文明結婚哩。到現在這條命。可不是白送掉在這自由文明上面嗎。趙氏正在這裏嘮嘮叨叨。說得白吐沫噴噴的。這時候忽然電報局送進一箇報翻譯出來。見上面寥寥十個大字。說岳母察蕙病危。望速來申。趙氏見來了這電報。曉得他女兒病勢沉重。說不定他女兒已嗚呼哀哉。這時一面淪着眼淚。一面收拾行囊。第二天大早帶領着他兩個兒子。搭輪船趕奔到上海來。

由湖北到上海。約莫有四五天路程。這天在傍晚的時候。趙氏同他兩個兒子。已坐了三部黃包車。拉到吉祥里街口下車時。見街內第三家門口。正燒着紙紮的轎馬。他一看不由叫起撞天屈來。進門見堂屋中間放着一張靈床。上面睡着直挺挺的一個人。那臉上還遮着一塊麻臉紙。趙氏見了這種慘狀。那丹田底下。三年不會發洩的一股怨氣。早衝着上來。說時遲。那時快。他一面披着嘴。哭

個不了。一面早將那桌上杯盤碗盞，豁瑯一聲，攪得震天價響。旁邊那些料理喪事的人，早嚇得噤住了。還有些慣說現成話的人，抱怨着那少年孝子說道：「（孝子名奇）我叫你早點給信把你家姑母」（姑母名字更奇）你總說你家姑母住得太遠，有十多年不通音息，現在可是給他得着這個禮。你看衝毀了這許多物件，你還不快些跪到你姑母面前去賠罪嗎？」衆人聽這話，都說有理。忙將那孝子推到趙氏面前跪下，說道：「姑太太，這原是你家姪兒不是，你還攬待他一個少年無知罷。」衆人說這話，趙氏那裏聽得清楚，拍着桌子，高一聲兒呀，低一聲肉呀，哭得眼淚鼻涕，都併起家來。衆人聽他這哭的不對路數，一個個咬着牙齒，忍着笑，你望着我擠眼，我望着你皺眉。在這時候，衆人聽趙氏哭得益發文不對題。（哭還要對題發揮，可想小說格外不能多說閒話）將他這三年積氣和寫信想他回家的話，如說白似的，數數落落哭個不休。衆人這時候，真給他臊住了，不曉得這位太太是甚麼人，還是那孝子的舅舅，排開衆人，上前說道：「你太太尊姓，同這裏是甚麼親？」趙氏見有人問他這話，不由勃然大怒道：「我是他的母親，你們難道不知道嗎？」衆人聽這話，早一齊哈哈大笑，都說新聞奇怪。你太太大約是神經病發着了，怕的死者歲數，比你還要大些。說着有人將死

者臉上一塊膿臉紙揭開。趙氏一望，連咬啗兩字，都不曾喊得出口。儘兩隻眼睛釘在死者面上，望了一望，見死者眼睛雖閉着，那一部白鬚鬚，還拖在胸口，忙將眼淚揩了揩，問道：劍秋在那裏？有人聽他提到劍秋兩個字，早笑着問道：你太太可是到胡先生家裏嗎？趙氏忙點了點頭，那人不由拍手打掌的笑道：你太太可是弄錯了。胡先生住在旁邊第四家大門，怪不道胡師母說今天他母親要來呢。趙氏聽這話，那臉上再也形容不出他一種沒趣的樣子。人說一陣紅雲，潏到鬚角，他連頸項顫子，都紅得像猪肝色似的。那孝子還跪在他面前，聽這話，早氣得跳起來，指着他臉上罵道：你是個甚麼冒失鬼，我死了老子，你同我開這個頑笑。氣虎虎的恨不得拿那個哭喪棒夾臉給他幾下。衆人忙將那孝子勸開。趙氏在這時候，早一溜烟跑出來，認明了門牌號數，才敢進門。（誰叫你兩莽）到了裏面，看見他女兒薰香懶懶的睡在床上，忙問道：劍秋到那裏去？他打這電報，幾乎將我嚇壞了。你現在究竟怎樣了？薰香忙拗起身子，招呼說道：今天已好得許多，不是經那孫醫生一劑藥，在前天就怕要伸了腿。母親來還能會得見我嗎？說到此地，那聲音有些哽咽着，見他兩個兄弟呆呆的站在床邊，忙喊到面前，握住他們的手談着閒話。這時候劍秋早笑嬉嬉的進來，彎着腰

揉着肚子笑道。岳母怎麼這樣冒失。鬧出這樣的大笑話。薰香忙問着甚事。劍秋一五一十的笑說了一遍。薰香恨恨的說道。誰叫你打這電報……誰叫你打這電報。

### 五月初二夜

三天前的張杏生。還是活潑潑地在松江城裏的一家書坊裏辦事。昨天瞧見他。却已雙手抱住了膝蓋。坐在一張三脚檯上。吁吁的喊痛。厨下的妻子。還在提着怪鳥般的喉嚨。嚷着「沒良心的東西。只顧自己在外逍遙。不曉得家裏的妻兒。餓得像貓兒般的跳。狗兒般的叫。太開心了。理應食此惡報。老天有眼。索性給我爛掉他。」

張杏生是個土頭土腦的少年。家裏有一個妻子。兩個兒子。平日裏穿了一件老布袍子。克勤克儉的在店裏做事吃飯。酒也不喝一口。香煙也不吸一枝。連朋友到來。也捨不得匯一碗茶的鈔。所以當着生活程度這樣高的時候。他每月只靠四塊錢的死俸。還夠贍養他的三口子兒。不過他有一種怪癖。從小七八歲時候。就歡喜引着吭子。扯着一只小胡琴。瞎七搭八的唱那幾句「三娘教子」

和「空城計」等的老戲。每逢春頭上各處鄉下裏做的草台戲。凡在百里之內的。他總要興高采烈的跟着人家去瞧。回來之後。便要合着幾個小朋友。搭起了矮櫬。敲着小鑼鼓。把各人的小面孔上。塗得花花綠綠的。把剛才所看的戲。學得倒也怪像的。

他進了這書坊店後。便不能再像從前般的快樂了。五年之後。他有了妻子。要擔負養妻育子的責任。更不得償他的宿願了。他沒有法想。每天只好執了一本小小戲考。空閑來偷看一會。可是終不能過他的癮。有一天飯後。他聽得街路上一羣人紛紛傳說。說中國伶界巨擘梅蘭芳。將于五月初三日在天蟾舞臺獻藝。並且你約我。我約你的說。同去飽個眼福。他聽了。心裏癢得什麼似的。他想。梅郎我一向曉得是現在數一數二的名伶。我原來是愛戲的人。可是十五歲到今。被那金錢的勢力壓住了。一次也沒有遂過我的心。況且梅郎肯到上海來獻藝。是很不容易的。這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我也得去領略領略。不過那張門票。決不是幾角錢可以辦到的。至少也須一二塊錢。這樣說來。那就不得了了。我苦苦的做了半月的奴隸。豈不要消在這三四點鐘之內。而且看罷戲。也不能即回松江。便是借一個小棧房住一夜。也須幾角錢。再加上火車錢。和飯菜錢。差不多要四塊錢了。

那麼家裏一妻二子的一個月活命錢，被我一忽兒消光，那便怎樣交代……不去看，不去看，一定不去看。

他坐在高檯上，低着頭，默默的出了一會神，忽又自言自語道：兒女債，真也還不清，做了五六年的牛馬，連一齣戲也瞧不起，照這樣的做下去，做死了也對不住自己，同是一個人，待他自己去尋四塊錢，養一月兒子，也不算冤枉。梅郎五月初三登臺，好在店裏月底要發薪俸，我不如就拿這筆錢去瞧一夜罷。家裏的事情，隨他去做，雖然良心上有些兒過意不去，也不枉苦苦的活這一生了……去看，去看，一定去看。

張杏生的進取決定了，他便眼巴巴的盼望月底快到，難得望到了，店主照例給了他四塊錢，他便笑嘻嘻的藏在袋裏，穿了一件竹布長衫，興匆匆的便要搭火車，忽然綠衣使送來一封信，他拆開一看，原來是他的妻子寄來的，內中的情節，大概說「月底又到了，四塊錢望即寄下」等話，他這種信，原已成了老例了，每到月底，他妻子總有這一封催錢信，他也總是月底發薪水，初一便寄去，從沒失一過次期，而且也從沒少過一個錢，到得那時，他那裏還肯循這老例，把這信向字籠裏

一蹙道：「……哼，你還在做夢麼？不客氣，這四塊錢，老夫要去快活快活了。」

初三日午後，張杏生跑到車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一徑到上海。他是難得乘火車的，坐在火車裏的一副土氣，再也形容不出。到了上海，吃過晚飯，難得找到了天蟾舞臺，便問賣票的道：「你們這裏起碼的門票什麼價錢？」那賣票的見他一派子土氣，便欺他道：「這裏起碼三元，你要買嗎？」他聽了三塊錢的一句話，頓時急得噤住了口。他想我共帶四塊錢，剛才的火車錢和飯錢已經化掉了七八角，如今再去了三塊錢，所餘二三角錢，怎夠用呢？阿呀，不得了，那賣票的看他猶豫不決，便催着道：「你要買麼？我們這裏游客擁擠得很，沒有地方給你呆立，要買快買，不買快些走開。」那時一羣人的幾百只眼睛，都釘在他面上，他實在坍不下這個臺，只好硬着頭皮，摸出三塊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其實那天的價錢，包廂花樓等固然很大，三層樓也只須三角夠了，可憐他上了這個大當，以後的苦處，便在這裏發生了。

張杏生坐在包廂裏，全神貫注，見那梅蘭芳真似天仙化人，一只臉兒，俊俏得連雀斑都沒有，一點做工的活潑，唱音的清脆，確是沒有人能出其右了。那般公館裏的大小姐，和姨太太們，都是華裝

盛服。秋波送情。明眼人瞧上去。便曉得醉翁之意。沒一個在乎酒上。喝彩的聲音。固多出自男子之口。那掌聲雷動的來源。却都半出自白嫩之手。然而以梅郎的品行和閱歷。那肯打一個回電。只作不見不聞。張杏生也附和着。喝了幾聲彩。那一夜總算大償宿願了。

一點鐘到了。戲館也散了。張杏生只得癩洋洋地走出。摸摸袋裏。只剩三個角兒。心想這三角錢。弄堂裏的小房間。還夠住一夜。但是明天的吃賬不要算。且也回不得家鄉了。橫豎上海地方。夜裏當日裏。索性不去借棧房。馬路裏宕到天亮。趁早車回去。在妻子跟前。撒一個謊。只說店裏失竊。四塊錢也被偷兒帶了去。那就沒事了。他想定了主意。便慢吞吞地向北踱去。踱到偷雞橋相近。見一羣打扮得很華麗的女子。都是打着強蘇白。拼命的和一羣男子扭扯。他以為他們是打架。連忙走過去看熱鬧。那般女子瞧着他。當他是鄉下財神。說一聲「大少來嘍。」便把他前拖後推的扯了便走。那時他才曉得他們都是做生意的。心想我連棧房都住不起。那裏有錢來供給你們。他心裏雖是這樣想。但那百節百骨已酥得不能自主。而且被他們前後夾攻。便是掙脫也沒用。後來走進了一間黑漆漆的屋裏。他只是通紅着臉兒。坐在一頭。他們和他搭訕。他也不敢回一句話。坐了一會。

他立起身來，說聲「我要去了，明天會罷。」那知被他們一把抓住，說你既已進來，便要在這裏住一夜，才可以出去。那時他急得幾乎哭出來，囁嚅着好一會，才說道：「不瞞你們說，我身邊只有三角錢，那夠作夜度之資，我一定要去。」他們聽了，便老實不客氣把他解開衣衫搜括，可憐這三角火車錢，又被他們奪了去了。

他出來之後，心裏懊恨得了不得，但木已成舟，也無可挽回了。他想大馬路是一定沒有這種東西的，於是便向跑馬廳那裏走去。走到新世界門前，見兩部的大門都已閉了，他便抬着頭，看了北部，再看南部，那時已有二點多鐘，跑馬廳一帶，絕無行人了，不過不時看見一兩部看戲回去的汽車經過，他正在看得出神當兒，那曉得背後有一個身長丈八的紅頭先生，荷着鐵槍走過來，他一眼瞧見，嚇得冷汗直淋，提起腿子，徑向泥城橋一邊竄去。那巡捕原來不要捉他，如今見他逃避，倒疑他是偷兒了，連忙舉起飛毛腿，拚命的追去。一會兒便抓住了，拖到捕房裏，嘗了一夜鐵窗風味。明天審訊，看他老實人，不像做賊的，便把他釋放出來。他掩着面走出捕房，默默的垂了幾點淚兒，肚子裏的五臟神，又是一些兒不體人意不住的咕：咕怪叫，只得忍着，沿着鐵道走向松江，不

料昨夜在跑馬廳逃命的時候，泥城橋相近，正在修作道路，他因為路徑不熟，一個不小心，踏下了一條新鑿的小濠內，一只左脚的筋兒，早已跌曲了，那個巡捕先生也在這個機會抓住他的，他左脚已經有些不便，現在還要走這七高八底的石子路，偶不經意，便撲地的倒在鐵道裏，幸虧那時沒有火車來，否則包你做那鐵輪下的新鬼，但是死雖沒有死，那右脚的膝蓋上，却已擦去了很大的一塊皮，血淋淋的把所穿的白布褲兒，頓時添出了一灘紅色，那時他兩足都有了病，也不能再走了，便在沿河一顆楊樹下坐着，嗚嗚咽咽的哭了一陣，直到夕照銜山的時候，仍舊病得站不起，他想昨夜因為住不起棧房，嘗了這一夜鐵窗風味，今天可又要在這裏露宿一夜了，這裏荒山野地，四望沒有一座田舍，明天再不能走，豈不要做餓殍嗎……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了，大約我不顧良心，聽妻子在家裏挨餓，所以天公罰我這樣的麼。

一隻小小的鄉下船，船頭上擺滿了麻叉袋，大約是在上海賣米回來的，兩個赤足男子，手撐着櫓，兒唱着山歌，慢慢的由東駛來，一會兒已到了楊樹下了，前面的男子喊道：「喂，張先生……張杏生，你從那兒來，坐在這裏做什麼？」

張杏生聽得有人喊他，真是出乎意外，心裏別別的亂跳，急忙回轉頭來，原來是他家鄉的鄰人。他這時候曉得救命星來了，快活得哈哈大笑，然而樂極生悲，兩點無情淚，又隨着他的笑垂了下來。那時兩個鄰人已經跳上岸來，問明了原由，安慰了他一番，才問道：「你今天到松江店裏去呢？還是回青浦家裏去？若是到青浦再巧也沒有，我們可以送你到府上。」張杏生想到松江是沒有這只老臉，還是到家裏去，頂多吃妻子的幾聲冤罵，便答道：「回青浦，謝謝二位盛意。」

張杏生到了家裏，先足足的吃了一夜咒罵，那「沒良心的東西，只顧自己在外逍遙，不曉得妻兒餓得像狗兒般的叫，貓兒般的跳，太開心了，理應食此惡報，老天有眼，索性給我爛掉他」的幾句，還是初五早上罵的。

### 龜奴之語

小王與阿五都是堂子裏的男班子（滬上稱男相幫），終日昏昏糊糊的，只這道賺到角子掉洋錢，客來喊老爺，什麼天高地厚，新村米珠，他們也沒有問過，起先何嘗如此，實在是那奢靡的環境薰

染着。就能改變他們數年前鄉下人的天性了。却不道有一天半夜裏，小王同阿五閒住沒事，談起他們職業來，竟有不可思議的妙論。倘被那一班沉緬章台的人聽見了，真要愧死哩。

小王未曾開口，先望著阿五嘆喙一笑。隨道：「老五，你看今天傅大少真是好笑，巴巴的把整百洋錢送得來，仍然還是門外漢，嘴裏還說是蘭姑娘（滬上稱先生）待他好，癡迷迷的笑著走了。我是旁觀者清，蘭姑娘有什麼好，大大的兩隻眼睛，粗粗的一雙手，真不及傅少奶奶長得好，不知道傅大少是什麼地方看中了。我想蘭姑娘十四歲買來的時候，一嘴清江話，說起來，討厭不過。一頭的黃頭髮，就同稻草一樣，又粗又黑的臉，真是我們江南女叫化子，還要比他好一點。如其那個時光，被傅大少看見了，恐其正眼也不望一望罷。如今蘭姑娘是裝出一個人來了，也會搭搭架子，吸香烟，小長城不吸，要吸加立克，看起來，都是這些混蛋的多少，硬生生捧出來的……阿五不等他說完，搶著道：你還沒有看見那個王老爺的混蛋哩。一天下午我送茶壺進房去，王老爺正在房間哩，我一眼瞧見蘭姑娘，攆住王老爺的耳朵，罰他跪在地下，嘴裏說：你下次還敢叫那個歪貨嗎？王老爺伏在地下，連說不敢不敢。蘭姑娘仍然不依，要罰他一套織機紗的衫褲來贖罪。王老爺就滿口應

奉了。第二天我去王老爺家中，拿衣料。到了門口，看見大門關著，我心裏納罕得狠，好好的王公館，怎末清天白日關上門，做什麼事，且不忙敲門，先聽聽裏邊的動靜。那知竟被我聽見一樁新聞。原來王老爹當這個差事，每月進項有限，他家裏除王太太以外，還有個年將占稀的老父，逐日開門七件事，如不胡混，正可以將就下去。但是王老爹是個風月場中人，太太本來又不管他，自然自在逍遙，惟獨家用，就靠著拮据起來。頭一天晚上，又奉了這個差事，當日可就熬費他的躊躇。大約是想借王太太的贈嫁首飾去當洋錢。王太太明知就裏，就執意不肯。夫妻們自然是起了冲突，偏偏遇著不解事的老頭子，還問兒子要錢做藍布大褂。王老爺正無處排氣，就勃然大怒，狠狠的向他父親罵道：「老不死，一天三餐吃著，還要做東做西……我那時也等不及再望下聽，就隨手敲門。」王老爺見了我，怔了一怔，趕緊把眼望我施，嘴連連的望外撇，似乎教我退出來的意思。我只好站在對門一家階沿石上候著。過了好一會，纔看見王老爺走出來，教我先到老介福等著。他却忙忙的往東邊去了。我猜他必定去當什麼物件。我何以知道的哩？因看見王老爺對我說話的時候，面上紅一陣白一陣，手緊緊掩住袖口，好像內愧得狠。比及等他到老介福來，我已呆守了一個鐘頭。

！王大哥，你想王老爹混蛋不混蛋，我憑良心說句話，難道生身父親不如一個姑娘嗎，他們倆正說得起勁，陡聽得門外履聲橐橐，那位蘭姑娘已珊珊回來了，二人談鋒逼斷，只見蘭姑娘臉上，微含著笑意，似乎表示他操縱客人的手段，是具有特殊本領，可以睥睨一切的。

封面

前言

目录

第二编 滑稽之家庭

美人之罪过(严独鹤)

第三编 滑稽之情场

第一编 滑稽之社会

第四编 滑稽之寓言

女诗人的马桶(程瞻庐)

倒乱千秋过重阳(严独鹤)

先知术(严独鹤)

政客之秘诀(严独鹤)

七夕之家庭特刊(程瞻庐)

瞒了鱼雁(程瞻庐)

毫毛变相(程瞻庐)

新旧猪八戒(程瞻庐)

小说家之妻(何海鸣)

眼睛器量(程瞻庐)

苍蝇大闹森罗殿(程瞻庐)

不自由也自由(程瞻庐)

狭窄的世界(徐卓呆)

新人物(徐卓呆)

无所不可(胡寄尘)

脚之爱情(何海鸣)

急性的元旦(徐卓呆)

七寸五分的眼光(程瞻庐)

圣人逃难(许廑父)

老鼠做亲记(程瞻庐)

一块糖(程瞻庐)  
滑稽之王(王西神)  
蠢鱼窠里的长生禄位(程瞻庐)  
惧内的侦探家(何海鸣)  
黑暗地狱里的蜡烛(程瞻庐)  
项圈(张枕绿)  
无线电报(胡寄尘)  
太岁打架(姚民哀)  
上帝之大缺陷(徐卓杲)  
瞒过了天老爷(赵赤羽)  
先生之发(江红蕉)  
月饼(赵赤羽)  
好一个皮夹子(孙漱石)  
理想中的妻子(严独鹤)  
夫妻小说迷(程瞻庐)  
第一神相(马二先生)  
但求化作女儿身(程瞻庐)  
笔生花(范烟桥)  
肖子(程瞻庐)  
巧小姐(程瞻庐)  
高头军(程瞻庐)  
元宝一席话(程瞻庐)  
钟逵妹自由离婚(吴仞之)  
新婚妒误(何海鸣)  
三张过时的贺年片(严独鹤)  
急煞了(赵赤羽)  
诸事不宜(唐忍庵)  
顽童趣史(何朴斋)

疯人日记(谈老谈)  
延请主笔(程瞻庐)  
老?式的丈母(程瞻庐)  
离婚的证据(何海鸣)  
匣内之物(徐卓呆)  
二十二年前的照片(胡寄尘)  
时髦税(徐卓呆)  
不打不成相识(赵赤羽)  
女婿是猪八戒(赵赤羽)  
贪人之迷梦(马二先生)  
秋天的棺材店老板(姚民哀)  
乔迁之喜(严芙孙)  
醋中错(吴公雄)  
闹丧(毓清女士)  
五月初三夜(孙季康)  
龟奴之语(刘煜生)